

# 海 的 渴 慕 者

---

佘 工 著

民 智 書 局 發 行

1 9 2 4

# 海的渴慕者目次

序

瘋人

罪過

看出殯

故鄉

夢

看禾

神已祝福了他了

小孩底哭聲

醫院裏的故事

目次

目次

前途

黃昏

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辭

命運

脫離

故鄉帶來的禮物

海的渴慕者

隔絕的世界

家風

# 序

佷工將他的小說集第一輯印刷稿寄給我，要我在卷頭寫些甚麼作序。

與佷工別，已三年多了。當我們在一處時，曾相約從事創作。自愧疏懶，兼以無謂的矜持，偶有所得，亦隨作隨棄，不敢示人。而佷工在這幾年中，却能從多忙的教師生活裏發表了這許多篇的作品，並且還不斷地正在繼續創作着。在新作家之中，佷工比較地可算是創作力旺盛的人了！我很以有佷工樣的朋友爲榮！

集中的作品，原是我所隨時見到過的。此次全體重讀，覺得印象比前更深了許多。論到文藝上的意見，我和佷工原一向不甚一致，佷工是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也不失爲人道主義的作品。記得佷工第一篇的小說是瘋人，過了不多幾日，又發表了一篇看出殯。我見了那篇看出殯，在我的趣味上，以爲遠過於瘋人，曾寫信去表示我個人的贊意。這時我在杭州。瘋人和看出殯相差沒有幾天，天都可以算是佷工的處女作，裏面却包孕着兩種不同的文藝上的傾向的萌芽。（至少在我看來



如此。可是在這以後，佷工專向瘋人那一方面發展，並且竟發展到像海的渴慕者那樣地深，於是佷工遂成了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了。

故鄉連年的戰禍，遍地的匪難，大家庭的糾葛，愛女的天折，愛妻的沈疾，以及種種人間社會的不幸不平，都不是嬰兒性未泯的佷工所能淡然身受日觀的。佷工的歸宗於人道主義，蓋非無故。他的作品，簡直就是他對於一切迫害的直接的叫喊與抵抗。作中自題材以至主人公的思想，無一不染着憤世不平的色彩，帶着狂叫改革的調子，情緒的熱烈，儼然像個說教：這在一般的人道主義的作家，雖是普通的風格，而佷工為特甚。有許多地方，很像北歐作家的作品。

因了文藝上見解的不同，一作家的作品，不能一般地被人欣賞，這是真的。但無論文藝上的見解怎樣不同，作家真從肺腑中流出的作品，決不會被人鄙視，這也是真的。我相信：佷工的作品，在現有的文藝界中或許不全被人欣賞，至於被人鄙視的事，是不至於會有罷，因為是從真肺腑流出的緣故。

一九二四年三月雪夜

可尊記於白馬湖平屋

# 瘋人

我們吃過午飯，漱過口，洗過手，便往戒嚴司令部去保釋一個無辜被捕的同事陳君。由南門進城，近司門口，漸覺遊人擁擠不堪。原來這司門口是一個賣兒童玩具的處所，今日又是元宵佳節，賣的買的，都來趁這一場兒，所以遊人愈見其多了。我同悟生一面在人叢中慢慢地走着，一面四處觀望：只見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牽牽扯扯地，擠來擠去；那牆上掛的一些紙紮的魚呀、蝦呀、船呀、龍頭呀……等等的花燈，紅紅綠綠鮮豔奪目。賣輕氣球的，賣荸薺及各色水菓的，高聲叫賣，鬧個不休。擠過司門口，行走的人漸漸地稀少了。忽見遠遠來了一個人，衣服狀貌都很奇怪。『你看！』我對悟生這樣說，手指着那人。

『那是瘋人！』悟生回我——很感歎的樣子。

『瘋人？』我一面很詫異地向着悟生，一面注視那人。看他的光景，大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人，一身很骯髒的衣服，積年底灰塵同油湯滲和了融化在上面，淡白的陽光反射成一種暗紅的板綾

色；手中提着一個破舊的東洋式皮包；口內喃喃發出一種若奮似怒的聲音，好像有很多不平之氣在  
那里一五一十地對人訴說。

悟生說：『呢，是的，而且他底歷史，我也略略知道一點。他姓唐，寶慶人，他也曾進過測量學校，也會出過東洋；你看，那個東西不是留學日本的證據嗎？（說着，指着那破皮包）并且他曾在貴州辦過事，原來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那麼，怎麼瘋的呢？不知道受了一個怎樣猛烈的刺激哩！』

『那！！我可不知道！但聽旁人說，他見人就罵，又每每向人要錢；抱着一床被子，到得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睡去了……』

『真的呵？』我歎息地說。

『真的！真之至！！你看！』（那人已經過轉在我們背後了）他那個樣子，可不是在那里罵人似的嗎？』悟生這樣說；回過頭來指着他，我也回過頭來望了一望，但他已差不多隱在人叢中看不見了。

我同悟生低着頭向前走。

「咳！他，刺激一定是受了的，但是……」悟生很興奮的說。

「自然，這樣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所給人們的教訓，除掉瘋狂，簡直不能容別的什麼存在一點；但是這類的人底意志已經降了一級了……」

「怎見得？」我急忙地問。

「沒有堅忍和奮鬥的能力。」悟生說着，又急忙調轉語氣來說，「不過拿現在這一般卑鄙醜的人們，比較起來……」

「你看，你聽他所說的話。」我指着另一個人，打斷悟生的話說：「這又是一個瘋子不是？真奇怪！」

一個人口裏滔滔不絕地說，挨近我們底身邊過去了。後面跟着一大羣的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各人所有的眼光，都聚集攏來，直射在那一個人底身上。只聽見那人接連用力

地說：「昨日也算了！再昨日也算了！明日呢？還有再明日呢？哼哼……哈哈……」

「真的，這竟又是一個子瘋呵！」悟生繼續說：「但我想——這類的人——瘋子——總比一班不自以為瘋，卻夢夢然過了一生的要好得多哩——我簡直可以這樣說……」

「唔，怎樣？」我注視他說。

「我們簡直可以說，現在人們所認為瘋人的——這瘋人，我以為是人類本來的，真的，心裏底發現，這是地底肖子，這是好人；不但是好人，而且可以說佢們是「達天德」的聖人。佢們底人生觀很真確！至當不移！現在的人們，就是不自以為瘋，卻夢夢然過了一生的人們，都是把佢們，佢們底自己建設在一個極虛偽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實在不穩固得很！」

「真的，真的……建設在一個虛偽的基礎上是不行的！可是到底不知道是現在的人們底生活錯了，還是現在的人們所認為瘋人的人底那種生活錯了？這個問題，瘋人固然不知道，就是一般不瘋的人又何曾知道！這——倒是一件無可證明的事實，而且沒有證明的可能性的。因為我們，我自己，都錯生了在這個無可證明的窩裏：你說瘋人錯了嗎？你又不是瘋人，哪里證明得出瘋

人底錯悞！你說不瘋的人錯了嗎？又誰都陷在這個錯誤的坑底裏面。你看這……

「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

「對了！惟其不可思議，所以我們必得要加緊地想想……」我一面回着他說，一面不知不覺地把頭低下去，看在地。我底心泛來泛去，忽然落在一個很遠很久的事實上面。我忽然想起我自己小時，在家塾裏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偵得先生不在，一般兒童，聚將攏來，分派誰做大將軍，誰做二將軍，誰執旗做前導，誰拿竹蔑做成的，鋼刀做後護；紙做的三角形旗，和竹筒做的喇叭，都是先時預備好了的。將軍手拿着指揮刀，背上負着令箭，用三人站成品字形，後二人把手搭在前人肩上，當做大將軍駿馬，大將軍騎在上面，把指揮刀一搖，前後各人，呵的呵，喊的喊，一哄到街市中，擺來擺去，不知有多少威風哩！正玩得出神的時候，先生來了，「書也不去讀！只顧玩把戲，怕是瘋了不成！少了一頓打哩！」先生高聲地罵着。一羣小孩子，見了先生，已經嚇了一大跳，况又挨着罵，哪里顧得什麼。大將軍二將軍底指揮，自然，一溜烟也似地跑散了。這差不多是我聽着「瘋」字底破題兒第一回，但是我終覺是一個沒有看見過真的瘋子底人，所以很不以先生所說的話爲然。以爲先生底話是錯

了的是欺負我們小孩兒的，不然，都是清清楚楚的一樣的人們，怎麼又要分出誰是瘋，誰是不瘋呢？我又想起我小時候，還有一次，看見一個少年女子，衣也不着，褲也不穿，赤裸裸地只終日站在淺水的塘，或河中間，現出半身來，笑嘻嘻地望着圍觀的衆人唱着：「你穿的是布，我穿的是水，你們愛呵？」的歌。看稀奇的人，站在堤岸上，圍成一個圈兒，目瞪口呆地望着伊，做出一種怒笑的聲音，大罵「瘋婆，瘋婆」……這差不多是我看見「瘋人」的第一回。但是究竟不明白瘋人這個「瘋」字底意義是什麼？所以後來我想——一直想到現在——「瘋」底意義，到底怎樣解釋？老先生底話，果然是錯了的嗎？何以見得是欺負小孩的呢？一般的人所怒罵那女人的，果然是一點不錯嗎？難道一般的人，就完全不欺負一個赤裸裸的女子嗎？我爲得這一個字——瘋——我仔細地想了，一直想到現在，看見剛才過去的那兩個人，聽到悟生的話，更真地感到人生所有的虛偽和錯誤，已經走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頑鐵鑄成的山洞底下……

『已到了司令部了。』

『哦』……



我抬起頭來看去，果然到了。

一九二一，二，三四。在長沙

瘋

人

出

## 罪過

陰暗的一夜，淅瀝的雨聲打在新的小草上；飄忽的風，撼動方萌芽的柔嫩的細枝條，窸窣地響。

「伊是活夠了的嗎？」一個人坐在一間很寂靜的房子裏，手中拿着一封從家裏寄來的信，對着燈光底下看了，眼睛直注在窗子底玻璃上，聽着窗外底雨聲風聲想着。

「不！伊還只有六歲，哪里就活夠了呢？」他又回過頭來，看看信，盡力想下去。「伊是一個活生生的女孩，伊底父親在家時，伊能幫伊父親倒茶盛飯且能唱歌給伊父親聽。伊底動作很活潑，聲音很爽亮。有一回，伊父親聽了伊唱，不由得說：「你這小孽障！」伊底母親在旁笑道：「我底寶貝，你父親是一個不識好歹的人，你不要唱了，你來唱給我聽罷。」伊底母親說着，便在伊底額上接了吻，伊很乖着地倒在伊底母親底懷中，暗地裏反轉頭來，望着伊父親，又在那里細細地唱。伊那種活生生的樣兒，恍惚還在我底腦子裏，留下一個很深的印像。可是現在呢？伊死了！伊死了已經二十天了！伊底父親直到此刻才知道。你瞧，那信上不明明寫着「伊未死以前伊底母親已哭了兩

晝夜」的話嗎？伊死了以後，伊底母親，哭得怎樣，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此刻已經沒有淚珠可滴了，除了心臟很緊張地震動。

「伊底死，是因為病的天花？是因為醫生不好，吃錯了藥？是因為伊底壽命合止六歲？是因為伊是一個厭惡生來者？……不！決不，伊是一個活生生的，怪可愛的，天使似的小孩兒，生死底意義，伊簡直一點都不明白，而且一點也沒有顧及。伊活着的時候，是如人一樣地活着；可是死的時候，却也就受盡生來所有的苦痛和悲哀；伊底身體腐爛，現出生紅的血和肉，發出一種腥臭的氣味，除了伊底母親，沒人敢近前去撫摩，餵藥；伊底很悽慘的呻吟，除了伊底母親，沒人敢聽！——就是伊底母親也夠受了！——伊底口，掙着最後的力呵攏來，呵着，伊心想把世界上底空氣吸到伊底口裏，同不可以理喻情動的「自然」作最後地爭鬪；伊底眼睛盡力地朝上去，望着伊母親；一雙小抓兒顫顫地伸出，想去弄伊母親底腮窩！可是不行了！「自然」不叫伊把伊底愛留在伊母親底腮窩上，却把一切不可堪的人生底苦痛，悲哀，包着伊，伊底最後的口底呼吸，眼底瞪着，手指底一伸！「唉！一個不幸的女兒死了！」可是伊底父親哪里知道？要是不到此刻！——已過了二十天！——接到這一封信。」

他一直這樣地想着，便把一封信放在桌子上面，往後一仰，靠在椅子上，眼珠直注着那電燈底光，停一會，又把眼珠底光線移到牆壁底四週，又移到桌上底筆，墨盒，書……底上面。滿眼腔珠底淚兒也就滾下來了！

「唉！我爲什麼要生伊？不！殺伊！完全是把伊活活地殺掉了！但是伊畢竟生了。生伊的時候，哪里想到伊會病？哪里想到伊底很短的一生，就會受盡了人生永久的苦痛和悲哀？更哪里知道伊底所以生，就是伊底所以死？伊生了已經有六歲，可是伊看見伊底父親的日子，最多不過三個暑假底日子那麼多。而且前年暑假，我在家的時候，伊也曾從沒有那樣病過的病了好幾天。那一次的病，雖然很沉重，可是伊底父親在家，也就竭力地診好了。人家說：「女兒養大，值得什麼……」

「生是人類底必走的道路，而且是人類一種最喜悅的迷執；可是這麼一來，死也就不可避免了。這個見解在人家方且以爲很迂闊，但我底女兒，却已親自嘗到這種意義底奧蘊；雖然不明白。我相信「死」雖是一條不可逃避的坦道，但我覺得「生」終是一種罪過；不幸暫時地生了，又不幸永久地

受盡了人生底苦痛和悲哀死去似我底女兒一樣，尤其是罪過：何以要生伊呢？不生也不可以嗎？有人說『生是上帝底慈愛！』那麼，苦痛呢？悲哀呢？同伊底父親相見的日子很少呢？以及不可避免的死呢？……也是上帝底慈愛嗎？『不是！這一定不是！』有人這樣地回答我。然而我底女兒，伊已竟真的碰在這個『不是』的岩石上面，不可挽救了。上帝底慈愛嗎？何曾感到一點……

現在他，不能想下去了，『罪過』這兩個字，已竟充滿了在他底腦子裏面，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現在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又把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轉過頭去，呆呆地望着那窗上底玻璃，傾耳聽着那外面底風呀雨呀所零落在那方萌芽的柔嫩的細草和小枝條上底簌簌的聲響。

一九二一，三十一，於長沙

## 看出殞

城南老黃，今年已經活足五十八歲了。他靠着一門自他祖父遺傳下來的鐵匠職業養活他和他底家口。他底生活雖然不甚愉快，如富貴的人們一般；却也不似尋常坑工終日埋身黑洞裏面那樣的苦痛。他自十一二歲時，就同他祖父工作——打幫錘。他和他祖父底鐵錘那種交互的聲響，他幾乎聽慣了，不見得震動他底耳鼓。他每次看見他祖父在爐中取出來的那種燒得紅燦燦地頭鐵，和第一下鐵錘落處底那兩旁所射散出來的火星兒，他幾乎把眼花了，也不見得刺激他底眼幕！他幾乎忘着爐中底灰屑被那風箱鼓動，飛布在空中，落積在他底包巾和肩背上，成了一個灰人。他幾乎忘着他底手同那焦炭一樣的黑，時常去揩那額頰間底汗，他底面龐差不多也弄得如手底顏色那一樣了。他祖父，除了一副粗大的身子，也完全同他一般的狀態。有時他把他祖父偷望了兩眼，幾乎要呼出來「好像隔壁雜貨店裏壁上所掛的鍾馗」然而却未曾，只眯着嘴笑罷了。

這樣，他覺得很有趣！這樣地有趣消磨了他底年月，故雖有一些兒苦痛，也不十分覺得。有時

他不經心，或將鐵錘誤撞在他祖父底鐵錘上面，被他祖父那種不堪的惡罵或瞪視，也完全忘掉了。因爲這在他看來也不算一回事，祖父底惡罵或瞪視是應該的；況且有旁的有趣的事相抵償。

他底有趣的事真多，他最有趣的事莫過於『看出殯』。

他最喜歡看出殯！他因爲看出殯把他所有的正經事丟掉，不但是受他祖父底惡罵和瞪視，而且被他祖父屢次敲擊他底後腦，痛得很利害，但因爲出殯底好看，也就不去理會彼了。

因此，關於出殯這件事，在他底年月裏，也許是在他底一生，實在是一樁極可記念的事。

一天早晨有同街廢疾院裏底一個王瞎子來同他閒談；他一面工作，一面同那瞎子談論一些零碎故事。這時他底獨生子已於前年在革命軍隊裏打死了。現在是他底孫子阿毛幫他打幫錘。他那種管束阿毛底威嚴的手段，幾乎如從前他祖父管束他自己一樣。可是他自己那幅難堪的鍾馗一樣的臉，他就完全不覺得了。

王瞎子，是一個沒有工作的人，本來他也不能工作，所以他清早起來，只跪在院門口唸了七七四十九遍觀音經，這一天就算完事，以外只有閒談了。瞎子底眼睛雖不能看見世界底光，但他對於人



情世故却很諳練，都能說得出來。他是剛三歲時就進了這個院的，對於同街底各鋪店，他能依着聽力和脚步底遠近，辨得出哪里是什麼店子。老董底鐵鋪，因為打鐵底聲響，尤其容易辨認，所以他同老董談的話也更多。

「老董呀，大清早又過了一堂，嘻嘻……」

「可不是麼！你就唸完了經哩！」

「呃，聽說是一位軍官底老太太。這位老太太真有福分！這麼熱鬧呵！」

「對了！有福分的人死了，不是這麼樣真顯不出佢有福分……哈哈，老王，如果人們死的時候都能夠照這一樣熱熱鬧鬧地送出門，那——真不枉生了一世呵！」

他們兩人這樣地談論，幾於成了慣例。他們兩人感到這「福分」兩字底神密，更高興了。王瞎

子眯着眼睛微微地一笑，心想「人生能得到這樣的福分真好極了！可是『死』這一回事，不是極可悲的麼？」他想到這里，他底笑臉忽然變為愁黯的色氣，他底態度，十分地沉着了。老董起初看見王瞎子發了笑，也十分地得意，好像這種有福分的事馬上就可以輪到他自己身上來，他同阿毛加勁工

作，覺得鐵錘底每一擊，都含着許多的福分。後來見王瞎子變了臉，心下未免有點懷疑起來。

「老王，你以為這樣的福分，還不滿足麼？」

「哪里……！」

「你以為不應該麼？」

「哪里……！」

「你以為人死了以後的福分，簡直是無意思麼？」

「哪里……意思多極了！幾白人送殯，多麼光臉！」

「那末，你究竟對於這……？」

「嘻嘻，我對於這一樁事，除了羨慕；實在沒有別的意見，不過我想，死終是一樁極可悲的事，何以人們偏要這樣熱熱鬧鬧地送出門？是不是當做一樁極愉快或好玩的事在那里幹呢？死了的人怕沒有這樣高興嗎？」

王瞎子說到這里，忽然停住一點也沒有聲響。原來南門口又出來了一堂『出殯』，他早已聽

到開道的鑼聲和軍樂聲了。阿毛也會了意，放下鐵錘，便想溜到店子門口去看，被他祖父一眼直瞪着他，不敢動了。

這時王瞎子在那里傾心聽着幾下大鑼聲過去以後，接連就是極宏大而悲壯的一種軍樂；他知道這種軍樂並不是什麼軍隊用的，不過是商人備辦來租給人家送殯用的，有時或用在結婚的禮堂中。這種軍樂過去以後，接連又是別一種聲音稍微幽雅一點的軍樂。對了！「這就是孤兒院裏底童子軍樂了」他時常聽着老董這樣地告訴他，這也是雇來的。以後，接連就是和尚道士那種吹打的聲音，接連又是一種很雜亂的鑼鼓底聲音，接連就是一種「噦札噦札」……的聲音，他心想，這怕就是有福的人所裝的棺材了。以後又接連着一路嗚嗚地哭泣的聲音。瞎子真可憐呢！除了聽着許多聲音在那里出神，哪里知道孝子穿的衣服是白的，棺材底罩是紅的？到是老董聽也聽得夠了！看也看得夠了！五臟六腑幾無一處不貼服！在他底一生，真算是一椿最滿足的事了。他回頭看見王瞎子在那里出神，不得不拿平常說慣了的口吻同他說幾句，醒一醒他底清夢：

「老王，這具靈柩怕是寄存在紫泥園的啊！」

「唔，恐怕是古椿樹園嗎？你平常不同我說過，許多的關靈柩都寄在那里呢！」

「但是——剛才過去的不見得是頂闊的……；雖然有許多的儀仗和送殯的人，也不過從儀仗行裏租借來敷衍面子的……」老王這我真看透了。我看了這好幾十年，每日從南門出城的平均只算三具靈柩，哪一堂不有這樣地熱鬧體面。除掉前幾年沒有這樣好聽的大軍樂和童子軍樂，及現在沒有的那種「奉政大夫」「狀元及第」……的執事牌，幾乎無一處不相同。老王，軍樂真有趣，你是能夠聽着的呵！我一點也不說謊話……」

「真地，這幾年來每過一堂出殯，我都聽得有這好聽的軍樂底聲音。真有意思……嘻嘻，老董我真不解，我每次起初聽着許多好聽的軍樂，我底心裏很愉快；但是隨後接連就是嗚嗚的哭聲，我底心裏也就未免有點悲哀起來了。這我真不解，我爲什麼……？」

「對了！你還沒有看見那靈柩前面底孝子，穿着老黃色的粗麻布衣，把頭垂在懷中，兩個人摻扶着行，裝出那種悲慘的樣子來，看了真要哭……；但是在我呢，看的慣了！也不見得什麼特別，我簡直把彼當作一樁極平常的事看了。有時也許把彼當作一樁極有趣的事看了，直欲大笑

起來，哈哈……「爲什麼？」 哪里管着許多呢……」

老董一面同王瞎子慢慢地談着，一面同他底孫子阿毛加勁工作；王瞎子坐在店門口底板櫬上，有時隨便說了幾句隨便的話，有時徑直在那里出神。這時東方的太陽光直射着爐中底火格外光燦！老董把打過的鐵，復行投放在烈火中間，他慢慢地鼓動風箱，煅煉起來。他一邊又望着瞎子，心想告訴他「今早晨可再沒有出殞的看了，須待明日！」

一九二二，六二九，於長沙

# 故鄉

這時候正是晚上的十點鐘，洞庭湖畔，照例風聲是沒有停息的時候的；因為夜氣底高壓，這時門外呼呼的風聲吹得更響！屋子裏牆壁上唧唧的蟲聲也跟着風聲很急促的亂鳴。我獨自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

「唉！到底爲着什麼，睡不着呢？」

睡不着的人真沒有法子想！而且也不知要從哪里想起才好！有人說，「最經想的事莫過於故鄉。」現在的我不是遠離了故鄉的嗎？睡不着，正可拿來想想，消磨了這個無聊的夜。但是「故鄉在哪里呢？」——爭奈這時候，我底同伴都睡着了，如果他們還沒有睡着，我真要問了！——一般人把平日所常住的地方叫做故鄉，這種見解實在太舊式。常住的地方叫做故鄉，暫住的地方不可叫做故鄉麼？而且，就是暫游的地方亦何常不可叫做故鄉呢？

對了！我們昨天所游的那狹長形的周圍可二十里的大喬湖，說是我們底故鄉，不可以麼？湖

水多麼清澈，風又不大，小波輕輕地飄蕩着，多麼有趣！故鄉風味怕沒有這樣罷？

對了！我們所坐的那輕小如葉形似的划子，說是我們底故鄉，不也可以麼？我底同伴三人，一人坐在船頭，二人坐在艙裏，我坐在艄公背後的艄上，雖然局促一點，但因為俯仰可以自如，所以也不覺得逼迫，反倒覺得很舒服。無論誰，平昔所住的故鄉，能得到這樣的安適麼？

真奇怪！艄公底態度，哪里有那麼溫和！見了我們這種同他從未見過的人，幾乎同舊相識一樣地親密！

『你姓什麼？』同伴這樣地問了艄公一聲。

艄公帶着喜悅的容顏，用了很和藹的語氣答道：『嘻，我呀……姓李——十八子。』

『你能夠得多少錢呢，每日？』

『每日呀，不過幾百文，暫且養養家，沒有多大的出息，嘻嘻……』

『那麼，你底家在哪里呢？……』

『我底家呀，那里就是……』艄公這樣地說着，一手停住了槳，回過頭來指着那湖東岸上



的一所茅屋。

我們也回轉頭，向着他手所指的所在望去，看見那茅屋離湖岸不過一箭來地。屋門口坐着一個婦人和一個八九歲大的孩子，好似呆呆地望着湖心不轉眼；屋後有幾叢小樹同屋左底短籬相接，過去，有一灣湖水，水草露在湖面，尚可辨識；屋底右旁就是繞着湖東岸的矮山，透透迤迤地向南拖去。我們看了好一會，又回頭看那湖底各面所圍繞的山勢，幾乎同東岸一樣。這樣一個極自然而且很新鮮幽秀的境地，說是我們底故鄉，不也可以麼？何必要那常住的地方，才說是故鄉呢？

真的，我完全忘記此刻已經是夜深了！還想什麼呢？對了！真可不必想了！艄公底家的所在，未嘗不是艄公底故鄉；但是那一隻輕小如葉形似的划子呢，不也是艄公底故鄉麼？不但這樣，或者我們——這暫住暫游的人——也許拿彼來叫做故鄉哩！你瞧，那艄公那樣的溫和喜悅的態度，同我們故鄉的人有什麼區別呢？真的，簡直我是們故鄉的人一樣，怎地叫我們不認這輕小如葉形似的划子爲故鄉呢？

對了！照這樣說，真可不必再想了！我們底故鄉，簡直很廣！我們底故鄉，簡直就是人跡所到

的地方！「故鄉在哪里呢？」這一問似乎有了答案了。一個人專把平日所常住的地方叫做故鄉，這種見解真太舊式，豈不怕『人道』譏笑！

『哈哈，我真要笑出來，』最經想的事莫過於故鄉罷，「這話怕有點不對哩！故鄉真沒有什麼可想的處所，因為可想的故鄉實在太多了！睡不着的人，真沒有法子想呵！

『唉，到底爲什麼睡不着呢？』

一九二二，七，九，於岳州

# 夢

從遠遠的一派亮光中望去，好像有許多人一樣的動物在那里走動。這可奇了！我怎麼來到這里！我心想走近那亮光中去看那奇怪，可是我底脚一步也走不開，好似有許多繩索絆住我，又像是一些很笨重的東西在前面阻攔着。我心急了！額上底汗也一滴滴地流下來了！

伊帶着多年的老病，仰臥在我底旁邊，一點都不能動彈；伊底鬢髮很鬆亂，右腋下夾住一個嬰兒；那嬰兒用小手捧住伊底奶子在那里吮着。

伊看了我這樣着急的情形，伊開口問了：你爲什麼這樣……但是——小兒要呷奶，現在儘夠了呢！

『唉，呷奶呀！你還不知道我所要走的路麼？』我心想着更加急了！我用着十分的氣力把我底左脚揚起，走了一步；又慢慢地提起我底右脚，又走一步了；亮光忽然離得很近了！我心裏忽然舒快一點，以爲指望到了！回頭去望望伊，伊忽然也站在我底旁邊！嬰兒已成了小孩，也站在那里！

伊底髮髮，衣服都已改過了一種形式；伊望着我笑。

我說：『請你挨近我一點！幫助我走到那亮光底所在！』

伊稍微把髮服理一理，低頭望着那小孩，不免有點躊躇。我便對伊說：『不必儘願着他，讓他自己去獨立生活着，將來自然有人同他一塊兒走的！』

我同伊握着手很勇敢地向前走去，我以為亮光只在前面不遠；但是走了又走，那亮光仍是同從前一樣，離得很近的樣子！

我又急了！生怕伊走得疲倦了！我用力緊緊地握住伊底手，伊也緊緊地握住我底手……呵呀，我徑直不能走了！徑直伏在地上向前爬行——不是攀緣在一障絕高的巖壁上。我一手攀住了巖石，一手捏住巖石縫間的藤；我底腳踏在不堅固的土石上，惟恐崩墮！我更急了！心想大聲呼伊來幫助我，只是作聲不得！怎麼，伊並不在我底左右了！我底前後也望不着伊！

○  
我忽然在一條很坦平的大路上走着，伊也很輕快地走了來了；身上並沒有穿着什麼奇裝的衣

服。

『你怎麼找着這大路的？』 伊問道。

我說『大路呀，不過是人們踏成的。起初本來很小，或者沒有路，人門徑直在荆棘叢中走着。後來因為走的人多了，把叢生的荆棘踏盡，把阻礙脚步的凸凹的處所踏平，年代過久了，便成了人們必由的坦道了！』

『有這樣一段故事嗎？』 伊這樣地問了，很驚訝的樣子。又低着頭自怨自訴地說『……有這樣一段故事，從前並沒有誰當面給我說明過！反到把我底口用習俗緘住，使我不能說話；把我底日用黑暗遮蔽，使我不能看見；把我底耳用泥土塞住，使我不能聽聞；把我底手足用繩索牢牢地繫住，使我不能走動作事；我求快樂，適得苦痛；求光明，適得幽黯；我幾乎要同野狗為朋友了！ 哪里知道有這樣一段故事？ 有誰當面給我說明……』 伊說着，眼中底淚也潑潑地吊下來了。

我見了伊這樣的光景，引起我許多的同情與愛，我又着急了！ 心想，要說什麼話來慰藉伊才好呢？

○

我同伊握着手向前走去如飄風一般地快！路上除了伊並找不着別的同伴。不知走了幾多時候，不休息，也不覺得疲倦！我遠遠地朝前面望去，旁的事物都不甚明白！但見這路如白練一樣地附着在地面，直至天邊而止。

一九二二，九一八，長沙

# 看禾

一

現在已是秋天了。秋天是農人收穫的時期，我此刻雖然住在這繁華無聊的城市裏，却忘不了我小時候同我祖父往農人家裏去看禾（註）的一件故事。

（註）看禾——是佃戶將收穫的時候，必請得田主到他家去把田中禾稼視察一週，以定本年納租的多少。如或遭水旱蟲傷，好趁這時求田主將納租減輕。

我記得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有一次，同我底祖父到一個農人家裏去，聽說是去看什麼禾的。家裏人的議論都說的是小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也應該知道一點家事；趁這時到各莊屋去走熟，不說別的，將來也好管理產業。

我同我祖父出發了。

我戴着一頂自縣城裏買來的學生草帽，走在我祖父底前面；脚上穿的布底涼鞋，是我母親替我



做的。我底祖父穿着一件粗大布製的白汗褂，大脚管的藍褲子；左手撐着一把老油傘，右手拿着一管旱烟袋兒，在我底後面護着我走。

我們底莊屋，是在一個高山頂上，我時常聽見我家底長工胡三爹對我說，『哥兒，你到莊屋裏去玩麼？』那里是很高很高的處所，可以望見縣城裏底寶塔。因此，我便時常想去看寶塔。這時我同我祖父一直循這山嶺上去，我因為有這個『看寶塔』底希望，故而走得非常勇敢！沿路的溪澗，叢林，和蟲鳥底聲音，各種景色，那里知道賞玩呢？但我底祖父因為年老，血氣衰了，時常要在路旁大樹底下歇息。有時他老人家用旱烟袋指着那山坳裏的田說：『這幾十畝田多麼好呀！那巖下底泉水完全灌注到田裏。一點旱災都沒有！多好呀！』他老說到這兒，用着很嚴重的容貌盯着我，『你知道嗎？這田是某翁的。這幾年來他底家運不好，大兒子和二兒子都不務正業；小的年紀還小得很，將來變好變壞，還是不曉得的事。這田看——幾時落到別人手裏！你們看也能幫祖宗爭得一分氣，把這田……』他老說到這里，又把頭對我點了幾下，那種莊嚴的詞色，實在令人禁受不住，我悶悶的聽，幾乎欲哭了出來呢。

我同我祖父爬上了幾個山坡，到得絕頂，祖父說，『快到了。』我朝山頂那邊望過去，見有茅屋幾間分佈在山坳或土坂上。在東邊的坂上有一間茅屋，屋上炊烟突出，瀰漫了山谷。祖父告我，我們底莊屋就是那個。

我們行近莊屋，一隻清瘦的大黃狗，和幾隻小犬撲出來向我們亂吠。屋子裏便出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一面把狗趕開，一面迎將來說：『大爹來了？真難爲你老呵！』他又向着我，『哈，哥兒也來了，真難得！』他說完便來拉我底手，我覺得他底手粗重不可耐，便悄悄地扭脫了。

我祖父同他說的話，第一句便是『祥喜，而今年紀過去了，精力到底不及從前了。這幾里路還要在路上歇息幾次；不然，便喘不過氣來。』祥喜接着說，『可不是麼！別說大爹，就是我這幾根窮骨頭，都覺得一年不比一年了……哥兒真長得快呀，就這麼高了咧！怕莫有了十三四歲了嗎？』

祖父說，『哪裏？要到今年十二月才滿十二歲哩！』『是了！我記得哥兒是同我家狗二同年生的！真長得快呀！你老看呵，我家底狗二只有哥兒這麼一半來高。』祥喜說時，指着一個從屋裏走

出來的小孩，面皮黃瘦，赤裸着上身，我看實在比我矮得多，我便知道這是狗二了。

祥喜引我們進了屋子，讓我們坐下，又叫狗二送火出來給我祖父吃旱烟。我同祖父坐在一條長板凳上，祥喜坐在地面放着的一個草編的蒲團上。一會兒，只見狗二送出茶來；一會兒又送出火來，用半邊土瓷碗，盛着幾個半燃半滅的火炭兒。我們鄉里沒有煤，通常燒的是柴，所以這樣。

這時祥喜和我祖父吸着烟閒談。我的一雙眼不住的打量這屋子，這屋子高不過一丈四五尺，寬也不過一兩方丈；週圍築的是土牆，並沒有什麼粉壁；上面蓋的茅草，有幾處撒了下來，黃的茅草上，扭纏着許多炊烟薰黑的蜘蛛絲，好似穗子一樣。屋底後方正中是神龕，龕下堆滿了農具；龕內擺列幾個木雕的小偶像，正中的大約是觀音大士，左旁的是關聖帝君，那是我認識的。這屋各面都沒有窗，陽光須自正門射入。屋內左壁雖有一門通灶屋（廚房），右壁有一門通寢室，但兩處也各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戶，故射入的光線並不大。而灶屋中因為以柴作燃料的緣故，烟霧朦朧，塵炭滿壁，尤其黯黑。

我在這屋中東跑西看，看得正出神的時候，祥喜忽然叫了我一聲，『哥兒不要亂跑呀，我家黃狗

專會咬小孩底腿，非常利害咧！我便站着不動，對他笑；回頭看見那隻清瘦的黃狗站在大門外，張牙，怒目，視着我，我又怕了，趕快走到我祖父面前立着。

三

『今天難得你老爬山過嶺來，大爹，現在要煩你老到田壠間去看一看今年的……』

『今年的呀！唔，一無天旱，二無水患，三無蟲傷，我想比去年的收穫一定要增加幾成，不必去看了罷！照去年的樣，看加上若干……』

『嘻嘻，加上若干呀，你老不要這麼高興哩！還是請你老去看了再說罷，既然承你老來到這……』

祥喜同我底祖父這樣地說了，我祖父立刻轉了意思，說『也好，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同你去看一下。』回頭又對我說，『天氣太熱了，不要跟我到田塍邊去，就在這屋子裏涼涼。』祥喜也叫我不要去好，說我怕受了熱；他並吩咐狗二到對面田裏去砍玉竹黍給我吃，要揀頂好的。

他們都出門去了。我一人坐在屋子裏，怕狗咬人，不敢出大門一步。須臾，狗二拿了三四根玉

竹黍跑回來了。他便把一根莖給我，說『你先吃着這個，這幾個玉米團，你帶回家去吃。』我看他那樣地慇懃，對着他笑了。但是一點也沒有表示什麼謝意。

我一面吃着玉竹莖，一面走到大門坎兒上坐着；我從左壁的門內望去，看見灶屋裏有一個婦人在那里做菜；一個年老的婆婆在那里燒火；一個不到一歲的小孩在地面上亂爬；那婦人底年紀大約三十來歲了，伊穿的衣服，自然是不整齊的，伊底面上現出一種頹喪和一種苦思的樣子。伊望了我一眼，回頭望着那婆婆說『……什麼天旱，什麼蟲傷……若再碰着那些，不是叫人該死麼……』那婆婆向伊呶了一嘴，又望了我一眼，但並沒有說什麼。我隨即俯着頭，依舊吃我底玉竹莖。

哪里來了一種唧唧噥噥的聲音！我感覺了。我探視門外，呵，原來有兩個女孩兒在屋簷底下摘蔬菜。伊們二人對面望着，絮絮地談論：

『姊姊呀，今天大爹爹來，爲什麼我媽媽定要殺一隻母雞給他老人家吃咧？』

『爲得我家耕了他老人家底田，妹妹。』

『哦，我們耕了他老人家底田，就要殺雞……』

「是了！耕田的人奉敬東主是應該的。」

「唔，可是我爹爹和媽媽從沒有吃過這麼一隻雞，就是祖母也沒有吃過。並且姊姊呀，我媽媽從前不說過麼？這隻母雞生出來的蛋特別大，拿到街上去，可以多賣幾文錢一個，聚得的錢要拿給我製衣穿……」

「嚇，不要說那些了。我們要耕人家底田，必得好好地奉敬人家；不是這樣，人家會把田收回去。妹妹呀，你想到，要是我家不耕人家底田，哪里得到飯吃，別說沒有衣穿哩……」

伊們二人一問一答地談論着，有時現出很驚訝或失望的樣子。伊們忽然望見了我，便停住不談了。

沉默了好一會兒，遠遠望見我祖父和祥喜從那田陞上來。祥喜望着那田壠裏東指西畫，我底祖父也把旱烟袋兒跟着他指到那里底所在，又畫到那里的所在。時有爭辯的聲音傳到我底耳邊，只是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

他們漸漸地走了攏來了。他們爭辯的聲音也息了。他們爭辯的是怎麼一回事，我到底捉摸

不定。末了，祇聽見我祖父嘆了一聲說：『人工，糞草都趕不到去年那樣，也難怪。』祥喜說了一句

『實在是——年歲大了（註）生活顧不上來，人工糞草幾多艱貴！』

（註）年歲大了，——就是說生活程度加高了的意思。

四

飯菜齊備了。祥喜便問阿大酒買來了沒有？阿大說，剛買回來，已燙好了。祥喜便叫他安排

棹凳，搬出菜來；隨即邀我底祖父上坐，我坐在左邊，祥喜自己坐在右邊，另外還有兩個人，是剛纔同阿

大一塊兒來的，坐在下方；那兩個人大概是陪客，也是農人打扮，很帶有幾分粗土的氣質。

棹上底菜，很有幾樣，但盛菜的碗極其不整齊；有的是陶碗，有的是粗笨的瓷器。祥喜對我祖父

那種慇懃的樣子，實在難以形容！

停一會兒，我先前看見的那婦人從灶屋裏出來了。伊遠遠地站在門口；狗二立在伊旁，牽住伊

底手，眈眈地注視棹上底食物，欲吃不得，顯出要哭的樣子，往那婦人衣襟底下攢，那婦人只是不理。

『今天，大爹，不怕熱，承你老爬山過嶺來到這里，實在有慢你老。』那婦人攙進來說。



祖父笑着，「哪里呢？實在厚擾了你們……」

祥喜搶着說，「大爹不是別人，多年的賓主，不得怪……」

「不過，大爹，今天你老在這里，今年的年歲大了，你老是知道的……」那婦人繼續着說。兩個陪的也插着說：

「今年無論穀米……百物都昂貴得了不得！生活艱難！真——勝過往年幾倍！你老說是不是呵！大爹！」

我祖父喝了一口酒，把嘴一抹，表示一種極不介意的樣子說：

「只見——你們做田的人，年年這樣地叫着，「今年年歲大了呀！今年年歲大了呀！」——你們光光知道去年子底穀糶八百，今年底穀子糶一千三四百；其實算起來是一樣；穀價漲了，人工和各種雜糧底價也跟着漲了；算起來還不是一樣！——爲什麼你們底人工，去年每天工價只四十文，今年便漲到六十四文咧？去年做工一二十天可以得到一石穀子，今年做工二十天，還不是也可以得到一石穀子嗎？算起來實在是一樣的，並沒有甚麼年歲大了不大了……」



那婦人接着說：

『你老說的，句句都不錯！——不過，我家人口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了！——一些小孽障也一年比一年地長大了！吃的，穿……』

我底祖父急忙攙着說，

『是了！小孩子長大了！正可以出得力了！應得急了！』

那婦人說：

『大爹，你老哪里知道咧？你老看——！一家這麼多的人口，吃的，穿的，從哪里得來？只眼巴巴地望望着做得你老底田這一點出息。實在說，今年年歲大了，要求你老格外見憐一番！怕莫要比去年還要多讓給我們幾石哩……』

陪客插着說，

『祥嫂你也不必說多話！大爹素來是個慈悲心，多管不得虧了你們，我們這些窮人子……』  
我底祖父把鬚鬚撚着，

『多讓給你們幾石，現在還早哩！穀子收穫得了再說也不爲遲……』

祥喜對着那婦人道：『不要說多話！大爹自然知道的。』回頭又向着我底祖父：『只等到收穫的時候，請你老早些派個人來看守着；收得的穀，完完全全幫你老封鎖在這里，我總不得另外發落一粒，專候你老到來……』

我祖父說——

『是，是……到那時我自自有道理，此刻真可不必多說話了。真的，只是你們到那時要幫我好好地封鎖着，無論怎樣，另外不得落散一粒……』

祥喜——『那自然的……』

許多人一邊吃喝，一邊說話，亂了好一陣。到這時說話的聲音才停住；只聽見一片大吃大嚼的聲音響了。我反轉去望了一望那婦人，伊仍舊站在那里未動，好像還有許多的話要說一樣；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狗二却纏扭伊不過，伊惱了，拍的一聲，在他面上打了一掌，罵道：『你這畜生，吵什麼！要吃什麼，自己還不曉得去吃！你看那個哥哥不是同你一樣大的年紀麼？多麼有志氣！你哪

里比得上他身上——根毫毛！」

五

我們都把飯吃過了。

我忽然想起今天我來到這里，好像還有一樁事情沒有做的一樣。哪一樁事情？哦，想起來了。

縣城裏底寶塔還沒有看見哩！我便大步走出門外去，這時候並不怕有黃狗咬小孩底腿了。我

四面一望，只見山峯重繞，哪里有什麼寶塔！我心裏很驚訝了！胡三爹不是欺哄我的嗎……也許

不是這個莊屋，或是另一個莊屋嗎？我想到這里，「看寶塔」的熱便覺漸漸地冷了下去了。我即

刻便想到要回家去，轉身到屋子裏，拿着狗二給我的那幾個玉米團，催着我祖父說要回家裏去了！

我祖父於是又同祥喜曬了一會，才得拿着傘兒，烟袋兒，告辭了他們。祥喜送將出來，對我說，「

哥兒，你不嫌棄，下次再來呵！」我望着他只笑了，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依舊走在我祖父底前面。我們走了百數十步，我祖父忽然嘆了一聲說道：

「哪里像個耕田的樣子！田中雜草，幾乎成了行。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只口口聲聲地說

「年歲大了呀，年歲大了呀！」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哪里像一個耕田的樣子……哎，如果哪里有好的承領的人，將來還是另外起佃的爲好！」

他老這樣說着，來到一個嶺上，忽停住；叫我也回轉頭去；他老又用旱烟袋兒遠遠地指着，說是東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西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那個幾畝，那個幾畝，都是祥喜所耕我家的；都比別人所耕的那幾畝那幾坵底禾苗要差得多。又指着那墻底玉竹黍，那墻底蕃薯，那墻底藁豆……告示我，都是我家所有的，並說，「將來的收穫，恐怕都趕不上去年咧！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

我隨着他老所指的處所，隨便望了一望，但見禾稼初熟，田壟中青黃相間；各山阪上墻間，滿種了各樣雜糧；華實並茂，非常可愛！我只覺得那中間隱藏着幾許無限的生命！實在分別不出來，將來的收穫比較哪里的要好，或哪里的定要差。

(完)

## 神已祝福了他了

### 一

愛底死刑是在天還未亮的時候宣布的。那時人們都酣睡在黑甜鄉裏，正做着佢們底猜忌，嫉妬，狡詐，殘忍，慘殺，戰爭，金呀，銀呀，官階呀……這一類的狂夢；除了一部分被工廠汽筒聲驚醒的工人。

愛底死刑既宣布在一個天還未亮的時候，愛果然於天還未亮的時候死了。慘殺愛底魔於是也在天還未亮的時候把愛底罪狀宣佈：

「……宣傳無政府主義，煽惑人民 擾亂社會……」

### 二

愛死了！愛底死刑是梟首，把頭斬了下來，懸在街衢底中心；愛底罪狀是「宣傳……煽惑……擾亂……」愛死的時候是在天還未亮的時候，人們還睡在黑甜鄉裏做夢，除了工人們。

『愛死了！果真死了！』

『真正死了！當天還未亮的時候死的！頭掛在街衢底中心；罪狀確鑿，並驗明罪人正身是愛

無訛！』 魔在黑暗裏這樣回答說。

但是工人們却不知道愛已被魔殘殺了。 佢們只於天還未亮的時候遠遠地看見愛在街衢中心發笑，並射出極燦耀的光輝來。

### 三

那末愛是沒有死了？

自然，愛怎樣能死？要是世界人們還是活着的，愛怎樣能夠死了去！因為神已賜給了愛一種偉大的力，能在黑夜給工人以光輝；能打破人們一切殘忍，慘殺……的狂夢；從前宇宙裏所存在的是許多遊離的分子；後來神把他——愛——降生出來，並賜給他以一種偉大的力，而後有世界，而後有世界上底人們；世界不消滅，世界人們還是存在，愛，怎樣能夠死了去！

愛已得神底許可存留在世界上，附着在人類底中間，永不能從世界人們中消形滅跡以去，神已

祝福了他了！

四

那末，魔在天還未亮的時候，究竟是把誰底罪狀宣佈，把誰底頭殺了掛在街心呢？  
對對，那正是愛了！

愛既被魔在天還未亮的時候，把他底罪狀宣佈，把他底頭殺了掛在街衢中心；於是他回到神底所在去伸訴去了。

『我，自從被神降生在世界，在人類中間，我使用我底意志，都是神所賜給我的；我底願力，都是神底願力；但是，魔以為我妨害他底私見，嫉妬，殘忍，慘酷……的行爲；於是領着他底奴僕趁着天還未亮的時候，把我捆送到一個刑場，把我底頭砍了下來，掛在街衢中心。神呵！魔底使命，也是神所賜給他的麼？魔底意志，願力，也是神底意志願力麼？不然，他為什麼要損害我？為什麼要趁着天還未亮的時候，便把我底頭砍了下來，掛在街衢中心？』

五

愛說完，神勃然大怒了。立刻召魔來審問。

「魔，趁着天還未亮的時候，把愛底頭砍了下來，掛在街衢中心的是不是你？」

「是的！」魔答道。

「那末，你爲什麼要損害他？有什麼理由？」

「理由有的！他是無政府黨！他是一個主張共產，毀滅國家，法律，破壞禮教的人！他煽惑工人罷工，要求工資，煽惑農人使佃們不要納稅，煽惑軍隊使佃們不要當兵，並且，他叫人反抗資本家，反抗長官，反抗政府……總之，他宣傳無政府主義，煽惑人民，擾亂社會。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人，還不應該殺頭麼？就是神怕也不能允許他這樣做嗎？」魔侃侃地對神說着，更顯出他那橫暴的氣燄。

## 六

於是神問愛道：「魔所說的，是真的麼？」

「真的！」愛答應着。「那是真的！但是——神呵！我所宣傳的，是不是如魔一樣把偽道德印成書本來告示人家自私自利，叫做聖經賢傳；是不是把少數人底偏見，疑忌，訂成條文來妨害人



家底自由，叫做法律；是不是叫人們——工人農人——把他們由血汗所換得來的生活費拿出來供給少數人底娛樂，叫做納稅的義務；是不是叫人們把他們底生命不顧，犧牲在戰場上為個人爭安富尊榮，叫做當兵的義務？神呵！我所宣傳的是不是這樣？」

神回轉頭去望着魔，把頭點了幾下，好像愛所說的話十分地對，而極不滿意於魔在世界的所作爲。

魔察覺神底顏色了，把頭低下去注視他自己底懷裏，右手垂直着，左手弄着他底捲髮，不敢作聲。

## 七

愛接續地說：

「魔現在當着神底面前，說我……煽惑……擾亂……！」對了！我宣傳人類底正誼，公理，反對魔相沿的種種虛偽的道德，和偏執的法律，他應該說我是煽惑了！對了！我宣傳為着人類而勞苦的工人農人，拒絕他——魔底無理而且無厭的要求，拒絕他把他們——工人農人由血汗所換得來的生活費奪了去，妨害他底富源，他應該說我是擾亂了！對了！我底正誼，妨害他底詭詐；我底和

平，妨害他底戰鬥；我底慈仁，妨害他底慘酷；我底坦白，妨害他底嫉妬；我底公理，妨害他底私見；總之，我底人道主義，妨害他底殘忍的獸性的發展。他不應該說我是煽惑嗎？他不應該說我是擾亂嗎？……應該！應該！在魔爲他底安富尊榮，打算實在應該這樣說的！在魔底安富尊榮的打算裏，我愛實在成了窮凶極惡的罪人！然而，但是，這究竟是神底意志麼？」

「魔，愛所說的話怎樣？」神發怒似地問魔說。

魔稍稍抬起頭來，睨視着神，見神底顏色不滿意於他，他仍復低下頭去，急忙從神底面前退開兩步，不敢作聲。

八

「神呵！你底意志是什麼？豈不是人道嗎？豈不是正誼嗎？豈不是和平嗎？慈仁，公正，坦白嗎，我愛底使命，豈不是你底意志，豈得於人道，正誼，和平……以外，還帶着有旁的使命？今魔却無端地反對我，損害我，在天還未亮的時候，把我底頭殺掉掛在街衢中心，豈不是反對神底意志？豈不是損害神底使命……魔！（魔被嚇動了，又往後退了兩步）你現在怎麼不說了？你能在天還未

亮的時候宣佈我底罪狀，你現在當着神底面前何不把你底理由伸辯明白；如果你底行爲是義……？

愛繼續地說着。魔於是拍他自己底胸部，搔亂他自己底頭髮，撕破他自己底外衣，俯伏在地，搗擲他底頭額，幾乎無地自容了。

九

於是神開始宣佈魔底罪惡。

『魔，你在世界裏散佈虛偽的道德，巧立政府底名目，使人們奴僕於你底威嚴底下，而不自以爲不義。你把人們享有的生活，幸福，聚集於你底一身，使勞動者爲你做一生的工作，而不能免於饑餓以死，而不自以爲不義。你把人們底生命看做草芥，土梗一樣，使佢們爲你個人底私慾，粉碎佢們底頭臂，而不自以爲不義。你顛倒了我神底意志！你把詭詐當作了正誼，你把戰鬥當作了和平，你把慘酷當作了慈仁，你把嫉妬當作了坦白，你把私見當作了公理；你事事同人道主義反對，而不自以爲不義。你還要損害我神底使者愛！魔，你在世界所行的罪惡，實在已充滿着地球上，地球再不能負

載得起你底罪惡了！魔，你現在應該從這世界裏隱滅以去！你應該永遠處在黑暗裏，永遠見不着世界底光！

十

魔被神底嚴厲的責罰，漸漸地從這世界底光明裏消滅到黑暗中去了。

神於是又命愛重返到世界上來，並賜給愛以最燦耀的光，使愛站在人們所必經的街衢當中，放射出異樣色彩的光來，照着人們往前走去。神並囑咐他道：

『愛呀，你燃着你底光，在這世界上永遠不滅！你永遠也不放棄你底使命神——底意志！』

愛重復來到世界上！人們重行得見愛底光！所以一般工人們能在天還未亮時，遠遠地看見愛在街衢中心發笑，並射出極燦耀的光輝來；雖然魔在天還未亮時把愛底頭砍了下來；雖然魔從黑暗裏證明愛真真死了！愛哪能夠從世界人類未消滅以前而消形滅跡以去呢？

愛，已得神底許可存留在世界上，附着在人類底中間，永不能從世界人們中消形滅跡以去，神已

神已祝福了他了

祝福了他了！

神已祝福了他了

## 小孩底哭聲

小孩底哭聲，把我從夜夢中驚醒過來。

「真哭得可憐，差不多用盡了他底全身所有的力量！不知是什麼一件東西擊傷了他底小小的心，能使他發出這種不平的聲浪。而且爲什麼沒聽着一點安慰的聲音呵？」

我這樣地想着。

哭聲還沒有停住。

妻也從睡裏驚醒過來，對我說，嘆了一聲氣：

「一個小孩子，纔四歲。他底父親在外做小販，母親幫人家做女工去了。留下他，跟着一個半聾半聵的祖母。唉，有兩天沒舉火了，哪得不哭呢？」

哭聲還是沒有停止。有時還把聲音放大了。

『對！原來他底祖母半聾半聵了，聽不着他底哭聲，看不見他底哭臉；但是生他的人呢？對！原來佢們各人有各人底職務去做去了。怪不得！難道要佢們不出去，坐在家裏吃現成的嗎？這真找不出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小孩底哭聲還正在繼續着哩！如何阻得住？又有誰幫他止住呢？這怕就難以解答了。』我這樣泛泛地想着，並沒有回答伊。

○ ○ ○

『那做女工的，就是他底母親，一個很好的女人，配着純金的牙子，兩個耳環，戒指，撇簪，都是金的；高的褲腳，露出絲光的雪白的襪子，衣服，什麼，沒有一樣不時派！』妻繼續對我說着。

『那——原來我都看見過！兩天沒舉火，我却不知道，這原來是伊家裏的事，外人看不出來的。但小孩底哭聲，却難得使外人不聽見了。你聽那哭聲，還沒有停住呢！』我也對妻說了。

『呃，真地！有一次，伊，那做女工的，到我們這裏來過了。』

『到這裏做什麼？』

『做什麼？找女工做囉！——但是我仔細打量了伊一番，伊底態度，真沒有顯現出半點的女工模樣！不但這樣，簡直是一個很合時宜的太太呢！』

『很合時宜的太太，你底話真特異了！伊說了些什麼？怎樣開口？』我笑着問妻道。

『伊起初說了一些閒話。說伊自己曾走過一些什麼樣的地方，侍候了一些什麼樣人；大概是關於伊自己做女工的歷史一類的事，伊說得非常高興！說是有一次在一個姓什麼的公館裏，服侍一個第四的姨太太，事情一些都不煩碎，極其舒服！梳頭倒水以外，只須安排又麻雀牌用的桌凳，並掃抹乾淨。又完了，打的頭錢。無論十塊八塊都歸伊一個人所得。』

『以後却怎樣說？』

『以後就說到題目上來了。伊自己本來時想向別處去找那一類服侍姨太太的事體的。但是却被伊底兒子及伊兒子底祖母纏住了，使伊不能自由地走動，所以伊很想幫我們擔任了這女工底職務；因為就近可以照料伊底兒子和伊兒子底祖母。工錢呢，很是容易說話，在別處照規矩是六個洋錢一月；在我們這裏，伊僅要三個洋錢，另外只需一個洋錢給伊底小孩買零碎東西吃好了。』



『那末，你怎樣回答伊呢？』

『回答伊麼，簡直拒絕了！我說我們家裏底事情很少；凡日常必要的事，我都能做！用不着雇一個女工來閒着……唉，到現在想起來，又覺着我當日的心思太決絕了！你聽，那小孩的哭聲，多可憐……』

妻這樣地說了以後，我便沉沉地睡去了。小孩底哭聲，後來不知道止住了沒有？怕還在長夜漫漫中嗚咽着呢！

○ ○ ○  
『怎樣止住小孩底哭聲呵？』

○ ○ ○  
第二天清早起來，我看見他一個人獨自在門外站着，低着頭，口內呢喃地不知唱些什麼？面貌已是略瘦了些！午後，他底父親和母親都來了，立刻便把他和他底祖母接了去；聽說有好的生活可過。

妻對我說：「那女工就是那小孩子底母親比從前修飾得更加整齊哩。」

我說：「大約伊底兒子在晚上飢餓得哭了這一件事，在伊是是沒有知道的必要的。」

三，九，一，九，二，二，吳淞

## 醫院裏的故事

這幾段故事，是從我底一個女朋友底筆記裏抄下來的。伊因為脚痛，在一個醫院裏住了兩三個月；伊底筆記很多，我不能統統抄出來，只寫出我所最愛讀的這幾段。

### 一 進院的第一日

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院生活的第一日；不！也許是我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不幸，我底命運已走進了不可挽救的境地，固然免不了死，即幸而不死，或從此成了殘廢的人，這樣又比死有什麼兩樣！簡直不如死了干淨！處在這樣境況中的我，除却把病完全醫治了，只有死這一條路可走！……

我在途中這樣地想着。我很知道這樣地想是沒有用的；然而在今日止好這樣地想了！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天氣却很晴爽。

醫院離我家不上十里，我自八時從家裏出發，不到一點鐘之久便到了。護送我的人有我底最親愛的，和我底朋友鄒女士。

掛了號，我們三人同進了一間女科診病所。裏面有一個男醫生，一個女醫生，三四個看護婦；他們在那里看病的看病，配藥的配藥，忙來忙去。我們等了好一會，那男醫生便叫我坐在一個靠椅上，這個椅子是專門爲病人設的，他把我底病狀看了一下，又隨便地問了幾句，便說道：

『你這病底根柢很深，必得住院！』

我原是打算來住院的，所以立刻就答應他了。他便吩咐一個看護婦引我們到二層樓的病室。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普通房間，裏面有床位十二個，分兩行相對地擺列着；我底床位是靠東邊窗戶底下的第四個。

『現在我底床位已佈置妥當了！你們回去罷！』我對我最親愛的鄒女士說。『橫豎我在這里有看護婦招呼，而且這里很靜穆，我很樂意。』

他們沒有回答我的話，他呆呆地望着我；伊此時却正注意那兩個在房間裏跑來跑去的小孩，一

個孩子左手斷了，右脚只剩一節，撐着粗大的木杖兒；一個是駝着腰的，也夾着兩根木杖。

略停了一會兒，我最親愛的便說道：

「也好，我們就去罷！明天我便來的……」他說着，望了一望鄒女士。

伊覺着了，伊向着我說：「回去麼，我還要陪着你玩一會兒才回去！——你看那兩個小孩子多麼可憐……」

「住在醫院裏的人，有誰不可憐呢？你看我！——這個死了半身，只差沒有裝進棺材的……」我對伊說時，我那「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底觀念，不由得又攢到了我底腦子裏。

「你何苦要這樣說……你靜養一會就要好的！」伊極意安慰我，用手撫拍我的背。

「真的，要安心靜養才好！濫想是沒有用的……」他，我最親愛的也接續着說了。

這時我底心已被他們擊碎了，幾乎要哭出來。我勉強忍着淚對他們說：「你們回去了麼？這里，醫院底事，我自己當然知道！」

他們回去了！

他們已經回去，剩下的，只這一個剛才過醫院生活的我；雖然滿屋子裏底床上都有人睡着，但是，一眼生疎，只有增加我底寂寞苦痛罷了！——倒是那兩個小孩，現在還在這裡跑來跑去，說是可憐嗎，他們倒好像極其愉快，不曉得世界上有什麼苦痛，並不曉得醫院是極苦痛的地方，這也是一種人生呵！

他們都回去了！只剩下一個從沒有經過醫院生活的我，實在有無限的寂寞苦痛；不由得我又回想到途中那個「今日是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的第一日底觀念去了。」

停一會兒，一個看護婦來了。伊底身體矮小，態度極沉靜；伊那種全身都是白的底裝束，一望而知是看護婦，只要到過醫院的人。伊手裏拿着一個測驗口溫的表，放在我口裏要我啣着；又瞧着時計數着我右手底脈動。我問伊姓什麼？伊用了十分沉着的态度答道：「姓劉。」我看伊的臉色好像正在爲了這許多不幸而進醫院的人納悶着；伊底心好像要對我說，「你何不幸，也碰在這個不幸的巖石上面了！」

午後約二點鐘，有一個醫生來詢問我底病狀，病源。他坐在我床位左邊的一個靠背椅上，一面詢問，一面記錄；他詢問病底狀態和來源很詳細。一直從我父母底狀況詢問起，至於我底生長發育的情形，結婚的時期，生有兒女幾人，以及病症初起和經過的實況，大約問了兩點來鐘才完畢。醫生去了後，又來了個看護婦，伊手裏拿着測溫表和時計，照樣做着劉小姐午前所做的工作。

這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生生活的第一日。我很感謝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送我到這裏！我很感謝那醫生爲我看病很詳細！他們是我底最親愛的人，護送我進醫院，原是意中事；但我不解那醫生詢問病狀，何以要注意到我底父母，及我底生長發育，結婚呢？這些也是有病的人所應知道的事實嗎？何以我沒有得病以前，未曾有人注意到這些瑣事？何以並未曾有人告訴過我——總之，我現在是一個已經有了病，而且已經送進了醫院的人；那些瑣事，縱令以前有人告訴過我，但到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而且，醫生說我這病底根柢很深！所以似現在這樣的，我，只有在這裏極意地安靜着，挨過這不幸的寂寞而且苦痛的生活，等候未來的命運到來！一九二一，十，進醫

院的第一日。

## 二 龍太太和洪小姐

我在院裏最初同我談話的人，要算是龍太太。伊的年紀大約有三十七八歲了。伊患的是鼻破，到這裏已有兩個多星期了。伊底牀位，在我左旁，挨靠着我，所以伊說話也能聽得明白，雖然伊是破鼻子。伊看見我是一個新進院的人，怕我有點不習慣，所以對於院裏一切應守的規則都告訴我；伊並告訴我這間房內病人底病狀或名姓。伊對我說：我對面的那一個是患的溼寒症，脚也不能走動；那靠左的是一個患胃病的，有一個多禮拜沒有給飯把伊吃，只喝牛乳；再過去那邊一個是患的腹脹，前幾天打了一針，出了兩盆帶黃黑色的血水；那靠右的是一個貧血病，醫生說要靜養一二月，要多服補血劑……伊詳細地用着極輕的語聲告訴我。我看那正中患溼寒症的，年紀不過三十四五，頭髮蓬鬆，粗大的面龐，黃而略帶黑色；伊好像知道我們注視着伊，也用了久病無力的眼睛遠遠地注視着我們。那患胃病和患貧血病的，都是女學生打扮，年紀都很青。似患腹脹病的那樣面色的慘黑，日光底射人，我看了幾欲害怕。我問那人姓甚麼，是哪里的人？伊說：「那我可不知道！」那難堪的



樣子，真可憐咧！……但是那一位是姓羅——羅太太。伊說着，用眼注視對面正中一個患溼寒病的。我問『其餘的呢？』『不知道。』伊搖着頭說。『只是那位是李小姐，伊可憐極了！』原來這李小姐底牀位是同在我這邊窗下；靠着我右旁的第一個是不滿四歲的小女孩，是因為好玩被石子把左脚壓傷了的；第二個就是李小姐了。我轉過頭把伊望了望：雪白的臉兒，剪短的頭髮籠覆在嬌小的額上，真是可憐極了！我問龍太太，伊爲什那樣可憐？龍答着我說『伊今年才十九歲，還沒有嫁人；伊脚上生了毒瘡，右脚尤其利害！已經被醫生把右腳踝骨以下截去了。而且，伊底右肩膀也腫爛了！開了幾刀，每次擦藥的時候那種悽慘的聲音，真正難聽……唉，伊底母親是個出家人——尼姑咧！』龍太太說至此，忽然變了很嚴厲的樣子對我說，『伊底父親是得了一種不干淨的病死！伊底病，據醫生說，是從胎裏帶來的，很不容易治好！伊底母親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婦人，面貌很是豐滿，時常到院裏來，每來一趟伊們娘兒倆必定嗚咽地哭了！那種情景誰說不傷心呵！……』

龍太太慢慢地說着，眼腔滿含着眼淚；可是我因爲自身底病痛，却無精打睬地聽過了，伊底話反注意到那後面房裏底兩個小孩。

原來這房底後面還有一間特別一點的房間，是專門療治肺癆病用的；同我住的這邊只隔一層玻璃，裏面有兩個小孩在那里牀上作玩意：一個在床上翻筋斗；一個把紙撕成碎片，朝那一個身上吹去；他們很快樂，似乎不知道住的是醫院。我問龍太太：『那兩個小孩，他們有什麼病？』太太說：『他們麼？有三姊妹在這裡呢！躺在那藤椅上的那個是姊姊，你不看見麼？十七歲了；那小一點的是弟弟，有了八歲；最小的是妹妹，才六歲；他們都是從胎裏帶來的肺病，聽說他們底祖父，父親，都是患肺病死的……』我看那藤椅上躺著的女子，已剪去了頭髮，黃的綿襖，袖子很短，也是女學生打扮，正在那里看書；清瘦的面龐，帶着黯淡的病容，那種憔悴的樣兒，印在我底腦子裏，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

龍太太同我談的話真多！伊簡直是我底報告的使者！可是伊底性情是怎樣的呢？我們要

知道，也就大半在伊底言語中可以看得出來了。

伊是一個長居在鄉村裏的人；伊底樸實，厚重，自不待言；而且伊底同情心也極其發達！尤其對於住在醫院裏的這些不幸的人！伊常對我說：

『凡進醫院的人，都是極可憐的人，都是命運有缺陷的人；好好端端的一個人，一有了病，穿，吃，什

麼都不如意！什麼都覺得討厭！看見別的人——那些無病的人——那動作活潑潑地，多麼可羨慕呵！……一個人，但願從生到老要活着，便要好好端端地活着，一點也沒有病，纔是大福分！……」

伊底感情是這樣，所以伊很知道人底一生有了什麼病痛須得進醫院，是一件最不幸的事；伊對於那本可以好好地過一生而竟至有了不可避免的終身的病痛的人，如那李小姐，如那三姊妹，尤其悲憫！有時伊絮滔滔地對我說着，眼淚潑潑地滴下了！可是伊底淚，單只爲別的不幸的人們流掉，至於伊自己底不幸，是一個破鼻子，把面部弄得坦平，說出一種帶着鼻音的話，伊自己反倒不計及了。伊不久便出了院，因爲伊底家裏極貧苦，不能負擔如許的醫藥費。伊出院底第二日，就來了一位洪小姐佔住了伊底床位。

……  
洪小姐身軀很矮小，伊說有了二十歲，但看去好似還只十六七歲的光景。原先，伊頭上梳着雙式垂髻，自進了院，因醫生要伊常常睡着不動，極不方便，伊於是把頭髮都剪了去。伊說話甚伶巧，而且多惹人笑，許多病人都喜歡親近伊；可是伊得的什麼病，人都不知道！伊也從未對人說過。雖然

醫生來看過兩次，但每次總是用布幕遮着；後來我問了一個看護婦井小姐，伊也不肯告訴我，只對着我一笑就走了。後來我又問着一位年紀比較老的女醫生，纔知道伊是得着一種陰癩病，下部腫了，必得開刀纔能診治。我聽着很是奇怪，希罕伊怎麼就得了一種那樣不幸的病咧？

有一次，我同伊談了許多話，談到這題上面了。

『洪——你底病怎樣起的呢？』我問伊了。

『我底病麼——但是……』伊口裏答應，兩頰漲紅了。

『怎麼？但是——究竟你底病有了多久了？』

『足足三年！』伊底態度十分地沉着了。

『三年了嗎！何不早診……』

『早診，原來很心願的，但是很難出口……』

『那末，到底你底病是怎樣起的呢？』

伊沉吟了一會，臉上現出一種苦笑，並不答話，只把眼睜睜地望着我。

「到底是怎樣起的？你底丈夫呢……」我又問了伊一聲。

「他麼，已死去兩年了。」

「嚇死了麼！你幾時結婚的呢？」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可是他——我底夫——比我大了六歲……」

「大了六歲！那末你底病恐怕不止三年嗎？」我笑着問了伊。

「呃，真的！」伊也帶着半面的笑容回答。「不過頂利害的時期只有三年罷了。自從十三

歲的時候起……後來便漸漸地癱腫起來，久而久之，便成了「血球突出」。唉，我真埋怨殺人！只

因以前很難出口，所以忍了又忍；但因為這樣，我底命運也就到了這不幸的現在；這還有什麼話可說

呢……而且自從我得了這病以後，我不知受了他多少虐待！他時常在外面宿娼，有時夜間我為他

守門到一二點鐘才睡；我因為自己得錯了病，簡直無法諫阻他，只好埋怨自己底不幸的命運罷了……

……」

伊說着，漸漸地把笑容放下來。變成冷峭的顏色，很是頹喪！「唉，這是誰斷送了伊呢！」

過了幾天，洪小姐開了一次刀，伊底病稍微好些；於是伊能在房間裏外走動了。伊那活潑的身兒，伶俐的嘴兒，照樣在各病人前照湊趣！於是伊同我談的話，越發多起來了，並且伊也能如龍太太那樣，同我談着醫院裏許多新故事。

有一次伊笑着對我說：

『樓下產科裏有一樁怪事。一個未嫁的女子，在這院裏生了一個小孩子……』

我問伊那是怎麼一回事？

伊說，『一個未嫁的女子，年紀大約有二十二三歲了。伊在家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有了孕！——這大概須問伊自己才知道——經伊底父親察覺了。自然，一個未嫁的女子有了孕是極不名譽的事，無論誰底父親須得發怒？但是伊底父親一聲也不響，只悄悄地把伊送到這醫院來；恰好進院不久便生了這個小孩呵。』

伊說完望着我笑，好似伊現在已經探得了一件極神祕的事了。我問伊那個小孩呢？

伊說：「那小孩當時就給傅小姐拿去了。」

「傅小姐！伊是什麼人？伊把那小孩拿去做甚？」

「伊呀，是這院裏的醫生，伊是外國人，是一個好做慈善事業的人；伊底家裏很有錢，伊把那小孩拿去，是要當做伊底兒子，親生的一樣去養大的，雖然是私生子。聽說前好幾年，伊收養了的一對私生的女小孩，現在已能夠讀書了……」

「呵，有這樣的一回事呵！」我很詫異地說。

「呃，有的！」伊接續着說。『而且還不止這樣！那邊樓上小兒科裏面不知有多少可憐的

人，有一大部分都是蓋小姐——伊是這院院長，也是外國人——收來施診的：有一個小孩，股部生了一個疽，癰腫着差不多比那小孩的頭還大；有一個，鼻子完全沒有，眼睛只一隻；一個頭上滿生着毒瘡，潰爛得膿血迸出，非常可怕；又有一個極可憐的，一個啞子，手又癢，腳又跛，你看可憐不可憐？又有一個遍身生的是一種什麼毒瘡；又有一個小孩只三四歲便生了痔病。聽說這都是蓋小姐施診的。伊專收養這一類的小孩到院來診治，完全不要一個錢；有幾個簡直是從乞丐隊裏收來的，你看外國



「人底心多麼好呵！」

伊同我談着似這一類的話真多！伊現在簡直成了我底龍太太第二，也做了我一個報告的使者了。

……

洪小姐和我相處漸漸有三四個禮拜了。我對於伊底爲人也觀察得更加明白點一了。我看伊底爲人不僅是在說話伶巧，身體活動；且伊還有一種沉着的本性含蓄在裏面；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伊底伶巧與活動是外貌；伊底不可測的心還爲人們，或者伊自己含着有無限的隱痛，是別人所不能看得出的。

有幾回，我於伊底無意的言語和容色中覺着了。

本來，進院診病的人，男的、女的、大大小小的實在是很多！而且這些人們——並我也在內——都是陷在最不幸的命運裏的，依龍太太底見識說是這樣。但是這些人們中也有幸而診治好了的；也有真個不幸不能挽救的；這在洪小姐看來都有極深的感觸在伊底不可測的心裏。



『又出去了一個了呵！』眼看着人家進來，又看着出去！『好不心慌呵！』這是伊看見診治好了的病人出院時這樣說的。伊那種抑鬱的態度好似被不可避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有一天，一個治愈痢疾的女人去了，伊遠遠地望着那人手中挾着一些在院用的零星什物下樓去。伊徑直喊了出來，『去了十一個哩！』我說『真的嗎？』伊笑着並且很確定的說，『哪里不是真的！難道我還記錯了！你看，我剛進院來的那一天，不是出去了一個傷寒發狂而治愈的王小姐？』第二天出去了一個女小孩，伊是因為好玩把腳壓斷了的，就是在你底右邊床位上那個；後來又出去了兩個女學生，一個是患胃病的，一個是患貧血病的；這已經有了四個了。後來又出去了兩個：一個腰部裏忽然生了一個球，以為是血毒，後經醫生驗得是懷了孕，就出去了；另一個腳上中了一粒砲彈，是在鄉裏被土匪打中了的，你們說伊在這院裏住了三個多月咧。後來又出去了三個：一個母親領着兩個小孩，他們三母子完全是蓋小姐施診的，沒要一個錢；到昨天又出去了患瘧疾的質小姐；你算算看，連着今天的那人一共是多少呵！』『十一個』一點都不會記錯！你說對不對呢？……』

我說，『真對，真出去了十一個了。你底記心真好！一點都沒有錯！』

「我想我真不會錯的……哈哈，他們到是一個一個的出去了！可是我們還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出這苦海。才得脫離這地獄！」伊說時雖然勉強笑着。但我很知道伊底心已被不可幸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

有一次伊哭了！一天的早晨，伊同我正在談笑着，忽然聽到樓底下有一種哭聲，起初聲音很細，後來竟至放聲大哭起來了。哭聲正在我們這邊窗戶底下，所以聽得很清楚。伊聽見了，伊傾心注意地聽着，好似有了很深的感觸！「唉，死呵，又碰在了誰底身上了……」伊的話還未說完，兩頰通紅，兩眼底淚便滾出來了。

「誰死了？值得哭麼？」我問伊。

「不！死了的人是誰？我並不曉得！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只要感觸着一件可以哭泣的事，我就從心底裏哭泣了；而且不一定要什麼人或同我有關係的人，只要遇着一個可以悲哀的人，我就從心底裏悲哀起來了……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伊說着，淚已流得滿面都是了。伊一面把手帕子揩拭眼淚，一面偷望着我，好像詫異我沒有伊那樣的同情心，却不知我底心已枯了，淚已乾

了，哪能夠爲伊表着許多同情，爲伊底安慰的使者呵！

還有一次，伊一個人站在挨近伊底牀位底窗戶面前探望了好一會兒。這是一天底下午，差不多將晚的時候，伊探望了好一回，才回轉來，坐在靠近我的牀的一張椅子上。伊底態度十分沉着，我看伊好似又感觸得很深了。

『你又想什麼了？』洪——『我問伊。』

『有什麼可想的呢！』伊說着，眼睛頻頻地望着我，更覺得幽鬱了。『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有什麼可想的呢！』你看——這樣將晚的天氣，幾朵白雲被一抹的斜陽反射成了黃金的顏色，河中底水又被雲彩映照得通紅；幾隻小鳥唧唧吒吒地叢在樹頂枝頭，飛上飛下，表示尋巢覓宿的樣子，多少的愛慕；那將墜的夕陽掛在西山頂上，也覺着依依眷戀的樣兒，在那里挨過他底生命……唉，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陷在這不幸的命途裏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景緻——還有什麼可想的呢！』

這樣，我就完全知道伊的爲人了。

伊的丈夫已死去了兩年，伊現在是一個青年寡婦，伊的景况實在不幸已極！但是伊底不幸還

不止此。伊現在並且是一個無父母兼無兄弟的孤零的人，伊只有一個姊姊。自從伊底丈夫和伊底父母死後，伊就以伊底姊姊家當做伊自己底家。這樣，伊底景况，實在是不幸已極，况又加上那種不可告人的病痛！

往後，又過了許久，我底病稍愈，也出了院。但是伊底病還有幾分，醫生還是要伊在院裏多靜養幾個禮拜；這也怕是伊底命運還不許伊自由地活着罷！我出院的那日，伊只眼睜睜望着我，全沒有說半句話兒，大概伊底心已感動到十分了。

### 三 禮拜日的歌聲

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禮拜的人，而且是從來沒有進過教堂的人；但是我在醫院裏做的禮拜差不多有十次。

起初兩回，我很沒有注意到那事，因為我自身正痛苦着，而且我心裏所想到的事又很多！只見每回是一個英國婦人——後來井小姐告訴我說那婦人是梅小姐——領着兩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國男子，抬着一張小風琴，放在我們房間門首；梅小姐按琴，那兩人唱和着；唱完，一人演說了一會，又唱

了一陣，就去了。所以起初那幾回，我並沒有注意過，雖然有井小姐、廖小姐、劉小姐——都是看護婦，——伊們來送福音書，但是我從沒有接受過伊們的；只說我不認識字，懶得看；伊們也從沒有相強過。後來，我漸漸地注意到了。我每次聽見那梅小姐底琴聲，那兩人底歌聲，和演說，我雖懂得不十分清楚，我心裏究竟有一點感動，彷彿我底心幕忽然被什麼東西關住，忽然又被開放似的；我很知道這是上帝已來打我底病痛的心底門了。加以那小姐們送書的慇懃，所以就不由我不注意到那事了。

有一天，恰好是禮拜日子。

這天天氣到很和暖，因為早起東方日光從我們底窗戶射入，我們滿屋子裏充滿着太陽底光線，得病的人，老住在房裏，許久見不着太陽；一旦得着這樣和暖的光，多少可愛呵！

這天是禮拜日，照例，醫生們，小姐們，除了派定值日的，大家都要到街上去玩玩，或出去做他們自己預定要做的事去了；所以這時這房裏覺得非常沉靜！只那兩個小孩，手足不健全的，肩脅間夾着粗大的木杖兒，在屋子裏跑來跑去。那木杖擲在地上的聲音，和腳底聲音相應，和打破了這房裏底

寂寞。在我左旁的洪小姐睡着並沒作聲，大概是被病魔拉伊到睡鄉去了；右邊的李小姐斜靠在床上，眼朝着天花板，去呀呀地不知在那兒想什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是斜斜地坐在床上，眼睛却望着伊自己懷裏，現出一種很煩悶的樣子……停了一會，值日的劉小姐拿着時計，測溫表和記錄簿來了。我看着伊從從容容地把各人底口溫脈搏探測好，又問了一聲「你覺得好麼？你需要什麼不？」劉小姐值日或值班的時候，時常有這樣慇懃的；不似廖小姐那樣驕傲，看不起病人；更不像那什麼銀小姐，伊仗着伊的哥哥在這院裏做醫生的勢子，對於病人簡直沒一隻眼角兒瞧得起；有時病人需要什麼，伊通常裝做不聞不問，只高聳着兩隻肩膀，雙手插在衣袋裏，口吹着叫兒，在衆人中間旋轉，或舞跳。

時間過去得非常快！等到午後五點鐘的時候，仍是梅小姐如平日做禮拜一樣，領着兩個人，擡了一架風琴安置在我們底前面。這時小姐們也都從街上回來了。伊們正在這房子裏談論各人在街上所見聞的新故事，說的說，笑的笑，鬧個不休；但一見了梅小姐就都鴉鵲無聲一樣地站着了。依舊是梅小姐按風琴，那兩人——也許另換了兩人，但我認不明白——歌唱着；小姐們送書。井小

姐，是一個最伶俐乖巧的人，每次伊送書到我底前面，必定說兩句最乖巧動人的話；這回伊拿着幾本書從我底左邊走來，順手遞給了洪小姐一本，便丟了一本在我底床鋪上，「你這回應該看一看了！別老裝着不識字來哄我！你看大家都有一本呢！」伊說完笑着就跑了。一時屋子裏被琴聲歌聲充溢着。我雖然被包圍在這樣的空氣裏，有一點感動，究竟我對於宗教底緣分很淺，伊給我一本書罷，我還是懶得去看彼！可是乖巧的井小姐又來了。「你是懶得不看呢，還是真地不識字呢？不識字嗎，我來告訴你……」伊一面說着，一面把那書翻開，挨近我底右肩坐下。

「這是什麼書，「福音」嗎？」我問伊。

「不，這是舊約，約伯記呢！通常傳教，是用的新約，病院用的多是舊約；而且多用約伯記，因為要教人忍受苦痛的緣故。現在正唱到這里了。」伊答着我，並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指給我看。

我同伊隨着歌聲看下去：

「……上帝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底管教。因為他打破，又纏裹；他擊傷，用手醫治。」



你六次遭難，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災禍也無法害你。

在飢荒中，他必救你脫離死亡；在戰爭中，他必救你脫離刀劍的權力。

你必被隱藏，不受口舌之害；災殃臨到，你也不怕懼。

你遇見災害飢饉，就必嬉笑；地上的野獸，你也不懼怕。

因爲你必與田間的石頭立約，田裏的野獸，也必與你和好。

你必知道你帳棚平安！要查看你底羊圈，一無所失。

也必知道你底後裔將來發達，你底子孫像地上的青草。

你必壽高年邁纔歸墳墓，好像禾苗到時收藏……』

他們唱完了，梅小姐底琴聲也停住了。現在是一個人在那里演說，他底話，我不十分懂得！大

概說是：從前有一個人，生在烏斯地方，他底名字叫做約伯，他底爲人是如何正直，如何遠離惡事，如何敬畏上帝！但是因爲上帝要試驗他底心到底誠實不誠實，所以特叫一個人名叫撒但的，故意去加害於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毀掉，並傷及他底骨頭，和他底肉；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似這樣，他可算



苦極了！但是他仍然持守他底純正，並不因此捨棄上帝；並且對他底妻子說，「難道我們從上帝手裏得福，不也受禍麼？」他那種信服上帝底心，實在是獨一無二了！剛才我們所唱的歌，就是他底一個朋友名叫以利法的，安慰他的話……諸位現在的景況，不是處在極苦痛的地位和從前約伯一樣嗎？但是這並不要緊！因為這是諸位一種有福的表徵；因為這是上帝要試驗諸位底心到底真心做善沒有？所以諸位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忘記了正義；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起了恐懼心；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埋怨上帝不公；諸位要曉得受苦痛是暫時的，現在雖然被上帝擊傷，將來必定仍要被上帝醫治好的；縱然遭遇災難到六次七次，只要仍然持守諸位底正義，不捨棄上帝，諸位仍能得到福分的；極能夠忍受苦的人，就是極有福的人，上帝賜給他的福分也極其多！諸位，請看約伯……

他說完，梅小姐又按着琴，大家又唱了一遍，他們才把各人所領的書收回，仍擡着風琴下樓去了。這時不知為什麼，房子裏忽然沉寂了好一會！我看各人底面色，雖然也有帶着笑容，也有現出愁苦的顏色的，但大家底眼睛並沒有轉動，連眼簾也沒有啓開，只朝下注視，似乎在那里深思一件最

難解決的問題的一樣。

『你覺得怎麼了？』我開口問了洪小姐一聲，以為伊是一個最愛說話的人，當告訴我，伊此刻所想的是什麼了。

但是伊還是沉悶着，未曾開口，那被截去了腳的李小姐到突然說了出來：『覺得怎麼了！受這樣的活罪，真正從腳掌到頭頂滿長着毒瘡，還說是上帝試驗我們底……』

『可不是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接着說了一句，但又默着了。

我望了洪，伊還是沉悶着。我說『洪……怎麼不開口了？你最喜歡批評人家的，怎麼現在反不似李……羅……反到不開口了！難道上帝……？』

伊被我逼迫着，實在忍不住了！

『你們說上帝怎麼了？就怎麼了！我有什麼話說！就是說了，又有什麼益處！——而且——是了！難道你們從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受禍麼？難道上帝把活罪給你們受着，你們將來死了免得入

地獄，這還不是上帝賜給你們的福麼？……」伊說着，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了。

「你真是會說話的！洪——！」羅太太繼續說。『似你這樣迴護上帝，爲上帝做辯護士；我要真虔心禱告上帝，多賜給你一些福分！使你多受幾年活罪而死……』

羅太太是不甚歡喜說話的，此刻到說了幾句很引人笑的話；又引得大家笑了一陣。笑得洪小姐滿面通紅地說道：『討得你們詛咒的哟！』

這樣一個禮拜日，大家笑笑說說，就過去了。

以後我在院中，似這樣地做着禮拜，差不多上十來回。

## 前途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敢問何故——莊

子天運

一

『車要開了嗎？』

這是從坐在車上的許多人中間所發出來的一個疑問。發這疑問的是誰？我一時在忙亂裏倒沒有注意到，然而我想這也用不着注意！只要在此刻的衆人中有了這個疑問，只要這個疑問爲在此刻的衆人中所必需。

這時車上的人已經坐滿，而且擁擠得不堪了！

這時車上的人們，大家目灼灼地，相互地望着，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可是車機並沒有發動的消

息，而要上車的人，還正在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在大衆中間東瞧西覓；他們大概也是要找得一個相當的位置去安置他們自己在這長途的旅行車上。

二

『這可怎樣了呢！』

我很爲這個狹小的火車底前途恐慌着！因爲車上的位置究竟是有限得很。在這個車機底命令未發動以前，要上車的人們，究竟在我底『這可怎麼了』底一個恐慌中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了！哪里坐得下地呢？這真是此後前途所不能免的恐懼呵！

不過，此刻他們既然都買得了車票，命運已經限定了他們，叫他們不要往後，只向前進，只向生命的前途奔放去！『這可怎麼了』畢竟是多餘的恐慌。實際說起來，我們已經坐在車上的人們，斷不能因爲先到的緣故，把後來的人們底位置佔着，一點也不讓步。所以我這時便想到『怎樣安插後來的人們？』這一個問題了！——這是我們人類應該想着的，並不是過慮。

三

因爲如此的緣故，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來了嗎？』

『來了呵！』

『來了！我說了不要來的！你一定要主張來！來來，你看哪里有我們底座位！』

『那末，我們再回頭去好麼？』

『再回頭去！誰允許我們退回這車票呢？』

『這可怎麼了呵……』

兩個少年婦人擠住在車門口這樣地埋怨着。伊們面頰間慌張得紅漲了，如珠的汗點佈滿了額部。

這時在挨近我底車窗外，也有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後面還跟着一婦人。他一手提着提包，一手捏着車票，眈眈望着車窗內面，表現出十分驚訝的樣子。

『這樣地擁擠，還是去好呢，不去好呢？』他回頭對那婦人說了。伊並未答話，只目瞪口呆地望

着他手中底車票。他很知道伊底意思，於是又對伊說道。

『車票嗎，這並不算一回事！只要我們自己打定了主意，去好呢，還是不去好呢？車票並不能限制我們底意志！就是命運斷定了我們也可以反對的。似這樣地徘徊總是不好！』

『但是，不曉得那輛車上的情形怎樣？我們去看看罷！如果……』伊說着便同了他朝向那輛車而去了。

四

這時車中的談論漸漸地喧嚷起來。除了稍微接近我一點的人，人間能聽得出幾句明白的話，以外就聽不清楚了。只見他們也有笑着的，也有愁眉奪目的；也有高聲歌唱手之舞之的，也有手拿着書本，很自然地看下去沉默無語的；他們大概都是在這裡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到來罷！

『車快開了嗎？』

這時這個疑問又觸到我底耳裏了。這聲音是從我底左旁來的；我看是一個修飾得很整齊的少年。

『車快開了。等着罷！時候到了總是要開的！』同時一個女人這樣地回答了。

『等着！真難受呵！』

『無論如何難受，也只得等着？除了等着也沒有第二法：我們要曉得一到了目的地便快活的了。無論如何難受只得等着，忍耐地等着！』

伊說時從提包裏取出一冊西洋風景畫片，翻開第一頁給那少年看。我仔細看伊年紀還很輕的樣子，態度也還活潑。

## 五

現在鈴聲響了。從搭客裏面不覺得發出一種『呵，車要開了！』的喜悅的聲音來。鈴聲過後，火車底汽笛也嗚嗚地叫了一下。我探頭出車窗外面去看，見站中司務已把綠色的旗子展開，在空中飄揚，表示前途很平安的樣子。

現在車終於開了。

『好，開了呵！』這時這個聲音又從大眾口中喊了出來。真地，車終於開了。



車開了，大家想像前途，都覺得意外安適，異樣地愉快！雖然這中間不無愁悶或苦痛的人，但一時總不容易看出。只見那兩位少年男女，一面翻着畫冊，賞玩裏面所有的山水人物；一面却很濃密地談着。在我們對面的一對小學生，大約也是去長途旅行的，在那里合唱着音樂，唱完又是一片鼓掌聲。而在我們底右旁忽然起了一種罵詈，一時大眾都注目於罵詈聲底所在，車中頓成了沉寂的世界。我們傾耳去聽時只能聽見一種煞尾了。

『哼，誰都是買得車票纔上車來的！』

罵詈的聲浪靜止了。接連又是小孩啼哭着。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的大地也轉動得如飛奔也似的，層出不窮：

## 六

那少年男女底畫冊差不多翻了一半。

這時，車中已有人預備要下車去了。

『快到了嗎？』那少年男子把頭朝着窗外問道。

『快到了！』那女子也朝向窗外望着回答說。『還早呢！用不着這麼着急！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

『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但是設若一旦火車出了軌道，或者遇着別的危險，那可怎麼了！豈不是不但要到的地方不能到，而且有性命的危險麼？』

『我想，這樣安穩的火車，危險總不會有的。然而——縱使有了危險，但此刻我們已經到了車上了，斷不能中途跳下車去，如果沒有達到我們要到的地方。所以前途縱或有了免不掉的危險，我們也只好從那免不掉的危險裏面走將去，或者我們簡直當作坦平的大道一樣地走去也無不可；因為現在即使不走也再沒有第一條路。』

那女子這樣地說着，又把畫冊一頁一頁地翻開給那男的看；並指示那畫裏面，哪里是怎樣一回事，哪里是如何如何地好！

## 七

火車正風馳電掣地走着。坐在車內的大眾底態度，也有仍舊如從前那情形一樣的，也有稍微改變的，也有因精神不足而沉沉睡去的，也有整頓行李預備要下車去而頓成一種喜悅的顏色的，也有引長着呻吟的聲音好似正在憂慮着前途底艱苦的。

現在那少年男女底畫冊差不多看完了。

『到了！』

從他們倆底口中便爽爽直直地說出了這兩個字來，這兩個字包含的意義怎樣，大概是旁的人所不知道的。

於是車停了。於是他們倆下車去了，他們大約是已經平平安安地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了。他們倆下車去了。同時下車的還有別的幾個大的男女和小孩。但同時又有幾個人搭上車來。

他們倆下車去了，車還是依舊開機前進。這時車上因為去了同車來的幾個伴侶，雖然不相識，究竟在大家底心裏總覺得失掉了同伴了；所以一時車中頓呈了一種沉寂而鬱悶的空氣。而剛纔

上車來的那幾位，反到因爲不相識的緣故，覺得面面相覷，難爲接觸了。

現在我們底車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

## 八

在這長途的旅行中，我們底生命統統寄託在這狹小的火車上；窗外景象飛湧地顯現出來，只在一秒鐘內的幾分之幾便成了過去。但是車上的人們對於這過去的一切作一種什麼樣的觀感，我實在無從知道！也許有留戀的罷？

『好了！只要到了車上就不怕了！一會兒工夫便可到，一到了就好了！』這是一個剛纔上車來的，擠在我們底旁近坐着的人，對他底同伴這樣說。

這樣，我們很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過去一切的觀念。所以在我們底同伴中也有人主張以爲在車上的人們底希望只在他們各人所想像的前途的；雖然各人底前途很是無限，雖然各人底前途底苦痛與愉快危險與平安還在「不可知」的一筆帳上，但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總不見得有半點的留戀。這也許是實在的話罷！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面的大陸如飛也似的轉動。車上的人或沉默地坐着，或高聲笑談着，或唱着不成調的樂歌：大都是在那里等候着各人所想像的前途到來！

四，一九二二，滬杭車上

## 黃昏

太陽一步一步地下去，斜射着東方海面上的雲霧已成了黃金色的霞彩。嚴老頭推了一日的小車推得倦了，現在只想再找一趟回頭生意，他就可以回家交給他妻子今日底賬了。他把車子放在離火車站很近的鐵路旁邊，等候他今天最末趟的生意。

他今天底生意很是不錯；他底腰包裏很是豐富；因為來回生意已經做了四次，從火車旁邊到城內通例每次是小洋一角，所以除了他午時吃了四個大饅頭，喝了四十文錢的燒酒，他底腰包裏足足還有七隻小角子。若再加上一趟回頭車，他豈不是可以撈得八隻雪白的小銀角到家嗎？那時他高高興興地交給他底妻，並告訴她，他今天已經完了他底工作了；他馬上就可以得到她底極溫和的安慰和豐富的賞賜：二十文錢的燒酒，一碗油炒的地菜子和一撮的蠶豆。

太陽一步一步地溜下去；海上的霞彩已變成一股一股的烟霧緊緊地籠罩着！但是嚴老頭依舊站在那鐵路旁邊一步也沒有走動。大約是回頭生意還沒有找着嗎？

這時忽然間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感觸到他底腦子了。他底面頰間忽然表現出一種意外的喜悅的顏色。

『唔，你們又在那里幹起那個勾當來了！你們看那邊的警察不是……』

原來沿鐵路底那邊是一個停靈柩的古廟。廟底門口有一套擁壁，擁壁底下時常有些無賴子圍聚攏來在那里擲骰子。嚴老頭現在看見他們了，故對他們嚷着。這時這鐵路旁邊實在沒有一個警察底影子，他不過同他們開開玩笑，好借此去接近他們，達到他底目的。

『不要理會他罷！他是嚴老頭子，他是慣會發酒瘋的！不要他來吵鬧我們底場面！』  
那一羣人也對着嚴老頭這樣地嚷了。

他聽見了他們底話，立刻就在那喜悅的顏色放下來，變成憤怒的樣子。你們一班無恥的小東西，前次用詭計騙去我三隻角子，弄得我回家受了我底老婆一夜的氣，現在你們又要來弄什麼鬼了！好，我到不信你們有天大的魔術，到要同你們試試看。他這樣地想着，偷偷地把腰包摸了一下。他心想要去了，因為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着也還算有意思。但他馬上又想起他底妻今早晨所警告

他底話，他一時幾乎把那骰子旋轉得怎樣有趣的事忘着。

『你門這班小東西，你們看見我嚴老頭幾時喝過酒？幾時喝了酒便得發酒瘋？你們要給我趕快說出來！』

他對他們又這樣地嚷了。他說完，他們真正實行他們底宣言，一個人也不睬他；他只聽見那骰子在那盤子裏面旋轉時那種瑟瑟的聲音接連着傳到他底耳鼓裏，他實在忍不住。他心想：就令手氣不佳，輸了一角或二角，只好算是多喝了一回酒，或者是白白地到城裏走了一趟，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卻忘記了他底老婆所警戒他的話，如果他再要在外面擲骰子輸了錢，等到回家時，她將不給他飯吃，將要使他挨一夜的餓。

現在他不知不覺地走近了他們。

『我到要來問清楚你們，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喝過酒？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發過瘋？喝酒，或者是我嚴老頭一件頂高興的事，但是酒瘋我是從沒有發過的。因為我每次喝的最多也不過四十文，我從沒有喝足的時候；你們無緣無故說出那些話來，你們到底爲什麼？』



他一面嚷着，一面走進了人叢中間，那時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狀況也可以看得見了。他於是從憤怒中開口笑了。但是他們還是一樣的不理會他，只是各人擲各人的。他站在那里漸漸地把腰彎下去，望着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樣式，時而成單，時而成雙，時而「么二三」，時而「四五六」，覺得格外有趣；又看見那雪白的銀角子在那小小的案板上滾來滾去，覺得特別可愛！他底心到了這時實在忍不住了。於是，他輕輕地從腰包裹掏出一隻小角子來，捏在手裏，開首去試試他底不可測料的命運，他底足底一隻早已插在人叢中間，他底老而又粗笨的身子伏在一個賣葶薺的小孩的肩上；不期把小孩底籃子裏的葶薺擠落兩串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小孩子急得哭嚷起來！嚴老頭也慌了。急忙一手把落在地上的葶薺拾了上來，連吐帶噴地吹出那葶薺上面所沾染的地塵；一手把那一角小洋搭在別人底注裏，對那小孩細細地說道：

「小哥兒，對不起你！我已經給你拾起了，我已經給你吹潔淨了，不要嚷了罷！等我贏得了，我便加倍地賠償你，好哥兒，不要嚷了罷！」

他底話還沒說完，他那個小角子已經到了別人手中去了。這在他自己看來，一角錢，算不了什

麼！原來他是頭一回試試手氣的；等到第二回一擲中了，馬上就可以討回本錢的。這樣，他復行在腰包裏再掏出一角放在別的一面。他原來是賭單的，不料骰子擲在盤中，卻變成了三個整整齊齊的紅四點；他眼看着那個銀角子又被他對面的那人毫不客氣地收拾了去！那人隨手放進在他自己底腰包裏去，對於他不但一點沒有表示感謝的意思，而且望都不望他一眼。嚴老頭清清楚楚瞧着，心裏未免有點難過；但是他馬上就想轉來了。因為這也並算不了什麼？只要手氣一轉，便是大洋一塊一塊的也要進到我嚴老頭底腰包裏來。於是他接連又放下兩角，但是手氣終於沒有轉來，角子已不翼而飛到別人腰包裏去了。

這時他未免有點着急了。

「喂，這輛小車是誰的？進城去麼？」一個客人在那車子旁邊叫道。

「呃，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我很心願進城去。」

他遙遙地答應了。但是他還站在那里並沒有走動；他一面尚在那里從他底袋裏掏出最後的兩角錢來丟在案板上。他心想索性兩角罷！要是中了，連本帶利就可以得到四隻角子，那末這回

只好算是被他們騙去了我兩隻角子，到還不算什麼！但是一轉眼那兩角又被人毫不客氣收拾去了。這時他已知道他在這一頃間所試出來的不可測料的命運，是大失所望，便停止他底試驗了！因為他腰包中底小洋已去了七分之六，若再輸去，就不能回家見他妻子底面了！

『嘻嘻，做生意去！』

他冷笑一聲離開了衆人，趕忙走到他車子前面，那客人已走去幾十步遠了。他回頭望望這時再沒有旁的進城去的，只得推起車子，急忙向前趕將去追得那客人。

『我已走得這麼遠了，你應該比平常的例價減去半角。』那客人對他說。

『得了嗎！先生！憑你老人家給錢罷！晚了的生意，難道你老人家還虧了我們苦力的！』

嚴老頭也這樣嚷着說。

那客人把身子一跳便坐在車子上：

『那末，走罷！』

這時，這限在不可測料的命運裏的可憐的嚴老頭，已把他底最初的希望，輕輕放過一邊，只靜悄

悄悄地推着車子，俯着頭，一直向着那夜色朦朦的城市中走去！

一九二二，五月，九日，吳淞

黃

昏

九五

## 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辭

一

「諸位同志們，今晚這個會聚底意義，無須說明，也許大家都知道。自從世界上有了我們，有的十幾年，有的二十年了；究竟我們對於世界有什麼好處？世界上有了我們之後與未有我們之前，究竟有什麼不同？但自從我們有了這個團體，時間還不到一年，然而我們已經得了彼底益處不少！彼且將為我們生命底寄託者；彼且將為我們人類前途的光明；我們將怎樣地哺育彼，保護彼呢？諸位同志們，把苦當作樂一樣的味道吃慣了的我們，看見了這光輝活潑的我們底化身，我們抑將怎樣地快樂過了今天餘剩下來的一點時光呢？」

這是一個極簡的開會辭。怎樣一回事？且為讀者諸君詳細地敘述一下。原來暑假快到了。

離放假差不多還有一個星期光景。校中重要的功課如英算國文等大致已考試過了；此刻剝

下來的不過音樂圖畫體操三數科隨意的功課，用不着多大的預備，也不必要求教員指示範圍。這時學生所應做的功課，除了購買一點零星食物預備奉敬他們各人底父母，添置幾件新鮮衣服以便回家做客時服用外，就是在學校中舉行的話別會。

話別會有種種：有用歡送本屆畢業生名義的；有用同鄉懇親會名義的；有用同班懇親名義的；有用特別團體名義的。開會的資料有用茶點的，有聚餐的；開會的秩序大都是主席致詞，其餘演說或談論時事或表述有趣味的故事風俗人物及各人自己底歷史等，說完散會！這樣的會在這一個時期裏，至少有十幾起。

禮拜六的晚上，有一個團體在學校中一個客廳舉行話別會。這個團體底會員並不多，一共不過十餘人，但他們中間很有幾個具有特性的。

他們開會的時候，佈告上定的是晚上六時三十分；可是時間過去得非常地快，到了七點鐘的時候，會場上還只有一個主席徐凱，兩個購買茶點的幹事，和一個會員劉大庸。

這位主席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一個很激烈的人。他底主張，寧可把地球毀滅盡淨，但不肯把

他底主義放棄一絲一毫。他底性情好活動，故也喜歡工作；他在小學的時代，他同幾個同志組織了一個團體，依了他底主張，便把每人每日至少須工作一小時的條文規定在會章裏。在一個團體有這樣的規定，原是極好！可是行不久，這種條文就等於虛立。比方起初做工的是各人按照規則行事，是全體團員總數，過了幾天，便只三分之二，再過幾日又只半數，再過幾日只剩二三人，再幾天以後就只剩下一人了。這人是誰？就是我們這位地球可毀滅而自己底主張不可犧牲的徐凱。

徐凱這一次的結果，弄得只一個人單獨工作，一直到他畢業出校。在那時期，有幾個團員在工作場所對他說：『老徐，你何不歇息一下，每日少做一點也可以。我看我們底章程須得改訂一下。每人每日工作一小時實在大累，而且功課也來不及！』那時另有一人在旁附和着，插嘴道：『可不<sup>是麼？</sup>章程沒有不能修改的；死板板地守着沒有多大的好處！我們不可為章程所範圍！』他們那種擺脫而且不負責任的議論，粗聽起來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徐凱一點也不為他們所搖動。他從從容容地把工具放下，望着他們說道：

『工作一小時太多？現在就是十分鐘罷，你也必得要去<sup>做做</sup>；並不是單說了就算完事！章程



並不妨害你們！功課來不及，少做些無益的玩藝兒就夠了！』

有一次，另有一個學會討論章程的時候，規定入會的每人須納會金一元。他極力反對這種不自然的規定。他以為如果人類底結合要靠着這一元錢，那末人類底危險將不知要到什麼地步了。但這次討論底結果，卒以他底主張是少數不能得勢，而這個規定遂以大多數底起立通過了。這一個規定通過以後，我們這位地球可毀滅而自己底主張不可犧牲的先生因此出了會。他那種尊重自己底主張底精神，時常是這樣。這次話別會，因為他是主席，所以他到得早些。他現在正同着兩個幹事在這裡布置會場，陳列茶點。

這兩個幹事，一是伍家俊，一是龐人俊，他們倆同是二年級生，思想行為都差不多，而且兩人底感情也異常親密，平常做事，去街市買什麼，到野外散步，兩人都在一塊的；所以人家就給了他們一個渾名叫做『二俊人』。惟伍底態度較沉靜，不喜多說話；他從沒有演過一次長篇的演說，也沒有詳細對人家陳述一件重要的事情。有時同人家談話的時候，三言兩語就算完事。人家有多發議論滔滔不絕的，他輒掉頭不顧而去；只連聲說『是，是，我都知道……不過如此』。龐則好發議論，喜歡批



評人家長短；這是他倆底不同處。

說到劉大庸呢，他同徐凱同鄉又同自習室，他們倆底交誼也算最好，這個團體底發起，實在是他倆底力量居多。劉是一個面目黧黑，身體粗大，而態度却沉靜的少年。他底說話簡括差不多同伍家俊一樣；至於做事方面，思想方面，比伍還要更負責，更周遠。

『個人底生存，要是不建築在社會底生存的基礎上面，是極危險的事。有許多人極力危害社會以圖自己底生存，其結果把社會崩坍了，而自己却又不能幸免。現在我們青年應該從社會底生存裏圖個人底生存。我們以後宜注意的是一「怎樣盡力於社會」這唯一的問題。』

這是他平常對他底朋友所說的話。他因為同徐凱同鄉同室的緣故，談論比較多。現在這種話頭簡直成了他們團體裏面一個重要的主張。

他在這個團體裏當然是一個極負責任的人，所以他老早就到了會。現在他們三四個人正在會場布置一切，幾乎忙不過來，好在又接連來了四五個幫手。

這幾個人，一個是本屆畢業生會費，兩個二年級的，——體弱多病的鐵冷，兼入了孔教會的遂予——兩個一年級的——拘謹的賀春甫，縱逸的周天放——這幾個人中間我們先介紹一年級的兩位給讀者。

春甫雖然是一年級的學生，但是他底年紀却有了十九歲。他完全是一個鄉下人模樣；見了人動輒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與人談話，開口稱人就是「仁兄」「諸位先生」「自稱就是「小弟」或「晚生」。他會在家裏充過兩年私塾裏教師，所以他對於禮節有這麼講究。他底祖父和父親又都是前清時候的秀才，在他們本鄉很有名望。現在他底祖父雖死，但他父親還健在；姑無論鄉中偶有爭訟的事要賴，底父親從中排解；即是鄉中所有婚喪祭祀用的聯對啓帖，墓誌祭文，沒有一件不仰仗於他父親的。他在鄉裏教私塾的時候，他自然是能繼承他祖父以來的名望，鄉下人都稱贊他『家學淵源』。

現在他來這里讀書，是奉他父親底命而來的，他父親在前幾年本來不甚恭維學校的。他雖然知道現在民國時代要想復科舉是不可能；但他對於科舉不能說是不有幾分眷戀。因為他是受到

了科舉底恩典的人，所以他仍然屬望他底兒子也得到這樣的恩典。等到現在已覺得形式有點不佳了。眼見鄉下私塾已經在取銷之例，以後的人要想在社會佔面子非由學校出身，簡直不行；他不能不改變他底希望了。他打算要他底兒就漢學底根柢，再加上一點西學工夫，將來畢業回家，也可以將就使用，於是他決定要他兒子辭了私塾出外來讀書。

他——春甫——出外來考學校的時候，他底父親對他訓戒道：

『兒呵，我們底家世你是知道的。自你曾祖祖父以來，沒有一人是白丁。現在輪流到了你底身上了呀，這種家風繼承的責任，以後你必定要負擔着的，你必要實實在在地負擔着……從前，我同你底曾祖父祖父出身都是靠着科舉；現在時代變了，國家底制度也改更了，取士的方法，非由學校出身不行，這是國家底制度不可不尊從的呀！在袁世凱時代，從學校出身的本有秀士俊士國士碩士等規定，這實是前清舉貢生員進士翰林底遺制，是極好的！這個制度雖然不能復行於現在，但現在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畢業所得的文憑底效用，仍是同從前以舉貢生員出身的差不多！你須得深體這個意思努力前進呀！』

這一段話，他書在他底日記簿上面，字跡異常工整；他現在還時常拿來說給他底知心朋友聽。因爲如此的緣故，所以他現在雖然進了學校有一年，他原先那種態度仍舊保持着；絕不似天放那樣，初進校時是很拘謹的，不久便大大地改變了態度。

原來天放也是從鄉下一個小學校來的。他原名克誠。他底家世與春甫極相反。他是一個小康的農家，從他祖父以來都是耕田爲業。農家底人非常拘謹，自不待言。他家除了他自己，不但沒有讀過書認識字的人，並且自他祖父以來，沒有一人出外營謀，離他家鄉百里以外的。去年下學期，他自鄉下小學畢業後，便靠着那自他祖父以來的血汗餘蓄，遠離鄉井數百餘里，這在他底家裏實在是創舉呀！

他底年紀有了十七歲。短小的身體，黃瘦的面皮，資質雖甚魯鈍，但能忍耐勤苦，功課成績，不但下於人，並且要超過那自挾其聰明，任意棄置功課，因而成績拙劣的人。他並能於課外到學校圖書室裏去閱覽各種新的出版物。他底根柢究竟是有沒有被舊思想浸透的，所以改變非常地快，原先是拘謹的，現在改變得很放縱了。因思想改變的結果，並改定了現在的名字——天放。

這種改變誰都知道是青年時代一種衝動。但是他天放底思想是有來源的，不僅是教員底啓導和書本底暗示。

前面已經說過，他家是以耕田爲業的。他自幼七八歲時即跟從他家人等在田裏耕耨，或在墾裏挖土鋤草，他對於農人工作的情形知道很詳細，而且十分覺着農人底苦痛。

有一天，正是炎夏時節，太陽如火一般的熱氣射在地面，把地上的土石都焦灼了，水都沸騰了。他跟着他家人到野外去工作。他頭上戴着很小的圓笠，身上穿了一件破舊的背心，兩隻小手自肩膊以下露在太陽光中晒得又紅又滑。身上的汗差不多如雨一樣地流着，又是饑火燒着的腸腹；他有點打熬不過了。他擡起頭來看了一看他底父親和其餘的人，情形差不多也是一樣的難過；不過嘴裏終於不敢說出來。當時他看見遠遠的路上有一乘轎子，他便想到轎內所坐的人何等地舒展，他不由得看得呆了。迨至他父親呵叱了他一聲說他偷懶，不正經把工作做，他才依舊低下頭彎了腰去做着。那時他問了他父親『坐轎子的人也做工的麼？』惹起他父親罵他好問，多管閒事。自是以來，他對於這中間，未免有了深的感覺。去年進了這個學校，得了圖書館底幫助，使他從前所

所得的感覺更加明瞭強固，於是他底思想就不能不改變得這樣的快了。

有人看見他身體弱瘦，而又艱苦如是，很爲他底生命底前途憂慮着。他說『這並不要緊！我是一個飽嘗了農民苦况的。』

### 三

七點二十分鐘的時候，會場差不多布置妥帖了。兩個西式長桌接連着擺在客廳中間；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單，每隻桌上各有一個花瓶插滿着又紅又白又青綠的雜色花草，又各有四碟點心，兩盤水菓，整整齊齊地擺列着。到會的人，先後入了座，大家底眼睛直注視着桌上食物，都顯出一種歡樂的樣子在電光底下。

現在主席宣告開會了。前面那個極簡單地開會辭，就是主席徐凱所說的。

主席已經很簡單地致了開會辭以後，暫時會場中沉靜了一下；只有吃食茶點的響聲和斷續的嬉笑聲；在窗外楊柳樹上棲息着的青蟬，和草間伏着的小蟲好似都在那里靜靜地等候着他們發表各人底高論。

這時第一篇演說辭開始了。

演說的就是本屆畢業生曾寬。他底年紀大約有二十一二歲了，清秀的面貌，伴着矮小的身幹，好似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光景。他說話的聲音甚小，人家要仔細才聽得明白。以下就是他說的話。

＊

＊

＊

＊

諸位都知道我是一個畢業生。中學畢業生本來沒有什麼稀罕，不過在現在這樣社會裏面，不但社會對於我們沒有什麼辦法，就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也不好怎樣發落。我把這中間的情形同大家談談罷。

我是一個有錢的人。我在小時，因為我沒有兄弟，所以我底父親母親看得如同寶貝似的。那時驕縱的習氣早已養成了。讀書有什麼用處？只要有錢，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什麼人也奈何我不得。這種見解已經佔據了我底腦子了。那時的我，不但不喜歡讀書，並且厭惡讀書的人。所以，我到了九歲，還沒有進學校，還不能認識一個字。那時我父親看見我底辦法有點不對了。他於



是時常對我說：

『不讀書的人，都是下流社會的人，人家往往看不起。兒呵，你是個有錢的人家底兒子，長成這麼大了，不進學校，不讀書，人家將怎樣地賤視你呵！你看一班沒錢的人，借錢還要送兒子讀書，難道你父親是有幾個錢的人，反不送你讀書，讓你成爲一個下流社會的人嗎？』

我被他老人家這樣一說，我才曉得讀書的重要，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所以必要讀書的緣故是這樣！我便改變了我底讀書的觀念，開首過着讀書的生活了。但是究竟這個讀書，於我底性質很不相宜，終覺得有點勉強。那時我只進了一年國民學校，我便不去了。停了一年，我底父親才又把我送進了縣立高等小學。照我底程度本來進不了高等，但因爲我父親在我們縣裏也還有點勢力的緣故，也就不能不允許我進去了。我憑良心說，當時我在學校，雖然教員告示我怎樣怎樣用功的法子，怎樣怎樣得到分數才能畢業，我底心究竟哪里知道讀書的真價值是怎樣一回事！機械一樣地做着罷了。

現在的我，可算是勉強勉強在中學畢了業。讀書的必要底意義雖然比從前要明瞭些，但是切



身的困難也比從前更麻煩起來了。第一因為我近來對於讀書的觀念改變了。對於向來我所知道的讀書的必要底意義有點懷疑。老實說，就是對於我底父親所說的話起了一種反抗運動。我想我們人類究竟不讀書能不能生活？如說是不能，那末事實上不讀書而生活着的人委實要比讀書的人多。所以我想我們讀書如果是生活所必要的，那就不應該把多數的下流社會的人除外。如果單是號稱上流社會的人才有讀書的必要的，那就不如老實說一句這種裝飾品可以不必要。我們先把下流社會底生活底基礎弄穩固，再來裝飾自己底門面也不妨事。因此我對於讀書這一件事，人家視為必要的，我簡直十分地懷疑着。第二對於讀書既然起了懷疑。那末對於讀什麼書，當然是一個大問題了。似現在這樣思想簡單，辨別力薄弱的我們，有誰不為這讀什麼書這一個問題憂慮着呢？尤其是領得了中學畢業底文憑，掛上了中學畢業生底頭銜的人，頭腦未免暈眩起來了。在學校整齊四年，不能不說是讀了四年書；讀的是什麼書呢？英文代數國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講義一大堆，兩個箱子還裝不下，但是實際上我們自己把腦子裏所得到的清查一清查，可有多少？人家方且要說，你們文學的智識也有了門徑；理科的根柢也打了一點；常識也完備了；道德也

修養到了美善的地步了；甚至於身體也養成到一種強健堅固的精神……你們將來到社會上去眼見着就是一個美好健全的國民；這話多麼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領得了中學畢業文憑，掛上了中學畢業生頭銜的聽見這話，有誰底心裏不慚愧呢？而且馬上就要去升學了。爲文學家好呢？還是爲科學家好呢？研究哲學好呢？還是研究法律好呢？當工程師好呢？還是當醫生好呢？還是不升學簡直在社會上做一個有體有面的上等閒人？總之，既然是中學畢了業了；以前讀的什麼書？以後將讀什麼書？或竟至不讀書；都是我們領得中學畢業文憑，掛上了中學畢業生頭銜的切身的困難，不能不算是一樁極麻煩的事呵！

我從前看小說，記得一個故事。有一天晚上，一個主人捉得一個賊。當時那屋子裏底主人恨極了，想要把那賊處死。後來那主人問了那人爲什麼要做賊？那人告訴他說，賊嗎，是他自己所選得的一門職業；他本來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以為世上通常的職業，如做官，經商，做律師，帶兵……；那些都於他底性質不合。他不喜歡剝削人，故不願做官；他不喜歡欺騙人，故不願經商；他不喜歡詐僞人，故不願做律師；他不喜歡慘殺人，故不願帶兵；世上所有的職業，不是正當的職業；都是欺騙人們詐

偽人們剝削人們殘殺人們底利器，比較起來，做賊這一門職業算是最爽直最正當的；所以他就一心選定了這個做賊當作他終身底職業。他底話說完，於是那個主人不但不處死他，反到認他做好朋友了。這雖然說是一段故事，但是事實上實在有這樣一種現象。我們這一班中學畢業生，簡直就是陷在這個現象裏面犧牲者。有誰知道我們底苦痛呢？

✽

✽

✽

✽

會寬底話說完，大衆鼓掌，聲中摻雜着哄然笑聲。

#### 四

「我現在乘着這個機會把我底婚姻底歷史報告一下。」大衆鼓掌聲中，一個三年級生羅志先說了。

✽

✽

✽

✽

我底家是住在河南鞏縣城內，我底未婚妻，伊底家是住在離縣城七八十里地一個鄉村裏。伊是一個極可憐的未曾受過教育的女子。我同伊底關係，原是陷在了舊的習慣所型成的『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底模型當中呀。這種婚姻關係，在現在的青年，只要稍有幾分覺醒就會不承認的。我對這事早已打好主意，我底家裏並也知道我底意思是在於離婚，累次寫信勸阻我，並以如果我要離婚，便斷絕我底經濟，把這個問題來恐嚇我。我因為經濟的緣故，外面好似被家庭降服了，但是我底意志終竟沒有搖動一點。並且因為避免這個麻煩，有了兩年沒回家了。去年我們縣裏底土匪鬧得凶極：我縣四鄉人們，有的房屋被焚燒了，有的田產積蓄已失盡了；有的父母妻子被殺傷了；這樣一種兇惡的情形，不能不使我戀戀着那糜爛的故鄉。那時我底父母也頻頻敦促我回家。我就於那時決定回家去一趟。這就是去年暑假時候的事。

但是我這一次回家，我竟做了我不願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一件終身大事。

原來我回家時，我底未婚妻已在先兩月便住到我家來了。伊底父親已被土匪捉去殺死，伊底母親也悲傷死了，那時簡直成了一個孤單可憐的人，無家可依了。我底父母聞信，就把伊接到我家來居住，已經有了兩月，這也是人情之常。但是我底父母並未告我，恐怕我聽着這個消息便不回家去了。

我探得這個情形，我心裏對於伊未免有了幾分同情；而且因為同伊面談了兩次，我看見伊失羣之鳥似的那種悲傷的樣兒，愈加被伊感動了。我心想這個問題，有點使我爲難了。我待不承認這個呢，我底感情實有所不忍；我待承認嗎，我又同自己底主張相乖違了。

這兩種心戰的結果，終竟感情把我底主張打勝。

不過伊畢竟是一個鄉下女子，既沒有讀書，復不能認識字，仍只能在舊社會制度底下作玩物一樣的犧牲品呀。這麼知識枯涸急待灌溉的我，那能擎得起那種罪惡的壓迫呢！所以我形式上雖同伊結了婚，實際上我還是在那里爲伊打算求學及謀生的方法，以便將來離婚地步。但是我底老而且頑固的父母，哪里能夠夢想到我底打算呢！他們兩老還在那里做着「養兒待老積穀防饑」聚了一個媳婦，猶如僱着一個長工那樣現成的夢。哪能想到娶媳婦是爲兒子呢？尤其是我底母親，看見我結了婚，好像貓兒抓着一個老鼠，少不得就要把我祖母待伊老人家自己底手段，依模依樣地拿出來對待伊底媳婦了；更哪里能想到娶的媳婦是兒子終身愉快的伴侶呢？這麼一來，問題就又發生出來了。

我開首在家中教伊識字，買了一種簡單的課本教伊。伊原名叫紫，我以為太女性化了，我又幫伊改做子真。伊讀書很高興，天資並不鈍，且還聰穎，容易領悟，並且很能了解我這種意思，並不是為的我自己有了一個讀書識字的妻子，是拿來裝飾門面，誇示於人家的。但是我底母親對於這個，以為事情有點不妙。好似兒婦已真正成了兒子的媳婦呀！這樣下去，不怕兒子被媳婦醉迷了，不但娶了媳婦沒有得到益處，而且豈不是白白地又要丟失了一個兒子麼？這非「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不可的了。

「……就是好看，打扮得同妖精一樣，也不要時刻在房中守着罷！」

「……有了老婆，就終日噥噥唧唧守着不出房門，還不夠，哪里還能有閒工夫來瞧我們這兩付老骨皮呢？」

起初這種聲音，還只是遠遠地在廳堂上同我父親談論着，後來便漸漸地指着我和子真罵起來了。我看見是父母，一點也不敢冒犯，只很小心地百般為他們兩老解釋又解釋。哪里能說得通呢？還要罵我道：



『你眼中哪里認得我娘呢？』

你只心愛你那房中底妖精；你爲妖精纏繞得昏透了，昏透了骨子！

有一天我底母親不知爲什麼又罵起子真來了。我底父親也在廳堂前面跳前跳出高聲地罵

着。子真倒在牀上嗚咽着，我知道事情又發作了，便平心靜氣地去對我底父母說道：

『母親呵，無論怎樣，總是您老底媳婦，總是一家人，有什錯處，總可以訓誡……』

『總可以訓誡！哼，我可以訓誡得你底……你不要到這里來裝假面孔！你只不要幫着你那

妖精來罵你底娘和爹；你只不要幫着你那妖精來咒詛我們這兩付老骨皮；你只不要……唉，你還是

你們兩個和睦，還是你們兩個快樂，還是你們兩個交得長久……你，你……還哪里認得我娘呢？』

我底母親這樣說着，大聲哭起來了。那時除了我自己感受着苦痛外無別法。不得已忍隱着

無限的悲苦的情緒走到子真那兒去，心想同伊去細細地商量怎樣撫息父母的氣憤，怎樣地安慰父

母；但是伊已哭泣得不成聲了，又怎能同伊說話呢！

我勉強同伊說道：

「子真呵，千不是，萬不是，父母還是父母；你是應該知道的呀！……你是應該……」  
我重複地說了，伊仍舊哭泣着。

「我看你還是出去賠爹娘一個不是的好！——子真，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賠了禮就一天烏雲都散了！」

伊還是不做聲。停了一會，伊泣着說道：

「賠禮，做媳婦的不是人嗎？犯了什麼罪？就應該任意驅使，任意侮辱，任意打罵！做媳婦的不是人嗎？就是牛馬也……」

伊底話還未說完，又泣不成聲了。但是外面我底父母吵罵的聲音依舊未停息。陷在這樣一個狀況當中的我，真正左右做人難了。我只得又跑到廳裏想去安慰我底父母。我還未開口，但是我底母親，指着我又罵起來了。父親原是坐在椅上的，也突然跳起來高聲罵我，說我天天晚上在私房裏告訴老婆什麼「平等」「平權」現在連父母都不認識了，那還了得！又說虧你是在學校裏讀書的人！連「孝順父母」的道理都不懂！



這樣，我心裏慌亂得沒有主張了。我只得又走到子真那兒去，要求伊委曲一點。我便很誠懇地對伊說。

『子真，你聽聽看，外面的話，多難受！如果你愛我，你就應該爲我解除這個責任。我明知道這是無理的要求，但是父母在這個盛怒當中，做兒女的，不委曲一點，哪能夠暖得兩老底心，消得兩老底怒氣呢？』

子真把眼淚揩乾，熒熒地望着我說：

『……這樣，我成了什麼人呢？這樣做人，不很難麼？』

『是的，不錯，這樣做人真是很難！但是不這樣，你聽聽，外面的聲音……』我對伊說。

『外面的聲音，你是以爲很難聽！』伊憤憤地說；『但在我不也是一樣的難聽麼！』

到這地步，我底調停的法子簡直窮了。我仔細想，我自回家來，看見我父母同子真吵嘴的事，也有好幾次了。其中包含着有不得已的理由麼？誰也說不上來。似這樣本可以不必要的而竟至於當作唯一不得已的事情做了，這是何苦來呢？我想人與人底中間有如此深沉的隔膜，這不是一

件最苦痛的而且黑暗悲哀的事嗎？人生住在一個苦痛的黑暗的悲哀的鄉裏，能算做一個正當的人生麼？那時候我不但調解的方法窮，而且人生底興趣好似都要宣告破產了。

這次底結果如何，我想大家不難料到。在現在這樣無理性的人類與冷酷的社會當中，弱者是犧牲品，不待說，又況是女性，又況是父母對於兒媳，其結果只好把自己底意志，感情，性格，統統犧牲在那種無理性的而且冷酷的勢力底下了。

✽

✽

✽

✽

這是第二篇的演說辭。說完，大眾機械一樣地鼓着掌。

## 五

現在第三篇演說辭又開始了。

✽

✽

✽

✽

無理性而且冷酷的勢力，在家庭裏面，膨脹得非常厲害；不獨是包辦子女底婚姻，把媳婦當作奴隸驅使；在無形之中，還要驅使兒子為他們做一世的奴隸。現在社會上有誰不陷在這種境地的呢？

不過自己不肯爽爽蕩蕩說出來就是了。

把我底歷史同大家說一說。

我底婚姻，是父母包辦的，這不消說。經過的情形也大略相似；也是我本不願意而事到木已成舟時又不能不願意的一種結婚。這都是我們青年意志薄弱不能同家庭反抗到底的表徵。我底妻在家庭所受的虐待，簡直也同剛才羅君所說完全一樣。因此我也就走進了無理性的冷酷的勢力底下作犧牲品的，所謂兒子這一個深坑裏面。老實說，在現在這個制度當中做人家底兒子，實在是一樁不幸的事。所謂兒子，實在是一件圓顛方趾，五官齊全的異樣的貨品呀。我們鄉下人，通常罵無用的兒子——就是說不為祖宗爭光，不能賺錢養老子的兒子——叫做「不成器的東西」或說「不是好貨」、「東西」、「貨」俱是為人所用的物件，不得叫做「人」，更不得叫做能自獨立不倚賴於人又不為人所用人。在這樣的社會制度底下，有什麼理性可說呢，冷酷罷了。

我當十五歲時，便在高小畢了業。畢業後我本想馬上就升入中學的。只是我底父親想把我當作一件成器的好貨品的心太切了，所以就用全力阻止我底升學的計畫；就要我在一個私塾變形

的小學校充當教員。這在外面看來由高等小學畢業，便能取得一個有名有實的教員，於家庭，於政黨，都是很體面的事。但是無形之中，我已變成了一件圓顛方趾，五官齊全的異樣的貨品了——一件成器的，好的，而且可以兌現的（全場哄然的笑聲）

諸位同志們，這笑聲也許不是快樂的罷，也許含有無限的悲鳴在裏面罷！似限在我這一樣的境遇的人，也許不止我一人罷！（全場轉靜默，各人底顏色如死一般）

當時我想，這哪能算是兒子呢？哪能算是做兒子的應當盡的唯一的義務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敢說世界上凡是生兒子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凡是想生兒子的人，都是自己想享福的人。我們在幼小的時候，父母襁抱我們，乳育我們，何等地鄭重！稍大一點，我們底父母更加看得如珠寶一樣；無論什麼時候，想要吃什麼，就有什麼吃；想要穿什麼，就有什麼穿；想要怎樣遊戲，就怎樣遊戲；沒有一件不如我們意的。要是稍有病痛，為父母的，真不知要怎樣延醫生診治，怎樣看護周到，怎樣憂慮着。再大一點，更要拿出錢來，送我們進學校。人類似這樣卵翼弱者，扶持弱者，在生的路途上走着的人，有誰不安心向着這平安的道上走將去呢？哪能用得着什麼鬱悶，苦痛，悲哀，厭世……等等

的觀念呢？哪知道這完全是假的！哪知道這完全是爲父母的一種做作的恩惠，這種恩惠是一種買賣。哪知道他們底心完全是自利自私的心；他們哺育兒子，送兒子讀書，爲的是他們自己一生的幸福；爲的是他們自己裝門面！那知道他們真正把我們當作了一件異樣的貨品！所以我們！——這一班做人家底兒子的人！——年歲愈加長大一點，自由，幸福，樂趣，便減少一點，而他方面底責任反到愈加重大了。我想，做兒子底責任，到底只是這個麼……後來，我愈想愈覺得氣忿；以爲這個責任，到底不是做父母底兒子的唯一的責任；我們這個責任以外，還應該有餘剩的，要給誰人消耗去這一點餘剩下來呢？我終覺得了一個家庭以外的朋友底幫助，毅然決然地捨棄了我那做父母底兒子底責任，跑進了現在這個學校。然而做了異樣的貨品，已竟有了兩年又六個月了。這實在不能不算是傲倖呵！（衆鼓掌，顏色轉喜悅）

我們在座的諸君——也許不止我們這十幾人——都是現代做父親的底兒子，都是卵翼在做父親的底勢力底下生活着的，也許都要感着做了人家異樣的貨品所受的苦痛罷！諸位同志們，這不幸的我們，而且馬上就要做將來的兒子底父親了。我們，還是把我們親身所感受着的，做了人家

異樣的貨品底苦痛，照樣地傳遞給我們底將來的兒子呢？還是只自己當作鹽子把黃連吃下去，自己心裏苦了就算了呢？這實在是今後不幸做了父親底兒子，而同時又將做着兒子底父親的我們所不能不拿來當作一件重大的事情，打量打量的了。



這位演說的人，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反對家庭極力的施賓。他家雖不甚富，但供給他讀書的錢，總可以拿得出來。然而他底父親却一錢不與，還要時常寫了那無味的信來促他回家去當教員。所以他與他家裏底感情愈加惡了！他此刻在學校底用費都是他底朋友供給。

施賓說完之後，會場中忽然起了一種龐雜的議論。

『施君先前的態度太柔弱了些！』一個人說。

『唉，不然；他底主張還算是激烈的呢！』另一個人反駁道。

『這，並不見得激烈，現在——而且從古以來——的父子關係，母子關係，就是這樣的一點也沒有說過火！』

「呃……是的，不但沒說過，我以為還要進一步實行脫離家庭，把那從古來的父子間母子間虛偽的假面具揭開，一點也不要顧忌……」

「爭奈經濟的關係，社會那能容……可憐我們一班徒手的青年，既沒有相當的事可做，又沒有相當的學校可入……是社會阻礙我們還是我們……」

這樣的議論底聲浪幾乎充滿了會場。

## 六

「現在，我以新加入會員底資格來說幾句話。」一個人起立說道。這人名叫平子。他是一個極端自由的人。他沒有父母，也沒有兄弟，他獨自一人管理着一點自父母遺傳下來的財產，拿在這里作求學一切用度。

他是一個極自由的人。他不信仰任何人，亦不倚靠任何人。他入學校，只是一個形式，實際上他並不需要；所以他對於學校任何教員無論好不好，都加上兩個字底批評，叫做「騙人」；任何書本，無論古籍或新書，無論有無價值，也都加上兩個字叫做「騙物」。他上課的時候，筆墨抄本固然是



很麻煩的東西用不着攜帶；就是書本或講義，他也是懶得帶去的。有時縱然帶得有書也多半是課外的。上數學課帶的常是英文；上英文課帶的常是中文小說；上國文時又在那演着數學題目。同學們有時在課堂偶然談笑出了聲，教員用着莊嚴的態度說道：『應守秩序。』那時我們這位平子先生就好似有點不平起來了，猛然說上了一聲：『什麼是秩序？我不解？』等到教員正經地爲他解釋時，他又照樣做着課外的工作，看小說或是什麼了。

我們這位平子先生，還有一種特別的脾氣。他做國文，從沒有做過一篇整齊的文字，總是要摻雜些山水鳥獸或是人物魔鬼等圖像在裏面。這是最近的一回事。教員出了一個『論奉直戰爭』的題目。出題後，人家方且在那里低頭冥想，打算怎樣結構，怎樣措詞，怎樣發議論才算得題裁。但他不到二十分鐘便交了卷。那有這樣快？原來是畫的幾幅畫圖：一幅是兩個魔鬼，彼此張牙舞爪，互相抓着人一個一個吃下去；兩個魔鬼底腹膨脹得不堪，幾乎要破了。一幅同樣的兩個惡魔，一個脚下踏住奉天吉林黑龍江底人們，一個踏着湖北河南陝西江蘇底人們，兩魔手中抓着一幅直隸的地圖在那里撕拉，作出猶惡的樣子；兩魔背後還隱伏許多小魔；脚下所踐踏着的人們都顯出悲慘的



樣兒，令人看了可怕。一幅是一個戲台，深深垂着黑幕，幕裏面隱隱藏有刀槍劍砲等凶器，幕上端嵌「人生」兩個字。

他加入這個會還沒有多久。他雖然還沒有當衆發表過意見，但是大家對於他那種特別的脾氣，是素來知道的，所以一聽見他說話的時候，鼓掌的聲音也跟着震盪起來了。平子俟掌聲過後，繼續着如流水一樣地說去。



剛才羅施二君底話，屬於家庭方面底罪惡。我是一個孤獨者，既沒有父母，又沒有結婚，所以那種罪惡我是未曾感受着的。我只覺到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一個人不是吃了他底同類，就是被他底同類吃了。』我們看做父親的有幾個不吃他底兒子的；稍微文明一點的父親，不過彼此交換着吃罷了。官吏沒有不吃小百姓的；資本家沒有不吃勞動者的；兵隊好似燬滅世界的魔火，什麼地方一碰着，什麼地方就成了灰燼，這都是在那里大吃大嚼；教育者把不一樣的個人，嵌在一付呆板的模型裏，不能算是把一些青年吃了麼？同志們，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人的世界底現

象麼（衆大鼓掌）現在很有人因了這種現象，而證明理想世界底實現爲不可能的，這未免大錯！我們不能不多說幾句話注入他們底腦海裏，修正他們底錯誤。我們須知道理想的世界須得要自己去尋求。只平平安安躺着就到了目的地的，除了坐在輪船火車裏是不會有的事；就是輪船火車也須得要自己想法子構造呀！現在的人只圖占便宜，自己一點也不費力，一點也不拿出實行的精神來。有些人無論好壞只專走人家現成的路，自己並不去找尋一條自己應走的路；有些人自己非但不去找尋應走的路，而且縱使有應走的路也不心願去走。比方做文章這一樁小事罷！從前做古文，現在做白話，表面看來，可算是文學界一大轉變；但是骨子裏走現成的路，抄寫人家現成的文章還是一樣。不過從前是今人抄古人的——學生抄老師的，老師抄太老師的，姚姬傳抄歸有光的，歸有光抄歐陽修王安石的，歐王抄韓退之柳子厚的，韓柳抄司馬遷班固的……！現在是中國人抄外國人的——講哲學抄羅素柏格森的，講教育抄杜威的，講社會主義抄馬克思的，講科學抄達爾文愛恩斯坦的，講文學抄佐拉莫泊三哥德陀斯妥以夫斯基的；這樣一個不同罷了。（大衆嗤然地笑聲）這還是有心走路的人，雖然走的是人家路，究竟還是老老實實地走了；還有許多只躺臥着站立

着，眼巴巴看着人家走而自己一點也不走動的人，那更是等而下之了。總之，現在的人何常去尋求了各人自己應走的路！（鼓掌）若說是看見了人家在這條路上走，他自己却了無目的地也跑了上去跟着人家走去，這樣能算是實行了路，便欲使理想的世界實現；一旦失敗了，便又歸咎於理想世界底實現爲不可能，這豈不是太冤枉了麼？

我們一般青年，現在在學校裏也不免有了這種惰性；平時自己既沒打算要走什麼路，而一班冬烘腦筋一樣的教員也從沒有指給我們一條正確的應走的路，國文教員說，漢學是無論什麼科學的基礎，很重要的，這個基礎須得打好才行；英文教員說，你們學生對於英文是要發憤用功才行呀；現在不用功將來分數不及格，降班留級，怪不得教員呀；其餘博物教員，數學教員，歷史地理教員，手工圖畫教員，也都是同樣的說法。他們所給我們可走的路就是這樣了。這樣的路是我們應該走的麼？如果我們去問了他們，他們底回答一定是『你們只管走罷，用不着那樣麻煩的問！』這樣可算是給我們以正確的應走的路麼？至於還有一班教員先生，連壞一點的路都不給我們走的，或是如我們自己想要走路，還要故意掩遮我們阻礙我們不使我們走的，這樣的人還多着呢！（衆又大鼓掌）

總之，本來宇宙裏面沒有什麼可信不可信的東西，有的都是我們自己假定的。所謂理想就是一個假定，我們人生也是假定的。但是我們自己既然假定了，就應該實實在在走將去；斷不能因為難走而不走；又斷不能因為走到半途，一旦發生了什麼阻礙，遂說這個假定為不可能，遂認為是根本上失敗了；也斷不能因為人家沒有這樣的假定，也不會教我們這樣假定，我就並自己平日所假定的都取消了。這實在是我們青年應該注意的。

✽

✽

✽

✽

七

現在輪流到鐵冷說話的時候了。

鐵冷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現在再把他底歷史說一說。

鐵冷是一個體弱多病，而且最富於天性底愛性的人。他在幼小時他所受於他底父母底鍾愛，實在不少。他於天然的情感當中便陶冶成一種純潔的美愛的天性，但因為不久便把他父母完全死去，失了保護，於是他就成了人間底孤獨者了。

現在他是一個孤獨者，是一個悲觀的消極的人，是一個失了愛而又誰都戀愛着的人。他底失愛，不僅是失了他底父母的愛，而且失了他底唯一的愛人琴心底愛。

琴心是他小時候在鄉下小學裏一個同學。他們倆年紀差不多，彼此相愛相憐的心又都是一樣；就是他們倆底父母亦以爲他們倆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匹偶，無形中有成就他們倆底愛情的表示。後來他底父母都死了，伊底母親也死去，他們倆底志願因此發生了波折；而且伊不久就有了一位繼母，因爲妒忌伊底聰明，管束伊非常地嚴。一面鐵冷已進了縣立高等小學，而伊底父親也把伊帶到省城裏去唸書去了。

鐵冷幼時既失了父母底保護，而他底愛人琴心又遠離，精神上自不能無所苦。加之去年，鐵冷得着了一個不好的刺激，就是伊在省城又愛上了第二個他。鐵冷於是就由失戀而陷進了極端悲觀的消極的人生了。

他給琴心最後的信有一段說，

『你底來信，我讀了兩日兩夜；讀一遍哭一回；哭了一回，又讀一遍；直到第三日我才把你底信

看明白，我才揩乾我底眼淚從心坎裏贊美你底偉大的精神……你來信說你實在愛我，可是你愛你底自由比愛我更切；這真是你底實在，你底光明，你底勇敢，你底至高的生命的表現……但是我呢，這孤獨者的我，這失了世上一切的愛的我，有什麼話可說呢！人家有愛人而不被人愛，常引爲最痛心的事的；我則愛人而不被人愛，我還是不斷地愛着，我只把這愛散佈在宇宙裏面，我只求自信，決不求人知，決不誘惑人……琴心呵，我愛你底最初次，我記得是在十年以前，當時我只知道同你伴着，貼着，愛你罷了；至於你愛我或不愛我，我並沒有絲毫計較心；你知道我愛你，或不知道我愛你，我也並沒有顧及。現在的我，雖然年紀加長了，但是這顆心還是一樣，我仍是愛你，我仍是只知道愛你罷了……琴心呵，如果世界未燬滅一日，我相信我底愛也應該存在世界上；我底愛未有寄託者，我自信有了寄託者……

……在我未死以前，我還希望同你見面一次。」

鐵冷有這一段傷心的歷史，恐怕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一般淺見者徒知道他底態度異常沉靜，他底顏色異常憔悴，他底容貌異常悲苦罷了。

他用着很鄭重的語氣說道。



諸位同志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是一個消極的悲觀的人。但是爲什麼這樣？這中間底歷史也許大家都願意知道罷！

我老早就失掉了我底愛我的人，失掉我底保護我的人——我底親愛的父母。當我父母死去的時候，我還只有十歲，那時我對於死底意義，當然不甚明白。我只模模糊糊記得我底父親母親是同一個時候死去的。得的什麼病死的，我都記不起了。那時我祖母還健存着，把我抱在懷中哭過死去活來，我也跟着哭了一陣；但人死了值得那麼哭，其中底意義，我就不了解了。

我已成了世界上一個孤獨的人了。

不久，我底祖母又死去，於是我底命運更加走進了悲哀的境地；長久住在悲哀的境地的人，那能夠不成爲消極的人生呢？

從那時以來，到現在七八年間，我心裏時常有個謎，時常想着，以爲是沒有人類以前，悲哀已經充



滿了世界。我覺得人生在世界上是尋找悲哀的；無論做什麼，不過是尋找悲哀罷了。經歷，作事，愈加多的人，所找尋得的悲哀亦愈加多，讀書便是一個例。愈多讀了幾句書的人，便愈加覺得苦痛，愈加覺得悲哀；我們現在一般讀書的，除了腦筋麻木的，只要稍有幾分醒覺，精神上的快樂，便抵不到一個『不識不知』的農夫，這話也許大家都承認吧！

我自己底身體，瘦弱得這樣天天生病，天天吃藥，簡直已沒有生人底樂趣；覺得事事都不如意，事事都抱悲觀。千瘡百孔的社會使我悲觀；爭權奪利的政府使我悲觀；甚至於入了這貴族式的學校，每日在講堂望着那影片似的形影，聽着那流聲機似的聲浪，都是悲觀，唉，那里有人生底樂趣呢？我現在對於人生委實看得極其淡冷了；對於死底意義也看得極其明白，而且有點慕戀着了。人家有許多肥頭豐面活潑潑的，一旦三天風，兩天雨，便辭去了人間世一切苦痛；避掉人間世一切悲哀，多麼爽快！從沒有似我這樣多病的身軀，而日子反到這麼長，難得死的。有人說，生活要依着上帝底旨意，那末我這種生活，是依着了誰底旨意呢？現在我對於人類這樣的生活着，免不了疑難！人生幾回經過一座深密的叢林，裏面埋伏着多少的猛獸，多少地可怕，反到不如立時停止，不走這條可怕的



黑暗的路，踏上光明的死底路上去還要快樂得多哩！

＊

＊

★

＊

八

『不然，鐵冷底話太偏激！』兼入了尊孔會的遂予說道，表示很不滿意的樣子。

對了，遂予先生，這一位很特別的人，我們幾乎忘記介紹他底詳細的歷史和學說了。

原來他底家世也同春甫差不多；他底祖父父親也都是秀才，他底祖父在前清時曾做過教官，所以他家對於崇奉孔子這一樁事，極其用力；他自然是從小時便受了那種特別的薰陶的呀。

幾年以前，他還是在鄉下國民學校裏讀書，那時他底父親閒居在家，便趁着他散學回家時教他一些課外的關於孔子主義的書籍，自然是四書五經之類了。他進了高等小學，對於那類書籍，依舊是這樣用功；因為他不如此，他底父親那種苛酷的刑法，就要碰到他身上來，他就將挨一頓打和罵；打罵以後，仍是要讀的。所以他對孔子主義算是很用了一番苦工。

現在他進了中學校，雖然離他底父親底耳目遠，他讀書研究可以自由，而他父親却時常寫了極

嚴厲的信來督促他，要他對於舊學照常用功，彷彿是說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將來不患不成大儒的。

遂予在學校一面既遵他父親底旨意對於中學拚命用心研究，並加入了同學所發起的尊孔會；一面又看見同學在那里說什麼新思潮，什麼主義，也啓了他底好奇之心，開首向同學借書研究，實行他父親所教給他的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學說，把中西融洽起來。結果他又加入了現在這個團體。

有一回，他偶然同一個同學談到孔子問題了。那人說，孔子底學說，畢竟太舊，不適合於現代社

會。當時他便大大地反對他同學底話，並列舉孔子底學說以證明他底主張。他說，「我們現在不要說旁的，只看禮運大同的學說，就可以證明孔子底學說是新的。」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用」不是同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一樣嗎？「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爲己有」不是同馬克思底共產

主義一樣嗎？孔子底學說何常舊呢？何常不適合於現代社會呢？……」

他那種融洽中西的學說，時常有這樣極高妙的論調發出。

現在他看見鐵冷底話過於悲觀了，乘着鐵冷說完的時候，便又發了一句反對他的論調，他很想糾正鐵冷底主張；他又補足了一句道：

『我以為人生是快樂的！』

『爲什麼人生是快樂的呢？』 一個人問他一聲。

遂予還正在思想解答這種唐突的問題，拘謹的賀春甫接着便道：

『人生無所謂快樂，也無所謂苦痛；只是主觀的：你以為快樂便是快樂的人生；你以為苦痛便是苦痛的人生！』

畢業生曾寬道，『我以為人生還是苦痛居多！』

新加入的會員平子道，『我以為人在底苦痛與快樂是要各人自己去找尋的。 你去找尋快樂便得快樂；你去找尋苦痛便得苦痛！』

縱逸的周天放說，『我以為還是隨他去好！ 快樂也罷，苦痛也罷，用不着思想，用不着找尋，任他怎樣就是怎樣！』

『我還是贊成平子底意思；人生底苦痛與快樂都是各人自己尋找得來的！』 反對家庭的施賓說。 『不過我同平子底意稍見微有不同的點，就是：我以為立意尋找快樂的，不必得着快樂，或竟

得了苦痛，立意尋找苦痛的，也是這樣，不必得着苦痛，或竟得到了快樂。我們想向結婚中去找尋快樂，但結婚十有九是苦痛的；我們想向家庭中去找尋快樂，但家庭底黑暗，却被苦痛充滿了；我們想向社會去找尋快樂嗎？社會上底苦痛比家庭還更甚；立意去找着快樂，那里能得到快樂。至於立意尋找苦痛的，事實上或者沒有這樣的人；但是一生艱苦自勵，如孟子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那樣的人，社會上還是有的。這樣的人，我們便可叫他做立意尋找苦痛的人；這種尋找苦痛的人，有時所得不必一定是苦痛吧！現在的我們，所以爲還是把最苦的當作最樂一樣的味道吃着，如開首主席所說的話最好……」

劉大庸也說，「這話極對，我很贊成。我們並且應該以社會底快樂爲快樂，以社會底苦痛爲苦痛，才算正當！」

這時會場中已變成一個談論的形式了。

各人依着自己底見地，爭相發表自己底主張，場中甚覺熱鬧似的。只有一位伍家俊君却始終未發一言，只默默地聽着各人所說的話，拿來同自己底主張暗暗地比較着，稱量着。當曾霓演說

求學底困難的時候，他便想到這切身的問題，想到自己現在應當注重那一種功課，將來要研究那一門，要做什麼事，種種打算；當羅志先談婚姻問題的時候，他便想到了他家裏的妻子，矮小的身軀，黃瘦的腳兒，纖細的腳，愚笨的性質，一個字也不識得；每日要遭他底媽三頓打罵，伊常用眼淚洗面，常躲避在隱蔽的處所哭過飽，把眼淚抹乾，又出來做事，種種可憐的狀況；當施賓說到家庭間父子關係的時候，他便想到了他父親在家訓誡他底話什麼「光大門閭」什麼「揚名顯親」；又想到他父親時常寫信來，要他發憤用功，趕快畢了業去賺錢來支持家用；這些都是把兒子當作父親底財產的證明。當平子說話的時候，當鐵冷說話的時候，當大衆討論人生問題的時候，他底思想跟着好似已發動的車輪，一樣地旋轉，觸動到他自己以前經歷的許多的事件，和今後種種的打算。他心裏好似有許多許多的話要說了。他幾次想站起來當着大衆發表他底感觸，或敘述他底苦痛或者光榮的歷史，爭奈他從沒有演說過，不知怎樣地好；所以他幾次想站起來，又隱忍下去了。在當時大衆紛擾的會場中，有誰知道他底胸中隱藏着有如許的丘壑呢？

現在盤中所有的點心水菓差不多吃完了。談論的聲音也漸漸冷靜下來了。他們大概是有點兒疲倦了。大家相互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眉眼中好似都隱含有「散會了吧！」這一個意思，只是未說出口。

識風頭的主席，連忙把手表看了一看說：「呵，快九點半鐘了，還有發表議論的嗎？請趕快……」略停一會，他又說：「我看多半是沒有的了，我現在不怕大家厭倦，我再總說一點意思，把來作個收束。」



我以為我們青年現在所急於要尋求的，也不是快樂，也不是苦痛，也許是快樂，也許是苦痛；到底是什麼呢？就是「自我的表現」。但是我所謂表現，大家不要誤會，是把自己底圖像在嵌五彩的玻璃鏡框裏面，或是豎立在街市或公園裏紀念碑上，或刊在永久流傳的書本當中。決不是那樣！我所謂「自我表現」是不要把自己底感情思想埋滅在遺傳的學說，法則，和盲從的習慣裏面；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自己要從萬惡的遺傳學說，法則，習慣的重圍裏突將出來。再進一步說，我們是要立



在「自由的餘地」裏去反抗萬惡的社會。諸位同志們，如果我們不拿出勇氣來反抗社會，社會就將要反抗我們，我們就將要被社會征服，為社會所淘汰，這是何等可怕的現象呵！所以我們青年第一步要求的是把自我從惡劣的社會裏拔出來。

第二我們青年應該要求的，是無論做什麼事，總要有目的。現代社會上有許多夢夢然過了他們一生的人，他們沒有什麼信仰，也沒有什麼懷疑，他們只埋着頭，循規蹈矩，依着前人所走的足跡走將去。要走到什麼地方？為什麼要這樣走？他們一點都不顧及的。以我們在學校裏所學的功課來說罷。我們要某種科學，究竟於我們自己於社會有什麼好處？學國文是不是為的多讀幾篇古文好替人家做壽序墓誌銘？學英文是不是為的能說幾句英文話是時髦？學理化是不是為的能夠弄出幾個新鮮的玩藝兒？學數學是不是為的能夠知道人家所不知道的幾個神祕的算法？學歷史地理博物等是不是為的博聞強記，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到人跟前去誇耀誇耀！這些問題，我們須得有十分把握的答案，才能算是有目的。但是我們現在是都有了把握的嗎？我恐怕不僅是我們不能回答這個題案，就是號稱教導我們底先生們也許還未曾想到這一層呢！但我

們今後是不能放過的了。

這雖是兩個極尋常而膚淺的議論，不能說是不值得注意。

有人說，我們青年好浮動，多務外觀，而不趨實際。這話也許確有所見。但是我們要問了：他們

所謂好浮動務外觀……這種名詞底實際是什麼？他們所謂實際底實際又是什麼？要是以我們

看見人家提倡白話文便也跟着做白話文；看見人家提倡新詩，便也「愛人呀」「歌者呀」「安琪

兒呀」……做起新詩來了……要是這麼就以我們青年為好浮動，務外觀，這個罪名我們當然是甘

心承受的了。但是他們同時又要根據心理學說我們青年什麼同情心呀，模仿呀，衝動呀，本能呀……

：說得有憑有據。由前之說，彷彿我們青年應該是死的才行；由後之說，彷彿我們青年又是活動的；

這都是他們一班有學問有智識的先生們底高深的見解呀！青年的經驗淺薄的我們，那里能夠懂

得呢！現在我們青年唯一的希望，只在他們把所謂實際底實際趕快拿出來救救我們。（大眾鼓掌）

總之，我們青年現在苦痛的時代到了。

經濟壓迫着我們，法律壓迫着我們，種種殘酷的暴力壓迫着我們，幾乎迫得無路可走了。想要



以理想改造社會，又不能得到社會底援助；而一班專制式的思想家還要用機械的智識來束縛我們底腦子，限制我們底思想，恰如愚民時代底刑法一樣，這又何苦來呢！我們老實說一句，這種智識，一般窮人子沒有飯吃的人用不着的，我們當然也無須乎領略，他們也不必再拿來授給我們，逕直請他們自己留着受用，拿去裝飾他們自己！（衆又鼓掌）

我們底話說多了，大家也怕有點兒疲倦了。

我們就此宣告散會罷！

\*

\*

\*

\*

十

現在會也散了，這文本可以告結束了。但是我們遺掉了一個重要的人物，龐人俊底主張沒有說及，未免缺陷。我們爲補足這個缺陷的緣故，把他底三則日記抄在這里，作爲我們這個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詞底結論；至於他底性質，我們在第一節裏面已介紹了一下，這里也就不必多述了。

\*

\*

\*

\*

今天上午第四時上歷史課，教員先生很慇懃地把秦始皇底事業敷揚了一番，什麼修長城啦，廢封建啦，銷兵器啦，焚書坑儒啦，外征內政，說了一大片。我想這種陳死人，在歷史上造的罪惡真夠受用了。現在拿來講給我們聽，還是歌頌他呢，還是紀念他呢？我甚不解。

午後三時覺民來談論了一小時。他很忿激！因為他近來很討厭那班自命為覺悟的先進的，那種反覆的論調。他說『他們——自命為覺悟的先進的——忽而倡解放人類，忽而又罵解放的青年，那種出爾反爾的論調，何等地侮蔑了他們自己！如說解放的青年未免虛妄，但是他們自己底真實又在那里？他們依舊是說的空話，他們依舊不能給我們青年以可走的路——就是他們自己又何常有路可走——他們不過擺出老先生底架子來，用一種教訓式的空而又空的話，來訓誡我們青年一番罷了……』這話真對，很得我心之同情。他說話時異常忿激，可見他痛惡實甚。他最後又說『唉，什麼覺悟的先進，我們一般青年，在他們眼中，簡直是舊官僚對待我們一樣，成了窮凶極惡的猛獸了！』這話使一班自命為覺悟的先進的人看見，感想又將何如？



今天上博物課，教員講解態度極溫和，而且鄭重將事；可惜一點標本也沒有，同學聽了半天，還不知道說的是什麼；講的和聽講的都感覺困難，都只怪得學校設備不完全。聽見校中辦事人說，學校經濟不足，財政廳領不來款子，校中設備欠缺，就是這個緣故。我問他們何不進一步把這緣故解決，再來辦學校。他們笑而不答。他們大概是對於緣故底緣故，是不去追求的。但是他們底嘴裏還是要說『提倡科學』。有誰能禁止他們說，這樣實在的名詞呢。

最巧的，同我坐着的K君，慣好模倣人家底狀貌：時而縐眉蹙額作悲苦狀；時而張牙舞爪作歡樂狀；時而俯首沉思，時而仰面澈悟，頃刻間狀態數易；惹得同學笑個不休。K君素以研究科學的人自命，何以聽講的時候是這樣？也許是他喜歡科學底名詞實在的緣故？

我想我們社會裏自提倡分子原子輕氣養氣單子葉雙子葉……以來，恐怕也有一二十個年頭了嗎？我們何以只看見許多工學博士在那里鑽營省長議員的位置？何以只看見許多工業專門畢業在那里運動省議員，縣知事的差缺？何以只看見許多飛行家在那里施放炸藥，轟擊小百姓？何以只看見許多潛水艇在那里炸沉商船？這不是明明知道社會能力不夠提倡科學，社會制度，

不容許真正的科學存在而故意高叫着特別好聽的名詞罷！

四、五日。

＊

＊

＊

＊

現代社會勢力怎樣養成的呢？不是聖經賢傳所遺傳下來的偶像格言麼？不是歷代以來忠臣烈士所崇拜的綱常名教麼？不是現代社會中少數野心家所私訂法律條文麼？不是資本家用人血築成的有產階級麼？不是舞文弄墨的智識者用虛僞所築成的智識階級麼？不是橫暴的武人政客用人們血肉所築成的有槍階級麼？……有槍階級，智識階級，有產階級，法律條文，偶像格言，綱常名教，……組合起來便養成了現代社會底勢力；這種勢力於是就發生了社會上一切罪惡，痛苦，愁怨，哭喊，殘忍，悲哀，……充滿了社會，而社會裏底人道滅亡盡淨了。我們此後的責任，就是破壞那養成現代社會底一切勢力，救出已經滅亡的人道。

六、九日。

## 命 運

一

好晴朗的天氣，楊柳樹上的青蟬正抽着極長的聲音在那里唱着平和的調子，好似表示人間底戀愛已告成功了。

室中也充滿着和平美愛的空氣。西式書桌擺在東邊窗下，靠左手就是一個楠木做的書櫥，櫥內裝滿了書籍；右邊就是一架風琴，還是他們倆結婚時特別預備的；再靠近右邊的那個窗下，放着一個圓的藤桌，桌上有兩隻玻璃杯，用瓷盤盛着的，還有一面鏡子，兩個花瓶，瓶中的花是四時不斷地插着在裏面的。一望而知爲和美可愛的新式小家庭的陳設。

萍如躺在藤的臥椅上無心地翻着書，惠斯橫臥在牀上喂小萍的乳，伊正在焦慮着，好似有一樁極重大的事情等在前面要去做的樣子。伊喂小萍的乳，伊撫拍小萍，使小萍至於安眠的地步，他們倆打算把他丟在家中，叫家裏的女工照料照料，他們便要到街上去買點要用的東西，或是到公園裏

去散一回步了。

因為他們倆結婚還不過一年，就生得這可愛的小萍，他們倆愛情的結果；他們對於這個可愛的結果，不能不表示是一種慶幸，但是同時也就不免感覺幾分苦痛。這可愛的小萍，生出來剛到三個月，他們大概為得看護孩子，有點兒累了。除了他能夠每日照常去辦六小時的公事外，伊是不能得閒空工夫出門去的了。

伊在這三個月中間，很煩悶地拘束地過了伊底生活，誰也不能不承認這是實在的事。

伊煩悶不過了，很久打算想同萍如到外面去散散心，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但是小萍那里容許伊；不，伊抱着這個可愛的小小的人，也不忍容易便把彼放置在一旁，一點也不留意；這實在也是伊底最高無上的責任驅使了伊，遂使伊這三個月來陷在了這最煩悶和最拘束的生活狀態裏，而且將永遠地過着這樣的生活了。

現在伊很想趁着今天禮拜日，萍如得閒的時候，同他到外面去走一趟，可是小萍不讓伊走；平時小萍吃飽了乳汁也許要大大地睡一覺，此刻他把乳汁吃飽，反到兩眼灼灼地望着他的母親，好似要

滿說滿笑起來了。

『怎麼樣？我們可以出去了嗎？』

萍如把書閉好坐起來望着牀上橫臥着的伊問道。

『你瞧，看這小寶貝多可愛。』

伊把小萍也抱起來給萍如看着說。

『你要他睡覺他偏偏

不睡着……多少惱人……恐怕今天又去不成了……』

『那末，今天只好我一個人……哦是了，我還約着人家有事去……我決不再等你了。』

伊望着他，又低下頭去望了一望懷中的人兒，並沒有說半句話。

萍如即從睡椅上起來，穿着外

衣，戴上了草帽，拿了手杖兒逕直出門去了。

二

『無論如何，我只把我底小萍哺育大了，我決定不再生——』惠斯獨自一個人抱着小萍坐在

牀緣上默默地想着。

『想起來我真苦夠了，只這一個，已經把我底腦子鬧昏了，已經把我底身體絆

纏住了，要是再生一個，豈不是要斷送了我終身的幸福麼……』

伊撫着小萍想念着伊底黑暗的前途，伊恐懼了，伊底心抖戰起來，穩不住了；伊底淚也被這前途



底黑暗壓迫着，淌下來了。

驀然間女僕進來了。後面跟着了一個伊底唯一的朋友鈍鋒，一個新近離了婚的女子。

『惠——！怎麼地？煩悶到這地步——？』鈍鋒笑着問了惠一聲。『有什麼悶得——！我

來陪你解一解悶！』

『呵，鈍鋒來了！早沒有歡迎得……很對不起……並沒有什麼煩悶……偶然想起我把從前辛辛苦苦所讀得的書荒疏了，未免懷抱着幾分留戀……鈍鋒，你看我自從有了小萍，一天累到晚，簡直睡覺都不成；腦子也弄暈了，身子一刻也不能自由，書本絕了緣不上算，就是連幾張報紙都沒有工夫去認識，你看我從來是怎麼樣一個人……那禁得起這種打擊，我又不是木人石偶……』

伊滔滔地說着，滿眼眶裏又充滿着淚珠欲淌下來了。一時小萍也哭叫起來，伊一面揩乾自己底眼淚，一面把乳頭塞入小萍底嘴裏，不待鈍鋒開口，又繼續地說道。

『鈍鋒我們倆前兩年在學校同學的時候，我想我也不至於是這樣一個不活潑的人；我底向上的心，雖然不遠大，也不至於完全沒有嗎？我現在怎樣？你看我現在怎樣了……墮落到了這步田

地……這怪誰呢……」

鈍鋒接着說道，「這真地……這真無論什麼人也怪不上！說句實在話，只怪了我們自己——自己鑄成的大錯。」

「自己鑄成的大錯，一點也沒說過，只是你比我好得多了！你比我實在超脫到了萬分！我實在羨慕你……」

「什麼好！什麼超脫！這都不見得。也沒有什麼可羨慕的。不過我個人底見地是這樣！我平常總是想：結婚的好處究竟在哪里？有沒有真正的快樂？是不是真正的幸福？我總是懷疑着；然而我在這種懷疑並沒有得着什麼解決的方法。實在說起來，我現在所以毅然決然同某君脫離關係的。只是自己心靈的覺悟。我只覺得婚姻是一條無底的火坑，人們一踏進去，沒有不為彼所熔化的。在從前，一般爲人父母的，時常把自己底兒子甘心送進火坑裏去，在我們看來已是太殘忍了！現在我們自己若還不悟，豈不是自己甘心踏進火坑麼……」

鈍鋒語至此，惠斯底顏色忽慘變了。此時伊自己完完全全覺得伊底命運已踏進了無底的火

坑，伊想像着前途的危險，伊底心中充滿了悲哀。但是伊底勇氣實在拿不出來，無論怎樣激烈的刺激，也是鼓舞不起的；伊看了一看伊懷中的小孩，伊又幾乎想轉去了。『世上結婚的人正多着呢！也不僅我一個人是這樣！而且我現在立意只把小萍哺育大了，再也不生第二個人，前途的危險總不至於同我此刻所想像的可怕嗎？』伊想着至此，顏面忽又呈現了希望之色，心想對鈍鋒說，尙未開口，而鈍鋒看見伊底面色的轉變，知道伊已經受着刺激也很想安慰伊一番，所以又接連地說下去了。

『哈哈，我底話也許過於激烈！惠——至於你現在所處的境遇，當然又不在此列。我以為無論做何事，只要當事人自己心願，那末將來做出來的或得苦痛，或得快樂，或者失敗，或者成功，自然不在計較之列……不過我個人底……而且你看你這小萍怪可愛的，多麼靈活……』

鈍鋒一面說，一面從惠斯懷中抱出小萍來撫弄。

惠斯急忙接着說，『不過我無論怎樣，只把我底小萍乳養大了，再也不生第二個……再也不犯第二次罪過了。總而言之，我已經苦夠了。你是從理論上早已覺悟到結婚是罪惡的，使自己立意

不踏進這條罪惡之門；我是從我自己底經驗上感覺結婚的苦痛的，從今後我實在決意脫離了這種苦痛之海……有了小萍，我真苦夠了！我也夠苦了！要是再生第二個，我真不知要墮落到什麼地步去了……』

三

伊們倆談論了好一會。這種閒談不過各人發抒各人胸中底感想，事實上當然得不了什麼結果，但在伊們也並沒有必定要求什麼結果，不過是閒談罷了。

停了一會，鈍鋒因為有事情也匆匆地走去了。這時房中除了惠斯自己抱着小萍仍舊橫臥在牀上，以外就只有那女僕在房間裏收拾零星什物頻頻地來往了。

『小萍今天大清早醒來的，到現在也該睡睡覺了……我也應該歇息歇息……』惠斯獨自在牀上自言自語說，一面伊又回想到伊從前同萍如的故事。

伊很記得伊同萍如初次見面的時候，是在一個花園裏，光明的早晨，陽光射在春天嫩綠的樹枝上，幾乎成了黃金色；燦爛如錦的花，更顯得嬌媚了；小鳥也吱吱格格地唱和着，那種美麗和平而且愉

快的光景，何等地可愛！那時他們倆底會面是在通過幾次的信以後，而且此次也是雙方約定的，所以一會面便如素相識一樣。他們倆是坐在一株盛開着花的海棠樹下的草地上。親密地談叙，足足有兩小時，還捨不得分別。他們談叙畢，又牽着手在花園裏遊玩了一會，纔分手別去。這個情景一一回復到了伊底腦海中。以後他們倆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次會晤；會晤時或是同遊風景名勝之地；或是討論偶然碰着的問題，或是研究平素讀書的心得；或是彼此發揮各人自己底理想，將怎樣怎樣地組織家庭，怎樣怎樣地改革社會……這種種的情形，此刻伊也不知怎樣地統統地想到了。

伊又回想起他們倆有一次在一個海濱遊玩的時候。那時海上的風正大；波浪如山峯似的從遠處夾着怒號澎湃的聲音洶湧而來，打在岸上；他們倆當着風浪時而高歌，時而跳躍，時而擁抱……種種愉快心情的流露，自由意志的發洩，幾乎要隨大海底風浪以俱去！——從自然底美麗便感到了人生底戀愛；從自然底無限，便感到了人生底偉大；這可算是他們倆對於人生澈底了解的時候；這種映像，此刻都一一湧現了，在伊底腦子裏。伊想，如果一個人能時常處在這樣的境地，豈不是一個最美滿快樂的人生麼……

現在伊擁抱着在懷中底小萍忽然哭了，這無異於驚醒伊底春夢的雷聲，伊不得不把伊腦中一切已成了過去的快樂和幸福暫時丟置在一旁，急忙抱起小萍來，在房中隨意走動了幾轉，很用心的撫慰伊那小小的靈魂。

四

女僕進來對惠斯說，『先生回來了，還同了一位女先生。』

『在那里？一個什麼樣的？』惠斯問道。

女僕笑了一聲答道，『怕不過二十來歲，一個剪去頭髮，極時髦的……現在客室裏……我剛纔送了茶去的。我家先生正同那女先生談得很高興呢！……』

『談些什麼？怎麼那樣高興？……讓我去聽聽看……』惠斯說着，一面把小萍替給女僕抱着，

伊便輕輕地走到客室的旁邊去了。伊靜悄悄地站在客室門邊，從門縫裏望過去，只見萍如坐在這邊，一個女子坐在那邊，真的已剪去了頭髮，一套白素的衣裙，左手帶着一個金錶，人品裝束都顯出很自然的樣子。萍如目不轉睛地時常望着那女子，那女子也時常望着萍如，用着極清脆的聲音說話。

「……這自然是對的……先生這個主張，我十分地贊成！不過我們女界裏……尤其是一般太太們，小姐們，恐怕還談不到這一步哩！因為伊們已經被喪失了獨立自由的享樂主義迷醉了……」

「這也是實在的事實，我們不能為一般的太太們，小姐們諱飾的。只是我個人底希望，並不在那一般已成了過去的廢物一般的太太小姐們……我們要實行我們底理想，要靠未來的——或者是方來的而沒有被惡的社會習俗所污染的女子有澈底的了解和覺悟……」

「呃，是的，而且，要有極純潔的心情。因為要廢除家庭的形式，非辦到這一步不可……」

「你於婦女當中極崇拜的是——？」

「極崇拜的——？」

「是極崇拜的有沒有——有的又是那幾個？」

「我麼？在理想中極崇拜娜拉極崇拜艾姐梨；因為伊們倆是實行了理想中底人的生活的是澈底了解戀愛底真意義的。我底理想中底婦人觀，極崇拜的只有這倆——」



「是的，真不愧爲你底理想中底理想的人物……」

他們 答地說着，高興起來，又大大地笑了一回。

惠斯從門縫裏望去清清楚楚看見他們兩個影兒在客室裏如影片似的搖動；他們說話的聲音底波動，也清清楚楚地一字不遺聽到伊底耳朵裏。這時伊底心靈已差不多被那種洶來的議論打得粉碎了。心想那女子，伊是何等人？伊有怎樣的自由，怎樣的高尙的理想……崇拜娜拉麼……崇拜艾姐梨麼……我呢……我底小萍呢……伊想到這裏，伊底心抖戰了，脚也疲麻幾乎支撐不住了。伊剛打算欲退去，只聽見裏面底聲音：

「那末，——你對於愛倫凱底理論如何……」

「愛倫凱！——伊，我當然是極其崇拜的。有人說伊底爲人謙遜，而膽量極小，殊不盡然！我們姑不必佩服伊在那青年時期那種男性的活動如泅泳騎馬等技能……」

「當然不在於那些，——我們只着重伊底婦人底覺醒，這一點，已夠人家佩服的了……你對於伊底以戀愛爲中心的結婚論如何？」

「……很表贊成的！但是——我還稍微有點懷疑的，戀愛能使男女兩人發展到互相獨立……這種理想，在事實上殊極難實現。我看見社會上許多女子，原先本有獨立的能力的，一旦……生有小孩，便把獨立的能力完全失掉，什麼豐富的智識，什麼堅強的意志，什麼活潑的性靈，什麼精神思想怎樣怎樣地充裕……澈底，沒有不完完全全為那些小孩們銷磨盡淨的……」

『但是伊主張的自由離婚論——』

『是，但自由離婚是在雙方底感情破裂以後，關係於孩子的事情很少，有許多兩人感情極惡，但因為有了小孩的緣故，表面上還是維持夫婦間底形式的，這在愛倫凱看來是極不道德的結合，但實際上現代社會裏底男女們，恐怕找不出一個沒有不受這種不道德的結合所支配的男人或女人。所以我極端崇拜易卜生木偶家庭劇裏底主人娜拉和海上夫人劇裏的主人艾妲梨。因為這兩個女主人，一不為兒女子所圍困，二不為金錢勢力所誘惑，能毅然決然能從萬惡的環境中奮鬥出來，找到真正的人的生活——真正的自由……』

## 五

感覺疲頓的惠斯，此刻躺在牀上，在半知覺的狀態中，腦子裏充滿了娜拉，艾妲梨……愛倫凱……戀愛……自由……小孩子……離婚……等等的觀念。

現在伊睡着了。不，伊現在正在這裏很慇懃地撫育伊底小萍。不但是一個，而且有三個了。大的小萍有了五歲，次的三歲，最小的還在襁褓裏。伊撫育他們用極溫和而又極慇懃的母性底態度，並不憚艱苦，又不嫌骯髒，剛剛爲大的二的兩個小萍料理飲食，又要爲最小的換洗襁褓，餵乳。但伊却不解伊爲什麼便到了這個地步！因爲伊本來是不願意多生小孩的。多生小孩妨害伊底自由，伊是常常詛咒過的。此刻爲什麼遽生了三個呢？女子要生小孩，莫非是不可幸免的命運罷！伊這樣地想着，對於伊底前途簡直完全失望了。伊所有的學問，理想……統統丟失在這個當中了。

\* \* \*

伊底小萍漸漸地長大了，大的已經有了二十歲，居然娶了媳婦另組家室了……唉，老了！不覺得便老了……從前以爲把兒子哺養至於成人，便算盡了爲母親的責任；現在兒子成了人，而且娶了媳婦了，但是媳婦免不了又要生兒子，這樣伊豈不是負了爲母親的責任底母親的責任！唉，老了，還

要負着雙重的責任向來的理想，希望底限度愈加縮小到極窄的範圍了……而且也就從此完了。



現在伊看見萍如娶了姨太太回來。那個姨太太並且就是伊從客室裏看見的那個裝束極時髦，思想最澈底的女子，伊認識得最明白一點也不錯。平時有些男子娶了姨太太，總是不敢帶回家去，恐怕遭家裏原有的妻子底妬忌。但是萍如這回好似徵求過伊底同意一樣的，居然帶回了家來；而且伊對於萍如以及那個女子也並不生什麼怨懟和妬忌的心思，伊只懷疑伊自己底命運並且一切女子底命運，爲什麼就碰在這樣一個不幸的岩石上？伊只懷疑那個極聰明而又極靈活思想又極澈底的女子爲什麼會給人家做妾？伊很爲自己底命運不平，又很爲那女子不平！只因爲在事實上已經是沒法挽回了，不能不忍着苦痛挨過了伊底老年的生命。伊隱忍着流掉了多少的眼淚！

可是，那女子好似並沒有伊那樣的極可憐憫的心一樣，對於伊一點也不表同情，一點也不加以憐恤，却時常說出刻峭而寒酸的話來譏刺伊，說伊不識時務，不懂得新的學說；說伊已經失了伊自己底男人底愛，伊就不應該再倚靠他過那寄生的生活；說伊全不懂得真正的自由戀愛，只知道爲伊底

兒子謀幸福，不知道爲伊自己謀獨立的愉快的生活……種種極蔑視伊極侮辱伊的話不時觸到伊底耳鼓裏，令伊十分難受，令伊十分傷心，而又莫可如何，只能依舊隱忍着。

伊隱忍着流掉了多少眼淚！

有一次，伊忍無可忍了，忽然對於那女子起了反抗而施以詬罵了。伊反詰那女子何以要跟人家做妾，伊反詰那女子何以不去自謀獨立生活，伊反詰那女子何以知道崇拜娜拉和艾妲梨而不實行娜拉和艾妲梨所已經做過的事，伊反詰那女子何以那樣明白時務那樣懂得新的思想和學說，而且具有那樣的最高的理想，而其行爲反到出於那不識時務，不懂得新思想和學說並沒有高尚的理想的女子之下。那女子被伊反詰得無詞可答，憤怒了，顏色青紫了，忽然悻悻地撲過來抓着伊底頭髮，撕着伊底衣服；伊眼見着萍如在旁站着，不但不來幫助伊，反而受了那女人底指揮，揮着手杖來打伊，伊嚇極，大聲地哭喊起來，懷中的小萍也哭了，伊覺得伊底全身已被壓倒在地下幾乎氣喘不過來，終於因萍如叫了伊一聲，伊醒了。伊懷中的小萍真正在那里哭着要吃乳哪。

『你怎樣睡得不好……時有呻吟的聲息？』

萍如問。

伊慢慢地睜開眼簾，一面又把乳頭塞入小萍嘴裏，開眼望一望，這時萍如正躺在那睡椅上看書，手杖正靠在椅子的旁邊，伊便回答他說。

『正在做着怪夢呢……你幾時進來的，我到不知道。』

『進來了不久，剛纔有一位素民女士同來談了許久；伊很想見見你，後來我進房來，見你已經睡着了，所以就中止了……伊是一個極有新思想的人而且極有文學底天才，伊創作的小說很受一般讀者底歡迎……伊底理論，主張都不錯！』

『呃……不錯……理論，主張……』  
『惠斯無精打采地回答着萍如，一面不覺得又追想到剛纔夢中所見的情景，伊很爲自己底前途憂慮着，又很爲素民女士底前途憂慮着。但伊這種心情不便對人家說及，只好悶着在自己懷裏罷了。』

現在室中頓成了沉寂的狀態；小萍也沒有哭喊，他們倆底談論也靜止了；只有窗外楊柳樹上的青蟬還依舊不斷地鳴着。

兩年過去了。

小萍已能到處走動。惠斯也比從前要自由得多了；伊很想從此用一番工夫把原有的功課溫習起來，實踐以前伊那種不再生第二個小萍的起誓；雖然不能為社會上負重大的責任，得到極大的榮譽，但總可以省得事事都被小孩子糾纏住；能自由適意，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幸福呵！

可是兩年過去之後，事情又有點不對了。不知什麼時候伊又已懷了孕，這大概須伊自己纔明白。伊已陷在這不可幸免的命運裏，伊前途所有的希望和理想，已被這不可幸免的命運壓迫得粉碎了。然而伊對於這種壓迫除了隱忍着，可能對誰訴說呢！雖有眼淚，只能在心底河裏逆流着，而在外表，還要勉強地表現一種樂於盡為母的底責任的笑顏。旁觀的人有誰知道伊有這樣不得已苦心呢？

這時鈍鋒已在一個繁盛的城市裏創辦了一個女學校，却時常寫信來邀伊去當教員，並且說現在小萍已差不多可以離了母親而生活了；有了一個小萍，你底靈魂已算是有了寄託者；你應該實踐



你從前的起誓，離開那爲人妻爲人母的束縛的生活，去從事於爲人類爲社會全體的事業，去過那人類底正當的自由的生括……果真能這樣豈不極妙。至於現在的伊，實踐從前那種堅決的起誓，已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伊對於以前讀的書實在荒廢得厲害，就是連伊所視爲第二生命的風琴也生疎到極頂了。伊對於鈍鋒這樣的信底回答不有點難於措詞嗎？這時伊一回到當初夢中的境况不由得全身都戰慄起來。

「唉，命運，不可幸免的命運……已經是沒法挽回的了……隱忍着苦痛挨過這無聊的生命罷！」

## 脫離

我所讚美的上帝呵，求你不要閉口不言；因為惡人底嘴；和詭詐人底口，已經張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的舌頭對我說話；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又無故攻打我；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詩篇第一百一十一——

耶和華呵，求你拯救我脫離兇惡的人，保護我脫離強暴的人，他們心中圖謀奸惡，常常聚集要爭戰。

——詩篇第一百四十一——



這大概不止一次了，他對於她這樣地吵鬧，從沒有反抗過，從沒有使過忿怒的顏色和言語。他只用着十分誠懇的和靄的語氣開導她，雖則她怒惱他，詬罵他，責難他，把忿氣惹在他們底孩子們身

上，她打罵小孩，侮辱他到極頂，他也沒有同她決裂過。等到氣忿消去以後，究竟他們倆還是一雙怪可愛的人，他們倆底愛情表面上還是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神之力緊緊地維繫着，糾結着！

這一天晚上不知爲什麼，形勢忽然轉變了。

她坐在床緣上，只是嗚嗚的哭泣着，床前圍住了兩個小孩，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的光景，也在那里哭哭啼啼。他呢，正在隔壁書房裏帶着十分苦痛的淚容，收拾書籍，好似預備遠行的樣子。

『好！就是這樣，我們兩個人都落得干淨……我不離開這個地方，終竟吵鬧是沒有下場的。你，什麼！意志比我堅強？情性比我柔和？你，自從同我相處以來，是拿着真純的愛情的？你完全是真心相與我？我同你生下孩子，完全是精神上的愛底產物？你，什麼！平時動不動就吵得天翻地覆，不怕侮辱你底丈夫，我是爲的有重大的家事要你料理？你打罵無辜的小孩子，你是盡你天賦的教養的責任……什麼！你役使你底意志，濫用你底感情，你都是對的，而且十分地應該……你，什麼！好！就是這樣罷！我們兩人都落得干淨！』

他這樣興奮地說着，面部緊張到十分，軟弱的淚珠映着電燈亮晶晶地，已經滾過鼻端，落在嘴唇

上面了。他揩了一揩又繼續地說道。

『現在，一切我都決定了！我，這滿懷着以真摯的愛情來溫慰你底心靈的，現在真地從癡夢裏完全清醒過來了！……我，敢說是一個崇拜愛的，但我決不相信愛在單方面能發生什麼偉大而且永久的結合！我，敢說是一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但我決不能忍受屈伏在愛以外的勢力威權底底下！我敢說是一個最能含辛茹苦的，但我決不能把從滅裂愛情底根源的詬訾所生出來的苦痛當作甘蜜一般地啖了下去！——老實說一句，從此以後我底生命再不願把來含混地過去了！我要從烏烟障氣的活地獄當中救出自己！我要同斷定了我底生活的命運反抗！我要捨棄了我以前一切非人的奴隸的生活！我要對於我底愛情負着唯一的責任，不要讓彼碰掛在鐵蒺藜上把彼底精靈撕碎了！……我明知道你方且要說我底責任是在竭一生的精力養活這作了我終身的妻子的你，和這兩個小孩。但是這種奴隸，終身做着人家底丈夫和父親，我實在不心願了！你有不願屈服在男子勢力底下底聰明和權利，我雖愚笨軟弱，也不致於連從婦人和小孩手腕中超脫的能力統統都失掉了罷！』

「總之，我對於你，曾經有過把憎惡當作愛戀的時候；把苦痛當作愉快的時候；把詭言忌妬當作  
軟語溫慰的時候；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些個時候是白白地丟掉了，如一顆小石沉落在無邊的海中。

現在我知道你還沒有真正地觸到我底愛底一片鱗；你還沒有真正地感到我底慰安喜悅底一刹那；你所  
感觸到的，只有應該，只有不得不！只有妬忌，詐僞，誘惑，和威力的壓迫！——這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從此以後，我底行爲完全由我自己負責，我也並不把彼在你底——而且一切人們底——前面  
表白出來！我要虔心地把彼付給上帝，聽憑上帝底評判，最後的底評判！」

夜罩住了世界，愛之光也被黑暗蒙住了，只有嗚咽的泣聲，隱約可以聽着。

\*

\*

\*

\*

第二天早晨，這屋子裏還剩了兩個小孩和一個她，他呢，大概是走了，永遠離開了她和兩個孩子  
了。

## 故鄉帶來的禮物

『你倒很舒服！』他開口就是這樣地說了一句。在他把我從頭頂至腳跟打量了一過之後，並帶着一種苦笑。我很詫異地，還沒有開口，已覺着有一種不可堪的苦痛來襲擊我的心的深奧處了。因為我已經有了五年沒有同我的故鄉相見；今日忽然看見一個遠從故鄉而來的人，回憶這五年來離別的寂寞，淚珠兒已滾到了眼簾前面了。幸喜他很機警，馬上就把他那種苦笑轉成一種得意的樣子，繼續地說道：

『好，還算好！至於你家裏的人，也還個個都好，雖然鄉下大局，這幾年來糜爛到十足加一……你們倆在這裡想必人都很好，很舒服，如住在世外桃源一樣，享不盡的清閒福！』

他這樣地說了，我還是沒有開口，因為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說那一句起首好呢？在這個很匆遽的一刹那，未免成了問題了。雖然我很知道他的詞句裏面帶着有極鋒利的刺芒；雖然我很知道我們鄉下已經經過了一個曾經成了土匪的世界的時期；以後又遭了幾次軍隊的蹂躪，那種情景。

「你老來得正好！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們正念着家裏呢！」她，我的同伴端了一杯茶遞給他。他說：「幾千里外看見你老，一個故鄉人，就好像是到了家裏一樣哩……你老快請坐，休息休息……只要家裏的人個個都好……你老來了，真正好極了！真難得！」

他接了茶喝了一口，隨坐在椅上。室中暫時地沉寂了一下，他的眼只不斷地注視着在我和她的身上。這時我忽然記起他的歷史來了。他在我們鄉裏是個廣有財產的人，然而又是一個頂出名的吝嗇者。他家裏的財產是怎樣得來的呢？外邊人有些都不曾知道。有人說是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勤儉得來的；有人說是他家裏得着一宗橫財，在院子裏挖出一鏟雪白的銀子；但這都是傳說，未必靠得住。『他家發財的原因，是用了兩個極秘密的方法，外邊人是無從知道的。』她有一次告訴我說：『什麼樣的兩個極秘密的法子？你怎麼會知道？』『唉，這有什麼不知道呢？』十七兩稱起進，家家恨；九十合量起出，家家哭。』這在我們鄉下早已成了一個歌謠，差不多人人小孩子都會唱，就是指的他家的事。他家有一條稱，是空心的，裏面灌有些少水銀。自然，水銀在那中間是容易流來流去的；凡貨物買進時只須把稱尾略低些，水銀流在稱尾，於是沒有十七兩就不能到一



勛子。又有一只斗，斗底內有一個活動碗的大的木錐，量出時就安在裏面，自然要把斗中的位置佔了好些，一斗穀子，雖然不到少了十合，但是買穀的人拿回家去，總要少好些；當量穀時斗口還是滿滿的，足以使人心滿意足。這兩件東西，都是他家傳家之寶呢！這是我同她平時偶然的談話，我現在在這忙迫的一刹那，都記憶起來了。

『你老人家裏都好？』我終於開了口。

我爲什麼要這樣問呢？我還是去年得的消息，他已經當了一回羊牯，被土匪弔去了，而且他的兒子，除了一個老三在學校裏唸書，老大老二老四都被當做小羊牯弔了去。這次的結果，聽說他家花了五千塊光洋，才把他們父子四人從虎口裏贖出來。他這樣的損失，可算從來第一。因爲他是從來不喜歡浪費的，就是他的老三在學校裏要學費和買書籍的開銷，有時他都不情願給。而且還要說那里讀得如許的書，需要這麼多的錢？但是這回也就不得不白光光的一五一十地拿出來了。土匪接受了銀子對他說，這是『打富濟貧』，叫他不要見怪。他得着這種教訓，也算是從來第一罷。

『好……！僥倖！僥倖！幾乎……！』他用着煩惱的語氣頻頻搖頭答。

『但是……！只要……！』我打他的話說。

『是了！只要人口好！』她也插上一句。

『可是映軒死了！很慘！』他帶着悲聲說。

對了，映軒是他的兄弟，確實是死了，被土匪殺死了；也是同他一個時候捉去的。他兄弟的家產比他還要多。吝嗇的脾氣，也要跟着比他加高幾倍的程度。那怕他的穀子有一倉沒一倉地陳了十幾年，甚而至於腐爛了，但是他總非等到價錢極高的時候不願糶散一粒的。這時我又記起映軒的故事來了。有一年我鄉正當年歲頂饑荒的時候，鄉裏各家所有的穀子，大概都糶完了。只有他還陳着有幾倉的穀未曾開糶，大概是嫌價錢太低了些罷！然而當時通行的價格，已經較尋常超出到三倍，每石穀子已經賣到五千多文，可是他還裝出沒有穀的樣子來。人家要想糶他一石穀子必得要拿了八千錢，於晚間人靜時，到他家裏的後門邊去接。當時懷恨他的人，就把他那種情形控告於本地方團局，局裏的紳士把他捉了去，老不客氣地打了二百板子，罰他三百石穀子來賑濟貧民。

這回以後，他的吝嗇的脾氣的程度，人家都望他減低些，但是他呢，不但不因此減低些，而且比從前更加增進了些。以後遇着饑荒的年歲，他簡直一石穀都不肯糶出來，只眼睜睜地看着人家餓得要死。去年土匪捉了他去，原來不想治死他的，只要他把他由刻薄吝嗇所得來的財產和盤拿出來。不過因為他的態度太強硬了；他家裏也以為土匪是慣會使用恐嚇手段的，不必理會，自然要放的。所以就得到這樣結果，後來土匪把他的頭顱用一個箱子裝着送回他家，於是他家裏方始備銀把他的屍體贖回去。這一回事我終於記起了。

我瞪着他沒有開口，但也知道怎樣開口好？

「唉——我祖父以來的家業……」他接續長嘆一聲說。

不錯，家業？祖父以來的？他提起這話，我便想到了那『十七兩……九十合……』的歌謠來了。頓時我心裏便起了一種厭惡心，心想要說了。『什麼家業！你祖父以來造的罪惡罷！』但是又不好破口說出來。反是那種敷衍面子的話倒不得不說了。

『有什麼打緊，只要人……』

「你曉得我祖父以及我的父親，一班前輩，對於這點家業費盡了幾許的心血……而今敗到這一個境地！人呢，也被慘殺了……真是人財兩空！還有什麼……」他繼續不斷地說着，頻頻搖頭。這時他已經從行李裏面把他自己從家鄉帶來的旱煙袋取出來，含着，一面又從懷中掏出一枚烟捲裝在烟斗裏。我給了他一個火。他把烟抽燃了，還是繼續地說着。

「還有什麼！人也死去了，家產也耗光了……」

「那末軍隊呢？土匪這樣厲害！」她在旁插了一句。

「軍隊——你的產業還要光得淨些！快些！有了！」他說到此地轉了詞氣問我道：「你知道我這回到此地來的意思嗎？」

「我知道，前日知道的，家裏有信來說您要來這裏遊玩。」

「對，遊玩也是我的意思。我有這個意思還是在五年以前呢。但假使軍隊只勒捐我三次，甚或四次罷，也未必今日便能得到上海……」

「這樣看來，有錢的人——」我打斷他的語句。

「不見得，現在民國時代應該是例外。無錢的人，也不見得就能高枕無憂……呵！唉！福喜的房子被燒了！」

在我們鄉村的出口，大路旁邊的一株老梧桐樹下，有一所破舊的半瓦半茅蓋的房子。小小雜貨店的鋪設，貨物雖不十分齊備，平時來往的人却是川流不息的。三五人聚集閒談，或暑夏在梧桐樹下乘涼，來者尤多。我在家時每日至少也要去過兩三趟。

「燒了！土匪？還是……？」

「不，土匪倒決不擾害貧窮的，他們是一夥子……」

「那末，是打土匪的軍隊哩！」

「自然，還有什麼不是的呢！唉，可憐！保三竟至死了咧！」

「嚇，保三死了嗎！」

刹時一個繃色的臉兒嵌着兩隻大的眼珠而且很矮小的影子顯現在我的前面了。我在小時會同他在一個學校讀書。他的天資實在比我聰穎得多，可惜後來竟因為貧窮的壓迫，把讀書這椿

事停止了。有一回我在放學歸家的路上遇着他，我問他爲什麼不來上學了。他很羞縮又很遲疑地望着我的書包。我問他是你的父親不給你買書包嗎？的確，他自進學校以來到他停學爲止，沒有用過書包的，兩本教科書，夾在脇下；一塊石板，一方硯池，都是端在手裏的。但是他說不是，是他的父親不准他讀書。我說爲什麼不准呢？他說父親說是天下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是盡讀過了書才生活在世間的。讀書是有錢的人的面子，我家裏本是沒有錢的，不必跟有錢的人家一樣。他說完就不聲不響地走過去了。這個映象現在一幌就到了我的眼前。

『怎樣死的呵？』我接連問了他一聲。

『唉，慘得很！』他嘆了一口氣說。『正是十二月三十日過年的那一天，忽然大家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說土匪將在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來襲掠我們的村子。一時我們村子上的人嚇得魂飛魄散，手忙腳亂，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從村子後面逃將去。你是知道的，我們村子後面是高山，樹林又密，人躲在裏面是不容易找尋着的。有幾回，軍隊經過我們村子裏，婦人們小孩子們，都是把那里當作避免恐懼危險的一個安樂窩的。當大開家始向山林中逃跑的時候，大家都把預備

拿來過年的食物，用具以及銀錢積蓄等隨帶在身邊，恐怕留在家裏被土匪搜括了去。我們爬上山的時候，天氣還沒有黑，我在山巒上從樹梢透望，還見村中的人接二連三地從村子出來直奔向山中而來，好似已經投了宿的鳥雀又被什麼猛獸趕走了一樣，怎能捨得離開那樹枝上的窠呢？到現在想來，還未免爲了大家傷心起來……」

『真正是可憐……然而也沒有別的法子想呵。』她坐在旁邊插了一句。

『有什麼法子好想呢？』他又換上了一枚烟捲。『各人只好聽命運的支配罷了……好不，幸的命運，果然到臨了。黃昏以後，不到半點鐘工夫我們村子裏忽然火起了。當時躲藏在山裏的婦人小孩們都駭得哭了，然而又不敢哭出聲來，只嗚咽地說着：「我們的房子燒了！我們的房子燒了！」我輕輕地爬在一個露出樹林的巖石上去望了一望，才看出那燒着的正是福喜的房子。一時只見火光燭天，火星爆裂的聲裏雜着喧嘩的人聲和槍聲……』

『哎呀，會有槍聲……！』她又插上了一句。但我並沒有做聲，實在也不好怎樣做聲。只呆呆地望着他說個不休，在他那種又憤又激的言語中，知道他所感受的壓迫與恐怖已達了極點。



『槍聲，可怕的槍聲！』他繼續地說，手中烟管幾乎抖戰起來。『……這……這還不要緊！原來距離我們還遠。但是，啊呀，可不得了，我們這邊林子裏忽然也起火了……』

『哎啊……』我和她齊聲嘆了一口氣。四隻眼睛的光線直射着他。

『真可不得了！怎樣凶險呀！你道這是土匪放的火？還是——』他的眼睛也直瞪着我們。我們倆沒有回答。

『那知道這完全是軍隊來了！你們想這時躲在山裏的婦人小孩們怎樣地恐怖？怎樣地發出那種「天呀，救命呀！」悽慘不忍聽聞的哭聲喊聲？怎樣地被軍隊從林子裏趕出來在一塊草坪裏逞那豺狼般的吞噬的搜刮的手段……那真真我到現在連設想的力量都拿不出來了。可憐！

保三手裏捏住三百枚銅子，兩塊袁世凱光洋，是他一年的辛辛苦苦的勞力所得來的，他那裏肯白白地丟掉給一班如狼似虎的軍隊！他在火光底下看見一個雄糾的兵士已經把他妻子懷中所抱着的衣服和他小孩子手中所提着的一些魚肉奪了去，再加上他的小孩和他的老母親被那槍托衝了幾下的時候，他不由得悲憤地叫了出來，「天呀，我們造的什麼罪孽？該這樣處罰呀！」這是

真的！一個兔子到了被獵狗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他也會反轉來同那獵狗反抗起來，雖然他一點力量都沒有！可惡的兵士竟因他的喊叫注意到他了。起初是罵了一聲「混蛋，該殺的，你不認得老子！」接連就是兩槍托正衝在他的胸口上；但是他氣不過，罵了一句「橫蠻的鬼」把那銅子洋錢丟在地上便奪住那槍柄在手。一推便把那兵跌倒；待他要舉起那槍去刺那兵時，另一個兵拍地一聲從他背上穿了一個洞，他就在那羣衆大呼「天呀，救命呀」的聲中倒在地上。那兵爬起來奪回那槍即用刺刀在他身上亂砍亂刺，差不多要砍刺成了肉醬的時候，就把那地面上的銅子洋錢拾去跑了。你們說多慘呀，當時婦人們小孩子們以及大的男子還那一個面上有人色？都嚇得如死屍一般，只是機械一樣地叫着「天呀，救命呀！天呀，救命呀！」……這種聲音，現在還在我腦子裏沒去掉呢！」

他好容易費多大的氣力才把這一段最慘又最可怕的故事說完，我和她好容易也才把他這個故事聽完。聽到最末，心中頻頻抖戰，幾乎支撐不住了。我想人類這種抵抗的力能存在弱者的心裏，便是一點也能得到他最後的精神上的勝利，雖然保三已成了肉醬，我敢說他的精靈已經得救了。

但是這是不能對一個剛從故鄉而來的人說訴的啊！

『其餘的人怎樣了？……』她的聲音裏好似有無限的悲哀壓住她底心了。

『其餘不過免得一死罷了！銀錢當然搜刮去了！婦人孩子們身上腦上的裝飾當然是搜刮去了！稍微好一點的衣服棉被他們是用得着的，當然是搜刮去了！大衆過年的夢也可算是醒了！』

『沒有受傷的麼？』她焦急地問。

『最少也要餉你三槍托，如果你的什物不肯拿出來，或者拿慢了一點。這個情形，你想……』

我說『這真太橫暴了。後來究竟怎樣哩？』

他這時又換上了第三根烟捲了。我給他一個火。他用力吸了一口烟說。

『那夜的哭聲，喊聲，槍聲連續不絕地一直到天明時爲止。你們想怎麼樣收場的？……到天明的時候，他們便鳴號把隊伍歸攏來。那隊長就說要找地方紳士說話。這時有那一個人敢出頭呢？後來他們仍舊在山中搜出一個稍微識得幾個字的人，逼着他寫了一個證書，證書是他們自己起

草的，上面寫的是：

「月日本村被土匪劫掠幸得陸軍第……隊長魯率隊防禦，魯隊長治軍嚴明，秋毫無犯，本村得保安全，皆我賢明仁愛之隊長之賜也，村董及鄉民等三百餘人同押。」

隊長拿着這個證書，兵士們挑着或擡着所有的財物，數聲響號，開隊走了。曠下來的只是哭聲，喊聲，血與肉，死骸，燒掉了房子的焦土與烟霧，恐懼與悲哀……」

暫時，沉寂了。這時我們三人雖然處在這間很小的客房裏，但從故鄉所帶來的恐怖與悲哀，竟充滿着這無限的空間。

她說：「這世界真不知要被他們弄到什麼田地才甘休呢？這樣下去，真是受不了的呵！」

「他們去了第二天就來了一位夏營長說是填防的。」他全沒有理會她底話，只是繼續照着他的意思說。『好了，當天上午到的，下午便差四個籌餉委員親臨各住戶的門，說是爲地方謀幸福，防禦土匪，地方是你們的地方，錢餉當然應該你們地方人負責的……呢，對了，不錯！前天晚上的哭聲還沒有止呢！幸福是什麼？我很想問他們了……但是後來想想，還是犯不着向他們去碰釘子，

而且祖業已經是衰敗到了極頂，無論如何，也是挽回不轉了的，索性讓命運來支配去罷！所以我就決計想到外面來跑一趟，我把恐怖與悲哀一切未來的可怕的命運都交給在家裏了……」

他這樣說着，用了深深感覺苦痛的聲音嘆息了一回，又搖了幾次頭，好似他已經從恐怖與悲哀的醉夢裏面澈底地清醒過來，對於人生有了很高深的了悟的樣子。

我心想對他說，『你已經把那些東西從故鄉帶來了！』

## 海的渴慕者

一

黑暗只是緊緊地壓迫下來！

在帶着夜色的海裏被晚風吹起幽鬱的波浪，打在被用了不知年代的石所砌成的海岸上出發  
一種又悲抑又激奮的聲響！

一隻海船，飄泊在洋面，漸漸變成了一團黑色的影，一忽兒便消滅於朦朧的海霧中。

『先生……先生……可憐……』

一輛汽車嗚地一聲從海岸上飛奔過去了。

幾個活動的小影團，在汽車後面所冒着的塵土中跑着，而且用了微弱的聲音叫喊。  
汽車去得遠了。

海岸上只留得一片沉寂的死的夜。

『喂，喂，敲他，敲他！這瘋子……』

馬路旁邊一叢小草裏面，有一個影子顫動了。

那幾個小影在黑暗中藏藏躲躲地抬了土塊遠遠地朝那小草裏面顫動的影子拋了去。

那顫動的影子愈加顫動了。漸漸長成一個木樁似的東西豎在平地上。

幾個小影早已消滅在那被夜色緊緊壓迫着的矮小的茅棚子裏面去了。

他機械似地伸展他底疲倦的腰部和他底酸痛的手足，抓搔他底頭髮，好似有許多的事物攢聚在他底心底裏，待他去應付，去解決的樣子。他四面顧視了一會兒，什麼影兒也不會看見，只覺得大地上夜氣底壓迫沉重到萬分。他於是慢慢地移動到馬路中間，站看。驀然間一輛汽車從他底後面地方開來，燦亮着眼珠，大聲地吼鳴，如猛虎撲人似地，掠過他底身旁。這時那幾個小影團已躲藏在茅棚子裏，再也不敢出來追着汽車嚷叫或向坐汽車的人乞錢了；只他一人猶視着車後的紅色燈光，一直開到濱海的一個旅館門口打止。

『你，你們，在黑暗中橫行的你們，你們倚仗黑暗底勢力做出一切惡；倚仗着黑暗底勢力發揮你



們底獸性……你們，野獸似的你們，要到幾時才罷休呢……好，我知道你們詛咒人道，但人道從此決詛咒你們！我知道你們擯棄慈愛，但慈愛從此決擯棄你們！我知道你們厭惡光明，但光明從此將攝取了你們底生命！你們底末日快到了，你們等着候你們底死罷……」

這樣奮激的思想，連接不斷地發生在他底腦子裏，他全身幾乎抖戰起來。忍不住要把炸彈向着那汽車裏面摔去，如果他有那種工具；然而他終於忍住了。他走到沿海的石砌的堤上，想在夜色朦朧中探望海底真象，但只有黑沉沉的烟霧籠罩在上面，雖一波一浪都看不出來。

二

風聲只是呼呼地吹來捲起大地底塵土；雖然烈火一般的陽光射在地平線上幾乎全失掉了彼底力。他一絲不掛赤裸裸地躺在一個巷子底旁邊的馬路上。從這馬路一直往東走去，經過一排矮小的茅棚，便是海岸。這里雖當着馬路，但平時沒有汽車經過的時候總是寂靜的。巷子底四周圍繞着竹籬，棲在露出竹籬的洋槐樹上的晨雀，迎着朝陽吒吒地叫着。他醒了。

他好似覺得四圍充滿了死一般的鬱悶，愁苦。他覺得那茅棚上面所突冒出來的炊烟只是人

間一縷一縷的愁苦的絲，正在向空中分佈着，魚網似地蒙蓋着人類底一切——過去現在而且將來。

「……只有人們看不見這個，並且知都不願意知道！就是知道了，或者真地看見了一件事實，只裝着不知道不看見的一樣；犯不着知道！更犯不着看見！愈能把在眼底或心底所留得的一絲影子一星兒映象竭力使彼趕快消滅一點便更好一點……」

他只是興奮地想着。

一輛黃包車停住了在巷子門口，一個婦人手挽着香籃從車上下來；伊從衣袋裏掏出錢來給車夫，伊又丟了銅子一枚給俺臥在那地上的他，伊很誠謹地進了巷子。

「給你銅板呢……還不要……」車夫大聲叫醒他，蹴他底足趾。

他並沒有理會他們。他以為他們那種被外界支配着的舉動是失掉了他們自己底意識的，他覺得非常可憐！他心想告訴那婦人他很知道伊是帶了被神祝福的使命和希望而來的；但是伊缺乏祝福爲了被伊所忘掉的人的誠意。伊只是爲得要求自己底幸福纔費掉伊底銅子。伊那能爲了被伊所忘掉的人底幸福而破費伊自己底萬分之一的所有。伊生活在這樣的情形裏面，被利己

心蒙蔽了伊底本性將要被正誼底詛咒，被人道底攻擊，應得見棄於人類，死亡將撕碎伊底靈魂……然而他畢竟是一個幻想。

菴子裏的鐘聲；帶着多少懺悔的聲音傳到了空中，接連又是爆竹的聲響。

車夫也走到菴裏面去看那個鄭重的頌禱去了。

伊底懺悔只向泥塑木雕的神前，是空的。神如果靈驗也應該體諒了人底意志，懲罰伊底！而且一切人類底——詐偽，自私自利，以及一切的罪惡；萬不能因此便蒙了赦宥……伊只能而且應該向人底前面悔過；只有人就能體諒人，容許人底誠心的改悔。伊偏不這樣，偏偏要去見好於神，却不怕違了人類底意志！伊底——而且一切人類底——罪惡，這樣，所以萬不能得蒙赦宥。不但人，就是盲目的神也不應該盲目到這地，受了伊底詭詐……

他想到這里，又不可耐了。立起來想跑進菴子去吐棄伊底顏面，滅裂伊底肉體，撕碎伊底靈魂！

……  
婦人頌禱完了，正從菴子裏出來，撞着一個赤裸裸的男人，站在前面，幾乎攔住去路，羞得伊兩頰

通紅，連忙僱着那車飛也似地跑了。

他復行走到那婦人丟錢的所在。一枚銅子仍在原處，發出一種暗紫色的光射着在人眼裏死冰冰地。

三個衣服襤褸的小孩，從那茅棚中走出一直向巷子這頭飛跑而來的，前面那個拾起那銅子又跑了回去，接二連三地回顧他，顯出嬉笑而又害怕他追趕的樣子。

他無事似地一點也不理會那小孩。

人們是騙子。騙子底工具就是金錢，而且並不需多少，只這銅板一枚，縱少已把慈善家底頭銜騙到手了。他們平日都看不起窮人，惱怒貧家底孩子如同穢濁的小犬；奴婢貧窮人如同驅使牛馬一樣；他們都是以爲他們自己底威權原有這樣，原是應該的一點也不爲過！爲什麼心願從他們自己衣袋裏掏出銅子來丟給別人？倘若不是他覺着於他自己有了十倍乃至百倍千倍的利益比較於他所耗蝕的！

他底腦子只是在那里發熱，不平的思想如潮水一樣地湧沸而來。他起立了又躺下；撒開他底

手和足，又縮緊他底腰與膝；想密合着眼簾緊塞着耳腔，甚麼也不願意看，什麼也不願意聽，但一切世間所有，罪惡和不满却影映了他底眼，充塞了他底耳，而且攢聚在他底心頭，不能消散。

他聽見樹上的風聲以爲是人化作了猛虎在那里吼叫；他看見地上的樹影以爲是猛獸真地張牙舞爪來撲他了；他覺着居在人間的恐懼比幽處在黑暗的地獄裏還要更可怕！

他又立起來而且走動了。行路的人望着他一絲不掛，用了十分驚異的眼光注視他，好似在他身上發現了一些奇蹟。

他經過一排茅棚子直達海岸上。

他看見了海，手舞，足蹈，大聲地叫喊，在岸上狂奔，仰天呼唱，又俯伏在岸上吻着地上的石與草；他放聲憨笑，又掩面哭泣；他又沉默地數着海中的波，一波一波……層層疊疊，無窮無盡，一直到不可見的天邊爲止；他以手做擁抱的姿式，想要把海擁抱在他懷裏；他張開口盡量呼吸，吞啖，想要把海吃了下去……但是他疲倦了，他從極痛快而又極悲哀的情境中覺醒過來又睡去了！

誰能斷定他在睡夢中所過的生活呢？

『什麼人從我底身上踏過？我底頭，我底手，我底胸口，一直到我底足趾尖上，都被你踏破了呢。你看我底血……？』

他用了激怒的聲音問。但是他仍舊躺在原處，一點也沒有移動。他好似在朦朧的夜裏看見一個人影又逼近了他。

『你是誰？你怎麼……？』

人影只一瞥，便又從他底身上下蹿了過去，躲藏在黑暗裏面去了。

『哎呵，我忍不住我底痛了！他自己覺得那個情形十分險惡，但終於沒有說出聲。』『你是誰？你怎麼不說話……？你怎麼無端地從我身上踏過……？你怎麼踏了我一次又踏我二次……？』

人影又從黑陰中出現行且逼近他，他怒了。

『你又敢來踏我第三次嗎？我要把我底血灑在你底身上！我要……』

『但是——我不是踏你的人，第一次踏過你的是你底父親，第二次踏過你的是國家；我不是踏

你的人，我是愛你的……」

人影在陰暗中顯得鮮明一點了。

「什麼？」他仍是帶着怒氣，「我沒有什麼父親！也沒有什麼國家！也用不着人家底愛。」

我只是我！獨立自由的我……有誰來踏過我底身體的，就是我底仇人，我必得把我底血灑在誰底身上！我必不赦宥的！」

陰暗中的人影彷彿有了三個，或出或沒，他覺得他已在被擺布被包圍的境地中，他恐懼得非常，他又惱怒得非常！他想奮起去同那影子抵抗，但是他不能，他只能躺臥在鮮血流注的處所。

「我，生你的父親也……」第一個影子逼近了他。

「你嗎？你是最先踏破我底頭，我底胸口，我底全身使出血的，你能說是我底父親……仇敵！

仇敵！你看我流出的血多少？」

「但是我，總是生你的……」

「生我的……！你所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憂愁，痛苦，罪惡……也能算是我底生命麼？」



你，你在無意之中生了我，却有意地不給我自由！你死死地把你底口，你底耳和目，你底手和足，竟至於把你底全身體蒙蓋着我底身子，你竟以爲是你做父親的底責任！你用了對待仇敵般的威嚴，用了對待牛馬般的權力驅役我底精神，你竟以爲是你莫大的恩惠！你願我終身做你底奴隸牛馬，你願我終身做一個有肉體而無靈魂的活屍？你總不願意我在世界上做一個人……嘻嘻，最先踏過我底身體的你，你對待我同對待你底仇敵有什麼兩樣？」

他說到最後這句話，發出一種又恨又惱的苦笑聲。那影兒站立住沒有逼近攏來。却有點慚愧的樣子了。

『這樣的生活，』他繼續地說着，躺在血坑中並沒有移動。『這樣的日子，我以前過去的，我現在在整數還給你，我以前同你的關係，我現在也一切同你脫離，以後也永遠不再發生！踏過我底身體的，便是我底仇敵，仇敵我是不赦宥他的；我要把我底血灑在他底身上。你，還說是我底父親？你看我底血呀，是誰使我流掉的……』

他底手足上所流出的血在黑暗中浪花般地激濺起來又雨點般地落下。

那第一個人影消滅去了。

「我，保護你的國家也……？」另一個影子又從黑暗裏面顯現。張牙舞爪好似要攫取人的樣子。

「你嗎？我詛咒你，萬惡的國家！你也是踏破我底頭我底胸口，我底手足，全身，使我出血的保護？你看我多少的血是爲你流掉的！你底職務就是使我，而且大多數的人流血的麼？流血成了你底正誼！你豈不是爲流血而纔存在的？萬惡的你，我詛咒你，我厭棄你如同厭棄穢濁一樣！我願你永離現世不得再見天日底光如同惡魔一樣！我願世界上永遠也看不見你底影子，永遠也聽不見你底名字底聲音！」

那影子徘徊地立着沒有前進，也沒有退後。

「嚇，萬惡的國家，你還不服嗎？你還不早早如同魔鬼一樣地消藏在黑暗當中？你還以爲人類底血沒有爲了萬惡的你而流掉淨盡嗎……我底血整數還給你去！萬惡的……」

他底全身所流出來的血在黑暗中浪花般地激濺起來又雨點般地落下。

第二個影子又消滅去了。

『但是我——』那第三個影子又出現在他底前面，對着他笑；走近他身邊，撫摩他。

『你是誰？』他問着，但馬上從心裏認識得是伊了。

『我是——愛——愛你的。』

真地是伊了！他心裏想着，但並沒有回答伊的話。他心想伊已經跟了很闊的人戀愛去了，怎麼現在又來到這里呢？他心想伊平常厭惡他比陌生人還要厲害，伊常常呼他做乞丐，罵他做瘋子，現在何以竟說是愛他？何以竟走攏來撫摩他？

『呸，狡滑的狐狸，你不要再把那虛假的愛來騙我了！』他奮怒地喊叫。

『但是我——』

『對了，你，你使用你底虛假要到幾時才罷休呢？我不願意見你那樣的態度；諂媚，偽飾，欺詐，殘忍；却用了愛做你的假面。世界上那里有愛！而且那里用得着愛！用愛來改造世界，用愛來救人類，這都不過是好聽的名詞！我詛咒愛！我詛咒用愛來欺騙我的你！你跟着你底戀人去罷！你

應永遠離開我！』

伊哭了。

『你哭泣？你爲什麼要哭泣？我不相信你也有哭泣的必要！我不相信你哭泣就是你底愛的表現！我更不相信你底哭泣是爲了人家，你底眼淚是爲了人家纔流出來的！你原是一個善於哭泣的，你底哭泣原不必有什麼不得已的悲哀……』

伊哭泣得更厲害了。而且在哭泣的聲音裏含得有多量的奮怒，他這時的厭惡的心情也越發添加了。他心裏想他和伊早已決裂，此刻更不是妥協的時候，索性奮怒罷，現在的人類是值得奮怒的，而且也止有奮怒，無論誰對得誰都是一樣。

於是他又開首把他所流出來的鮮血，向空中灑將去；這時黑暗和影子一切都消失了，大地變做大明的世界，血珠却化作了粗硬的塊子打落在他自己底身上，他驚了一跳便立起來站在海岸上，幾個衣服襤褸的小孩，連忙丟了土塊從他身邊跑去，嘴裏還在那里大聲呼着：『敲他，敲他……瘋子，瘋子。』

他站立在海岸上略定了一定神，認真地注視着海中的波浪底起伏搖蕩，他醒了。他完全從疲倦的夢中清醒過來了。

誰能說他在夢中所過的是非真實的生活？誰能說他在夢中所過的生活不強勝於被詛咒的人間底生活呢？

#### 四

他並沒有回答。只睜着眼珠望着他周圍的人，那些人在他的眼光中看來，個個都露出一種猶惡的面孔。

「你爲什麼好好端端的一個人會發瘋到這樣，連衣服都不穿呢？」署長又帶了嚴厲的口氣，重複地問着。他回頭又問那站在旁邊的巡警道：「唔，你帶他來時，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他是這樣一句話也不說的……唉，他真是這樣連褲子都沒穿便在街上走的嗎……」

「是的。」巡警答道。「他確是這樣！現在這個樣子，一點也不差！我正在大街底入口處站着的時候，只見對面一大叢的人湧了上來，起初我還嚇着，以爲是發生了別的變故，連忙向前想去攔

阻；最後才看見他被圍在那中間。連褲子都沒……」

『你看何等地野蠻！你這個樣子！』署長打斷巡警底話，緊瞧着他身上不轉眼。

『所以，他褲子也沒穿，我就把他帶來署中了。當時他並沒有說什麼同現在一樣。』巡警補足說道。

『既這樣——那麼……』署長用了十分考慮的態度說。『好罷，你們權且好好地看住他，回頭等醫生來診治了再說。』

一間又黑暗又污穢的房子，四面用了鐵桶似的牆壁圍繞住的，裏面藏有多年未曾掃動過的塵土；那塵土中間臥着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青年，黧黑的顏面，蓬鬆的頭髮，成年累月的污垢附着在他身上成了豹花一樣地斑點。

他安靜得非常。他除了睜着兩眼望着牆壁上端一個方尺來大的窗子所射進來的光線，簡直一動也不動。不過他對於光線幾乎用了同分光鏡一樣的效力的心在那里起了分析的作用。他好似以為那光線是極不純粹的。那不全是光線，那不過是世間罪惡底反映。所以小窗射進來的

光雖是很有限的，但終於把人類底全體看透了。

「唉，人類竟是這樣，也難怪他們竟把我當作野蠻……你看，詭詐，虛偽，竟如微塵似地充滿了這光線！我想在這光線底下再也尋不出一個不受了詭詐虛偽底支配而生活着的人。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想世界上最野蠻的莫過於猛獸把人類當作美味一般的東西吃盡了去……不，這還不見得真正有這樣可怕的事情出現；猛獸真能夠吃人，這是不錯的；但是不見得就能把人類統統吃盡了去。可憂慮的，真正值得憂慮的，並且非趕急設法防止世界人類簡直要不了的，正是在人的這個範圍以內……嚇，你若是要問我這是從那里看出來的？那我就老不客氣地答你一聲，我就是從這光線裏看出來的。我先前以為是只有黑暗裏就很危險，很可憂慮，我現在却完全看出來，光線中的危險比黑暗裏還要多，還要更可怕。但——我很不解，在黑暗中的危險也許還有人正在為彼而憂慮着；至於在光線裏面的危險可怕，為什麼就沒有人把來當作一回事了。真是不知道有危險嗎？還是明知道有了危險是不能免的却當作平安般的路途坦然地走將去呢……這都不見得算是猜着了罷，他們根本只是住在光線裏面便放心了。這都是沒有把光線分析明白的結果。



你看這光線裏不是明明白白被危險的塵粒充塞着，比這還野蠻也沒有的了；殺頭，絞死，槍斃，就地正法，革殺勿論，一切慘酷的刑法，你能說猛獸有這樣野蠻麼？殘忍，妬忌，狡詐，吮吸人家底汗血，剝削人家底脂膏，一切狡猾的行爲，你說猛獸有這樣野蠻麼？……」

他，獨自躺在地下自言自語地正在說過不休，那房子旁邊的門忽然開了。兩個巡警跟着一個醫生站在門外。

「唔，空氣太壞，帶他到外面來罷，我不能進去，唔……」醫生說着，不斷地搖頭，並對那兩個巡警呶了一嘴。

兩個巡警從黑暗的房子裏把他扶出來。

醫生握着他兩手把脈搏試探了一會，一面打量他底身體從頭一直望到腳上。

「唉——！危險……」醫生用了十分驚歎的語氣說道，仍是搖他底頭。

「怎樣？」一個巡警問，很匆遽地。

「脈搏快得厲害！而且全身發熱！」醫生說，出裝很着急的樣子。『這怕是熱症！這怕有一

股熱氣猛攻着心部，以致精神恍惚，失了感覺……」

『那末診治的方法呢？』 兩個巡警齊聲問。

醫生用一種緩慢的語調答道：『……診治的方法，有的，有的。但是——也不必過於阻塞，使他內部的血液流行不暢；也不宜於盡量地發洩……總歸一句，照目下這個樣子看來，熱藥固然不可用，就是涼藥也不能再多吃了。』

『那麼還是怎樣一個方法呢？』 兩個巡警都十分地焦急。

『好罷，回頭去同署長商量好，再定辦法罷。』 醫生說完他底話，便同那巡警走了。

這裏依舊只一個赤裸裸的他，依舊躺在黑沉沉的地板繼，上續着他腦海裏的幻想。

『哦，對了！』 他忽然表示一種憬悟的樣子，向着空中說話。『不錯，一點也不錯，你們說我是

野蠻的，原來就是因為我底全身發熱，我底心部有一股熱氣。那麼自以為不野蠻的你們，底血自然冷，這是毫無疑義的了……不野蠻的你們，你們把殺頭，絞死，槍斃，一切慘酷的刑法，當作你們底正誼；你們把殘忍，妬忌，一切狡獪的行爲，當作你們底美德；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哈哈，醫生

底見解真不錯！不能使血液流行不暢，也不宜太發洩，這種藥方，把來投入了你們底腦中，化合成成了你們底一種不冷不熱，不生不死的思想，這實在是難怪的。但是我，決不會吃你們底藥方，決不會受你們底欺騙。你們想要把我也弄成同你們一樣的腦筋嗎？我絕不相信你們有這樣的魔力。你們以為把我安置在這個黑沉沉的小房子裏就會使我有同你們一樣的动作嗎？我絕不相信我自己會墮落到這地步。我有我底你們從未會夢見過的心，我有我底你們從未會夢見過的自由。我知道你們或者也要說，你們也是有心的，有自由的，但是你們底心是冷的，死的；你們底自由統統被國家，被法律，被無理性的強權與習慣把來剝奪去了；哪能算是「有」呢？可憐的你們呵，你們底肉體精神都是幽囚在十八層深的地獄裏還是自鳴得意地活着的。你們底身體精神已經成了國家底奴隸，法律底俘虜，成了你們底父親底私有品，玩藝兒，成了你們底妻子底寶貝，玩物，還說你們是得到人的生活的，你們這樣的欺騙狡詐的人生要到幾時才終止呢？可憐的你們呵，我可憐你們為你們而悲哀如同悲哀一隻迷了歸途的小犬；不，不，你們底脾氣並不如小犬的頑馴；你們那種狡猾獷悍的行為，簡直不如把你們比作凶狠的豺狼還恰當一點，或者你們底私慾，利己心，比豺狼還要凶狠那我就

沒有什麼可比了。但是你們自己竟公然把你們認作人類。唉，人類是這樣的，那我就不但一點也不寬恕你們，一點也不可憐你們，而且要把你們如污穢般地厭棄，如蛇蠍般地避免，如惡魔般地詛咒了。人類，這樣，誰能說這不是一樁極可憂慮的事！你們，被厭棄了的，被避免了的，而且被詛咒了的，你們，你們竟把我幽禁起來，但是我天天所盼望着的海，你們是關彼不住的。我底精靈正同海接吻，正擁抱着海在我底懷裏；正在熱烈地唱着海之歌……」

## 五

在天色黎明的時候，他從那菴子旁邊草茅中爬起來，一直跑到海岸機械似地做着崇拜海的工作。這是他從警署逃出以後第一次。

他照樣對着海手舞足蹈，狂奔叫喊，歌唱，哭泣，欣笑，呼吸，擁抱……在他腦筋中弄得海波湧沸天旋地轉的時候，他底工作可算完了；他沉默了；他靜止了；他便仰臥在他靜止的所在。有誰能說得明白，這時的他底心中是苦或是樂，是悲哀或是喜悅抑且是夢或是醒呢？

紅日從海底懷中露出半邊的時候，黃金色的光線透過早晨濕薄的烟霧中照在大地上，於是他

底身體慢慢地移動了。但這時他還是躺着的，只一雙帶了希望的光彩的眼球望着太陽一步一步地滾上來，雖然太陽光反射的力怎樣強，他還是用了不可思議的力量睜着他底眼簾，好似想發見那中間的神祕的事蹟。

『光，值得讚美的，還是從太陽初時發出來，沒有經過了映射人間一切的時候；』他腦筋裏照常發出奇想。『只有這時候的光是真實的，是純潔無比的，是溫和慈祥的，真地值得崇拜，值得讚美。但是……』

他轉旋他底身體，使眼底光線同太陽底光線直射的方向，但他仍是側面臥着的。

『但是一經把人間一切反射不去，滲糅在光底分子裏……』

他興奮地爬起來，立在海岸邊一個亂石堆成的較高處，望着大野上所有的一切：房屋，田園，大小的人，空中的烟霧……眼睛望到那里，手也指到那裏，最後發出一種痛恨的歎聲，依舊跑到原來躺臥的處所望着。

『何等地可怕呵！死一般的罪惡，佔據了光底位置，戰勝了人類了：人是生活在罪惡裏面的東

西人是必須帶着罪惡纔能生活着的東西；你們把崇高清潔和靈慈祥的光中，滿佈着可怕的罪惡；你們還用了狐狸一樣的狡猾的態度互相尊崇，互相憐恤，互相寬恕；這樣互相騙誑的生活着却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似地反相安了……這樣，你們還不應得詛咒麼……唉，唉，如果你們不怕我，不把我當作異樣希奇的人看待，不幽禁我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裏；你們不故意同我隔膜，我也許要問你們了。你們爲什麼把罪惡當作你們唯一的天職，同你們底生命相維繫，永遠也不能解脫呢？你們或者要說這是命運不可躲避的。對，不可躲避，誠然不錯；但是也不能反抗嗎？我相信你們能夠負擔罪惡過——你們底一生，斷不能一連刻工夫反抗罪惡的力量都沒有！然而你們都意不願把那一刻工夫的能力拿出來，你們却只樂意在這罪惡的人間浮沉着，永遠浮沉着；你們却只樂意在罪惡的人間輪轉着永遠地輪轉着……」

這時馬路上的遊人，漸漸地在那里幌來幌去，或進了海濱大旅館，或駐足在臨海的堤岸上，這是在每週的星期日都有這樣的光景的。

三輛汽車接連地飛奔過去了。

一羣襤褸的小孩，跟着汽車後面的塵土連叫帶喊地跑將去。

幾個苦力正在馬路上工作着。

兩輛小車放在馬路的旁邊，兩個車夫在那裏圍聚着，並且用了譏訕的口氣評論着馬路上來往的男男女女，有時粗野的笑聲惹得他無意中的一個注意。然而暫時以後，他又繼續着他底幻想。因為他以為眼中所見的連路旁小草被惡人踐踏，樹上枝條被惡人攀折，幾乎都是人間罪惡底表現；人間除了被詛咒，還能得到什麼呢？但是人們却把他們自己錯認了在崇高、尊貴、美好的位置裏，正在笑罵着他底舉動思想是無意識，是悖謬。

太陽已高懸在空中了。

熱烈的光線中滿佈了錯誤的微塵。

有誰能辨別得出生活在這光底下的人們同生活在黑暗中的一樣，都是帶着可怕的永遠不可寬恕的罪惡而生活着的呢？



『不錯，我現在的生活很安適，快樂！但是你何以要自苦到這地步呢？』那人問他道。

『唔，複雜得很！你能夠坐在這地面不怕污損了你底體面的衣服嗎？……哈，對不住你，……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關於我底新近所發現的奇事。』他拉着那人走到海岸盡處一個背着人眼的處所坐着？

『好，好得極，我很願意同你談談。聽聽你底意見。原來我們倆自從中學畢業分別以後，到現在不覺得有了幾年。以前我只想我們永遠再也沒有在一塊聚談的機會了，今日遇着，實在是意外……』那人很鄭重地說。

『這實在全是真的』他接續着那人底話說道。『但是我急於要問你的，就是我家裏現在對於我怎樣了。你可以告訴我麼？』

『現在，到沒有什麼，好似已經把你忘掉了。』那人說着，很用力地注視他。『但是當你底衣服在河邊發見的那日，大家都相信你必然是投河死了，你家裏的人都爲你悲傷到死去活來的境地。那曉得你走到了這裏！實在是料不到的事。就是現在看見了你我還說不定，你不是死人……』

『也許是真的！』他急忙地說。『以前的那個我麼？實在是死掉在那河水裏面了，當三年以前。但是我想我底家裏也不見得爲我而悲傷得那麼利害！』

『真之至！我絕不說謊話。你要想當日你底父親以及你家裏的人對於你底前途存着多大的希望！他們都倚靠你做他們生活底保障的。』

『那！他們是看重自己底利益，並不是看重我。所以他們當日縱有什麼悲哀，也並不是爲我，只是爲了他們自己底生活上失了保障罷了。如果我對於他們祇是一個平常的兒子，對於他們什麼大家族主義一點也沒有什麼幫助，那就我真地死了，他們能有什麼悲傷的心情發露呢？我想不待到現在，早已忘掉在九霄雲外去了。』

『這都是你底神經過激的意見。』那人不大高興地說着。又斟轉語氣問他道：『！』

『但是我到要問問你，你是幾時走到這裏來的？你剛纔說你近來有許多新發見，你可告我？』

『幾時？』他很緩慢地說。『就是那時。那時的我不知怎樣一回事，總是不安定。總是覺

得我周圍的空氣有點不佳。我受着四週底壓迫，一天沉重一天，幾如死刑底宣告臨迫在眼簾一對，危險到了萬分。所以我當時就問了一問我自己：你心願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地生活着嗎？我底靈魂便大聲叫了出來說不。但是當時我底肉體因爲利害的衝突有點反對。心想如果讓靈魂底主張占了勝利，肉體底快樂將要犧牲到不可限量。寧可靈魂屈伏一點，基本上可以保得肉體底安全。我知道，這個時期很重要，這個時期是我底一生的難關，是我底靈魂和肉體生死的時期。我要是救了肉體便顧不得靈魂；要是救了靈魂便顧不得肉體；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難關？但是後來我終於決定了。我終於尊重了我底靈魂底生活，捨棄了我肉體上的榮華，娛樂，一切。我把衣服靴帽，脫在河邊，歸還世間種種精神上的束縛。使世間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某死了。真地！某某實在是某日底某時死了。現在的我，是得救了的靈魂，是未死的靈魂生活的我呢？你認識我嗎？」

「我很知道，而且十分懂得，世間的人都是只顧着肉體底生活，而不顧靈魂底生活的；我明知道我這種主見犯了世人底大忌，世人都會用那平日最狡猾的伎倆對付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世人都把我當作異樣的東西看待，他們說我是瘋子，是狂人，是野蠻；他們笑我罵我，把我鎖禁起來，說我得了最危險的病證；幾乎獻盡了他們底醜態。我底好朋友，你覺得怎樣？你將怎樣？你從前同我接觸過，你現在又正接觸着我了。你總能答覆我的，如果你能不同世人一樣，用了肉體的眼光看我，却用靈魂同我接觸着。」

『……………』

『我近來的生活，只是夢一般地過去了。我底新發現，也只是些可怖的夢。我覺得好好端端生活在這光線底下的，沒有一件真正活着的東西；反倒草木與鳥獸底生活較為有意義。』

『你以為人類究竟應……………？』

『唔，我以為人類究竟應該跳出在這個圈子以外。』

『你對於世界都否應了嗎？』那人追問了一聲。

『對於現在這樣的世界實在不值得再留戀了。』他仍是緩緩地說。『現在這世界裏找不着真正應該存在的東西。一切，都是不應該存在而竟存在的。』

『國家也是——？』

『你以為國家所給與人們的是什麼？是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麼？是當兵與納稅的義務麼？我希望你用你底靈魂回答這話。是的不是的。如果說是的，那末這又有什麼利益？是被選出的那些貪如狼猛如虎一樣的官吏嗎？是被糟蹋在戰場上面的那些堆積如山，流注成河的骨與血嗎？稅是應納的，不錯，但所養活的又是那一種人？貧窮的人家，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小孩子如小狗一樣的，不能受教育，甚至不能過活，有誰照管呢？這也能算是國家底恩惠？如果說不是的，那國家所給與人們的又是什麼？我希望你用你底靈魂回答這話。』

『家庭也是——？』

『家庭麼，什麼，仇敵聚會的場所罷了……人與人的關係，在倫理學家看來，却是道德底源泉。他們把平等，互助，博愛……都編入了德目，說說也還響亮。但實際上人與人只是金錢的關係。否則，便是仇敵。家庭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個普通原則上面的。許多的人，拋棄他底有用的光陰不惜，丟掉人間應做的事業不做，竭力地為家庭賺多量的金錢以博得父母底歡心，就是依了這個原則

的。然而我們能承認這個原則應該存在——不呢？」

「那末男女底愛呢——！」

「許多人爲了愛跑到死那一條路上去，這是真的。但是我不相信現在一般男男女女口頭的愛，當作時髦一樣在那里流行的，說是應該存在而存在的了……伊，你是知道一切的。伊原先同我怎樣親切！誰能料到伊後來竟至不了解我到那地步？伊如果真正萌芽了新的愛，那是我底希望。但是我相信伊底愛原只是口頭拿來說說便可以，決不能永久存在的。伊現在怎樣了？跟着闊人的生活一定很豐富愉快罷……！」

「聽說伊現在又脫離了那闊人逃走了！」

「這都是人類底不幸，我偶然說中了！但我並非爲那富於誘惑力的闊人叫屈，人類似這樣活下去，却把互相欺騙當作了唯一的正誼是不了的。」

「那麼你對於文學……？」

「我不是文學家，也並不懂得文學。但我絕不相信歌唱些什麼花呀，鳥呀，安琪兒呀，就算是盡

了文學家底使命的。我絕不相信把人間多少罪惡和苦痛當作幸福和樂利，一樣地謳歌，或是把比地獄還黑暗的社會硬當作天國一樣地讚美了就能算是盡了文學家底責任的。」

「那麼你是個懷疑派……」

「不是，我不是懷疑派，但是也沒有什麼可相信的東西，在我底感覺裏。」

「那麼你對於古代的也——？」

「古代過去，一切都是死物，腐蝕了的骸骨。可怕，是用得着的；留戀，實在不應該……」

「那麼我們應該的究竟是什麼？」

那人立起來，用了十分不心願的語調急迫地追問着；目光緊緊地釘住他。只等他回答一聲是什麼，他立刻就要跑開這里了。

「應該」他也站立起來了。但他的態度反到不似那人底急迫。「惟一的，就是跳出這圈子。」

「那——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那人離開了他，去了。回頭又補足一句說。「我認定你



同我相隔太遠！

他走向前去拉住那人說，

『這都要不緊，太遠，你只要願意接近我，就親密的了。我告訴你，你如果捨不得跳出這個圈子，你不但找不着你應該做的事；而且你也決不會有去找你那應該做的事的心。因為現在的人已經都被那些麻醉劑，麻醉到極頂了。榮譽，禮教，金錢，富樂，尊貴……一切已把人們底心麻醉住，失掉了作用。現在他們不是正在那里罵我作瘋子，狂人，野蠻嗎？可見他們麻醉的狀態已經到了程度。你現在還要站在那個狀態裏去找你應該做的事，豈是可能的……』

『……………』

『現在世界沒有真正應該存在而存在的樂，所以我對於你，不但是你，而且一切人類，沒有什麼希望，也不敢希望什麼。我所希望的只是在這個海。我只希望同海接吻，把海擁抱着在我懷裏。我想一個人，已然成了人形，斷沒有再墮落到人以下的地位去的道理；所以縱不能具有一種救人的偉大的能量，至少也應有從黑暗的勢力底下救出自已的決心。我雖愚弱也就不能不脫離現代』

切人類所認爲正當的，應該存在的生活——就是跳出那個無理性的圈子——而來到這樣空曠無涯的海邊等候着我所希望的生活到來：這是我底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我近來新發現的奇事，從沒有人發現過的。』

★

★

★

★

那人去得遠了。並沒有理會他說什麼。

但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他，還熱望着海中底波浪，依了那波紋起伏的勢子，在那里喃喃地說個不休。然而那人已去得遠了。

## 隔絕的世界

一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那時正是舊歷底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是一個人們最快樂的一夜。

在一陣很冷酷的雨點飛過去了以後，接連着的就是一股寒淒淒的風夾着黑墨的夜，緊緊地壓迫而來，差不多使那立在大街後面的那楹茅房很淒涼地打了幾個寒顫。

那女人懷中抱着一個病勢十分沉重的五歲來大的小孩。

伊抱着那小孩坐在一口行竈的前面，這口行竈是安放在離床鋪不到二尺來地所在，裏面正燒着一星兒的火。伊此刻守着那一星兒的火，好像是在那等待一個期望的實現。可是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病的小孩底糾纏，種種不可幸免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不知不覺便睡去了。不，伊眼見着伊底男同人來了。伊見着他手中拿這許多米，肉，酒，菜各樣很好的口味；有一尾黃金色的大鱗的魚，

還是剛從水中撈起來的一樣，伊接到手裏，那魚一跳，幾乎掉在地下，要不是伊手脚來得快。伊心想平常買來吃的，多半是那又鹹又腐臭的細鱗鱧子魚，從沒有吃過一個這麼大鱗的，而且是這麼活生生的。伊又看那些米，都是上熟的白稻，酒，菜，各樣都是平常看見人家吃慣了而自己却沒有吃過一回的那樣的好味道，伊又想到這樣好的東西，好的味道，爲什麼也能夠有吃的了，大概是因爲這是過年的日子嗎？這時伊所等着的期望差不多真地實現了。伊又看見他底男人從伊自己親自爲他補綴的新的衣袋子裏拿出好幾塊大洋來，也一起交給在伊手裏。伊接在手裏並不似平常的那樣珍視的眼光，却用了很大方的口氣埋怨伊底男人有大洋在身邊何以不幫小孩買一件厚點的綿衣回來，就免得孩子受凍成了傷寒症了。這是急壞得阿誰呢！而且剛纔孩子吵要「九條龍」燃放呢！平時孩子一時饑，一時寒，跟着他們整年地挨着過來了，在年節裏需要一點什麼，也不是過分。伊所想的所說的，一點也沒有什麼錯處，伊底男人也並沒有反駁伊的。不錯，伊所想的，所說的，有誰能反駁伊呢？可是伊此刻竟全忘記了伊底一切都是一個虛幻的大夢。

## 二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哎喲！』伊從夢中驚醒過來，把夢中所有一切都失掉了，不覺失望地叫了出來伊懷中所抱着的的小孩幾乎要掉下地去了。伊又急忙地摟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呻吟中的聲音。彷彿一隻小鳥中了彈子將要斃命時那種最後的哀鳴。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裡。』伊撫慰他，從伊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發出嘆息來。停一會屋子裏又靜下去了。只有外面的爆聲和呼呼的四壁的風。

因為伊在嘆息之後，又被那不可幸免的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種種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掙扎不住，伊又不知不覺地睡去，仍在那裏繼續着伊底幻夢去了。

『爸……媽……』小孩子底聲音，又在沉寂的空中抖戰着。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裡。』

『爸……呀……』

『爸爸，幫你買爆去了，就會回來的。』你好好地等着，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里，——你底媽在這里。』

伊極力地撫慰着孩子。從伊底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流出淚來，

可是不行了。孩子底病勢此刻已轉成驚風了。

孩子白晙着眼睛，緊閉着口腔，不斷地伸展着四肢，牙齒磨擦成咯咯的聲響。

伊怕極，急極，伊從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悽慘地哭出來了。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冷冰一樣的風助着伊悲哀急切地吼哮，而同時轟然的爆聲，也就正在那里熱烈地嘲笑着伊哩！

### 三

在一條巷子的轉角，有一棟公館。公館大門是舊式，裏面却是一棟新造的洋樓。大門旁邊釘着一塊光亮的銅牌子上面鐫着『桐城馬寓』。門上新貼着一付用了顏字寫的大紅對聯：上邊是

『動垂交趾』下邊是『派衍扶風』。這時雨雖然停止了，但黑暗的夜仍是一樣地籠罩在幸福的人們底屋頂上。有誰知道他們住在這個宏壯的公館裏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一輛馬車停在公館門口。馬車上面掛着兩盞水月燈，光亮閃耀如同猛獸底兩隻眼珠。

馬夫先跳下車來，把車門開開。一個男子從車內跳出。這時大門早已打開，那男子一直溜進門內，上樓去了。

『啊呀，正在打牌呀！而且老四老五都……』男子脫掉外套，坐在安樂椅上，眼睛釘住那兩個對面坐着的小孩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光景。一個小丫頭擦燃了一根火柴送將前去，把他含在口裏的那支雪茄發燃，登時空中有一縷白色的烟霧綿延着。

『就是因老等你不回來！阿母久坐倦了……對，難道你阿哥打得牌，阿弟就不能夠嗎？……』坐在挨近安樂椅這方的一個年青的女人笑着說。

『不必說多話，你們年頭月尾，須得樂一樂的，不管孩子和大人，你快來幫我打相罷，年老了，眼睛到底有點兒花暈，及不來少年！』坐在那年青的女人對面的一個老女人也高興地說着，接連又叫



那小丫頭把桌下的炭盆火添大，洋爐子裏的煤炭也須加上一些，今晚天氣格外凍人，真正是過年時節的天氣呢！

這時房子裏敲拍敲拍的牌聲和溶溶的笑語聲充滿了一室。只有老四和老五却怕了他們阿哥那種正派的樣子，只用心地照顧自己底牌，不敢開一句口。有時他們還故意把牌打錯了，以爲他們不會的表示，或是把一些要緊的牌打出去給他們嫂子和母親。

「母親今夜手氣大紅呢！已經贏得如許多了。」這時那男子已經站在了那老的女人底背後。注視着他母親面前的那一大堆銅板和角子。

「不紅也是不了的，你那個寶貝等一下醒來了就要討守歲錢的債的呢！」那老女人說着却從慌忙之中不覺的把伊自己底一對本風打了一個出去，想要收回來又不好意思說得，只好頻頻地從心底裏呼着晦氣。

那男子站在伊底背後只是噙噙地笑。

「你也不要這樣高興罷。」那年青的婦人已覺得這中間的緣故，故意指着別的說，望着那男

人笑了一面燃了一支雪加啣在口裏。『孩子剛纔說着爸爸回來時，他也要一些守歲錢拿來買「鐵樹開花」的爆來放呢……』

『還有「九條龍」呢！老五這時也笑着開口了。

『唉，還有「金盈月亮」呢！還有二十嚮的扯鈴呢！老四也補說了一句。『那些都要買的。』

『啊，對了！還有買得的年糕沒有叫馬夫送進來呢？』那男子說着便叫那小丫頭去叫老媽子到馬夫那里去取了年糕來。

四

馬夫在他把馬車卸好，把馬關在廄裏以後，那老媽子便來問他要年糕了。他一見那老媽子便問伊今天他家裏可曾來找過他麼？他很惦着他底孩子。

『你底孩子還沒有好些麼？』那老媽子問。

『前天我到家裏，全身正熱得厲害……』馬夫顯出憂悶的顏色。

「哎咳！可就要加勁請醫生看。熱得厲害，可就怕驚風……」

「真真不了！請醫生是對的，我也想，可是錢……？」馬夫顏面上的憂悶愈加地重了。

「是，也難怪你悶氣！醫生沒有不要錢的，而且藥又貴得很……真正世界上哪一個醫生是爲我們貧人設的？哪一家藥店是爲我們貧人開的？我當你說，我也是一個苦到盡頭的人，我爲了我那些小孩子，也算苦夠了。三天兩天，不是大的頭疼發燒，就是小的吐嘔肚瀉；說來真是氣悶呵，偏是愈加貧窮的人家底孩子，偏是愈加愛發病……唉，好容易養大一個小孩，在有錢的人家看來不算什麼！最是在我們窮苦的……」

老媽子流水似地氣憤憤地說着，停了一下，又忽然想到一個什麼似的對着馬夫問道：

「你去觀音庵討過神水沒有？」

「就是通齊門那個觀音庵麼？」

「是的，就在那里，靈驗得很，我底第三個孩子就是全靠那里的討來的神水救活的。可憐，哪里  
有錢吃藥！」

『是真的？我將要……如果孩子還活着的，我得要到那里去討點神水。看怎麼樣……那末今晚須得回去一趟，不曉得老爺肯……？』

馬夫說着，那時已把年糕送給老媽子一同進裏面去了。

五

『老爺——今晚我要——告個假。』

『怎麼？你要告假？你不是前幾天告過一次假麼？怎麼今天又……』

『過年，我也必得回去。還有……』

『過什麼年！你們……』

『是，本來不應該……不過還有我底小孩病得厲害。蒙老爺准假，前天回去看了一回，已經把聲

音相貌都改了！』

室中暫時靜穆了一會，就是麻雀牌打在紅的光滑的桌子上面，好似也變做了一種清脆的聲音。電燈底光線也都覺得柔和了。

年青的女人『他要回去，那末明天的馬車誰……？』

那男子連搖着頭，『絕不能准他……』

『明天，我一天亮就來，決不誤事的……只要回去看一看孩子已經死了還是活着。』馬夫遠遠地站在樓梯上。

『不行，年頭月尾，什麼死的活的……你終竟是吃我的飯！』那男子板着面孔，背後還帶着一種哼的煞尾。

車夫沒有作聲，也不敢作聲，飢餓使他養成極堅強的忍耐；生活已把他底志氣消滅了。

『好罷，聽憑於天，吃殘了你底飯。』他心裏發出微弱的嘆息。而且在無形之中，他已經安慰了他自己了。

這時他回到冷淒淒的房子裏。

『要把馬關好，餵好。』接着從樓上傳下一種聲音來。

『多時好了！』他毫不費思索地大聲回答了一句。但馬上在他底鬱悶的心裏也用了疑問

的口氣說道：『你們以為我是光會吃你們底飯……光是會刻薄人嗎……而且我就光是看着我底孩子不得救？』

這時他心裏問題真多起來，也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他心想如果他孩子不得救，他可能再生下同樣的孩子？不然，他可能當一輩子的馬夫？到老還是？又有誰送他終身，誰來收拾他底老骨頭？不然，不然，孩子不會死的！一個小小的傷風，就會好的！好了！真地好了！從五歲，六歲，七歲，以至於十五，十六，十七，念五，念六，念七，三十……四十……好了！但是又可能送他進學堂讀書？可能給他娶美好的媳婦？可能……？許多的「可能……？」已經緊緊地糾纏住了在他底心頭。紛亂了，不可解了。於是他又想到他那座茅房，又想到他那茅房裏面的每件東西，兩根條檁一塊木板所架成的床，床前的行竈，床頭的碗，罐，床上的絮被；他又想到每件東西底破綻，床是窄而且破的，行竈已經裂了一條很長的拆縫，碗有兩隻也被孩子打了一個大缺口，孩子因此挨了他媽幾頓飽打，絮被也是襍襪的……他想到這裏，他底心意好似已經灰冷到了十二分了。

『好罷，聽憑於天罷！即令孩子不得救，誰能說不是他底福？又誰能說不是我底福？』他拖

長着心坎的嘆息，默默地對他自己說訴着。但是有誰去告訴他，他底兒子已在這大衆最快樂的一晚裏果然回到他底永遠安樂的故鄉去了呢？

## 六

這是元旦底第二天了。

這日，好晴明的天氣；風也息了，溼漉的路也乾爽了。這真是快樂新年裏一個最好的日子呵。在城外一個曠野裏，有一男人手拿着鋤頭，在那里不斷的挖着土，旁邊有一女人撫着一具小小的棺材在那里很悲哀地哭着。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在曠野東邊的大路上有許多郊遊的男女。

一羣學生有的拿着手杖，有的荷着汽槍，向那野樹叢裏笑嘻嘻地走去了。

一對中年夫婦，男子穿着洋裝，女人也穿着水白色的縐緞做了面子的狐裘，裝飾得極其華耀，後面跟着一個走得懶洋洋的女工。又有一對少年男女挺着胸肩，健着步武，很快的超越那中年夫



婦向前走去。吃吃的笑聲中，響着很整齊而又急速的步伐聲。

大路過去，有一道水溝。通着一條不很結實的木板架的橋，橋底東邊，有一叢小竹，竹子底旁邊有幾個工人在那里錘着預備來修馬路的小石子。鐵錘擊下去的聲音，遙遙成了那哭聲的音節拍子。

又有一羣小孩，飛跑地向前面一個小山上奔去了。這些中間也有持着風箏的，也有夾着扯鈴的，也有帶着地雷的。

但是哭只是哭，誰有閒工夫來理會伊，來安慰伊呢？

一具小小的棺材，現在已成了一個夾而長的小黃土堆，哭聲也漸漸成了悽慘的幽咽。幾隻寒雀，在無葉的枝頭鳴着，彷彿唱着那最後的挽歌：『一個馬夫底兒子死了！』

等到夕陽發出黃金色對着人們微笑的時候，兩個悽零零的影子，也從那黃昏的霧氣中間消失了。

再過幾天，有一個畫家，帶着畫具在這裏寫生。他取了那叢野樹做了中心，木橋竹林，錘石的人做近景，而以那小山做遠景，野地上點綴了許多的小草碎石。

同時又有一個新的詩人漫遊到這裏。也把那近的竹林野樹遠的山影，以及樹上小雀底婉轉的歌聲，竹林中清脆的風聲，橋下小溝底流水聲，採去用做新詩底材料。

但是夾而長的小黃土堆與悽慘的哭聲呢？畢竟在愛美的藝術家底手下眼中失落了。

# 家風

一

謹報

貴府老太夫人氏蕭節孝可風由同鄉官聯名呈請褒揚奉

內務部總長彙入四年第二屆呈蒙

大總統題給節勵冰霜匾額懸掛並資綬銀質褒章佩帶及證書收執

仍准自行建坊

內務部警衛傳達所

這是一張用黃綾裱好的報單，掛在中堂底右壁。正中懸着紅地金字的長方匾額一方，「節勵冰霜」四個大字嵌在上面，已經成了暗淡色，匾額下面掛着一幅三茅祖師法印印成的福字。下面香桌上供着一尊古白磁的觀音大士坐像。

這正是春天底一個早晨，太陽底光輝很和暖地從高牆上射過來掠過院子裏一顆常青樹底頂上；幾隻晨雀在樹枝中間穿來穿去啾晰地叫着。這時就有一縷清越的檀香底香氣從中堂裏飄溢出來，漸漸地浸遍了，天井中蓬勃着的花草，堂內的小磬聲也咚咚地響了三下，接連着就是一片宣誦的聲音——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但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伽訶伐哆。囉伽伐哆。囉伽伐哆。沙訶。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

發出這種宣誦的聲音的是一位快要滿七十歲的老太太。伊底體格很是高大，好像有一種勇健的如男子一般的氣魄存在伊底少年的時期裏，而且曾經用了這個氣魄去抵抗了一個不可抗的勢力；雖然伊現在門牙也脫盡了，耳朵有些重聽，眼睛也有些兒短視。

伊是一個節婦。伊底一生過的是一種孤寂的悲哀的生活。伊過着這種生活。是從十九歲的時候開始的。伊底丈夫死時，伊底生父母看見伊這樣年青，都想把伊領回家去再嫁；只是伊底婆

家原是獨生子，自然承宗接嗣的觀念是決不肯放棄的，所以就苦苦地把伊留住。於是伊底孤寂的悲哀的生活遂開始了。

起初，伊底婆家留住伊。原打算撫養別房的孩子拿來繼祧嗣續。上帝底旨意和伊底不可挽救的命運，叫伊生了一個遺腹男，這在伊婆家當然是天幸。所以當時伊底公公時常很誠懇地帶了眼淚對伊說：『我底最有孝道的兒媳呀，你底苦心，爲了我底薄命的兒子，爲了我底弱小的孫子，爲了這個沒有福氣的我！——你是爲了我底一家，你雖然是吃着人家所未會吃過的苦，你底心却是可以不朽的……在我這副老骨頭未落土以前，我總要盡我底力爲你建立一個石牌坊，才算是對得住你，並且我底地下未曾瞑目的薄命的兒子……』一個石牌坊，伊底命運從此就永遠陷在這個無底的悲哀的深坑裏了。

伊誦觀音咒是從四十八歲伊底遺腹的獨生子夫婦雙雙死去的那一年起首的。伊底兒子和兒媳因了一種奇症死去以後，遺下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於是伊又揩乾眼淚重新負着母親底責任。在那個時期伊可算是伊丈夫死後一個最不幸而又最悲哀的時期；所以從那時起立意修行向善，

以圖解脫人世苦惱，便於每日早起宣誦觀音咒七遍，並從那時起不茹葷酒，不殺害生命。這樣的生  
活，伊差不多過了二十年了。

伊宣誦的時候，總是很誠謹地閉目關心地長跪在蒲凳上。宣誦的聲音甚低細，有時且至於聽  
不出字音來，但一發聲，便是一種尖銳而迅速到幾乎不可追及的音調。每宣誦一遍，便要伏在蒲凳  
上深深地默禱片刻。伊默默地禱告道：

『……孽女子，未知前世造下何種冤孽，苦難在身，此生未得解脫；今發大願，哀懇大士慈悲，  
……超度孽女子生生世世不入輪迴……』

伊默禱時，伊底眼淚總是往心裏如潮水一般地倒流着。雖然是在那默禱的一刹那，伊也能夠  
把一生最苦最悲的痕影——回憶起來很清白地印在伊底腦子裏，——湧現在伊底心坎裏。在這  
一刹那，苦痛與悲哀透過了伊底軀體，浸遍了伊底生命，滲入了伊底靈魂，直到伊默禱完畢重復宣誦  
着『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時候，那苦痛與悲哀底痕影纔漸漸地從心坎裏消失去；伊微  
微啓着眼簾，一幌那暗淡的金字，更加得到意外的慰安；一想到現在正在籌畫興工建築的石牌坊，伊

底前途更加地光明，又幾乎要把伊一生所受的苦痛與悲哀的事蹟忘記淨盡。

十分鐘以後，伊宣誦完畢了。

伊宣誦完畢，深深地在蒲凳上拜了三拜，立起來，又走到大門口默祝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踱到客堂裏來。這間客堂，名目上雖是會客用的，但實際上不如說是老太太讀經休息的處所和食堂還來得切實。房中陳設很簡單，只舊式方桌兩張，玻璃櫥一個。玻璃櫥擺在窗戶底對面，兩張方桌，一張朱紅色的擺在中央，只是吃飯時用得着；另一張擺在靠近由中堂進去這門底窗子下面。這桌上很雜亂地堆着幾本破舊的太上感應篇，金剛經，佛說阿彌陀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和用粉紅紙謄抄的往生淨土神咒，大悲咒，觀音大士咒，準提咒，以及觀音菩薩十二月修行歌，十嘆無常，百歲修行，古佛勸世良言等木板刊印的小冊子。這時老太太坐在這桌子旁邊一張蒙着西狗皮的睡椅上，很安靜地休息着。

常青樹上的晨雀已漸漸飛去，天井裏花草中的香氣也飄散了。



「你看的是那一個寫給你的信——不是你弟弟寫回來的那封麼？」老太太對着一個很年青的女子問道。

這位很年青的女子，就是老太太底孫女，志清。

我們在前說過。在老太太底遺腹子死去以後，遺下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兩個孫子一個名叫學仁是法政專門的畢業生，一個名叫學智是工業專門學校底學生；志清是最近從女子專科師範畢業回來的，伊是一個極時派的女子，伊底祖母極不喜歡伊底言語和舉動，早已把伊許配了人家；但是伊很不高興，已另外同一個大學底學生發生了戀愛。伊現在坐在桌子旁邊拿着一封信在那里細細地閱看，這封信就是伊底愛人寄來的。但伊怕老太太看見，隨即把那信摺好收在懷中了。

「不是，不是，是一個同學寫給我的。」志清回答伊底祖母說，急忙地搖頭。

「你哥哥前回在家時，接到你弟弟一封信，很氣忿忿地看了，不知那信內寫了些什麼！我問他，他又不肯念給我聽……你可以念給我聽嗎？他們底信，寫的字總是那麼小的，又是草字……老來的眼，到底看不清，而且也看不懂他們說的是怎麼一回事！我找出來，你念給我聽聽罷……」

老太太一面說，一面站起來，走到玻璃櫥前面，從那里取出一大包的信來遞給志清，又補足伊底語氣說。

「不過我忘記是那一封了。你在這中間找找看，我記得是一個黃色而且很厚的信封，你細心地看，總可以找着的，如果不是你哥哥帶到北京去了！」

「讓我找找看，好看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會忿忿地！我找出來念給奶奶聽罷！」志清把信接在手裏說。

「好，還是我底志清好！學仁，你哥哥，憑我怎樣說好話，怎樣央求，他總是不肯……而且叫我不要給你仲爽叔。」

這時老太太一面看着志清把那一封一封信地打開來細細地看下去，一面自己儘管在那里想着伊底堂姪仲爽爲伊正在籌畫進行的偉大而光榮的事業，就是伊底節孝牌坊。

伊底節孝牌坊，說起來也就有點麻煩了？

本來這樣一樁偉大而光榮的事業，應該早有成就的，斷不至到了現在還是在那里籌畫進行。

不過這位老太太底命運實在艱蹇得很！不但是伊底自身，就是個這牌坊底厄運也很夠受的了。第一在伊底公公去世的時候，第二在伊底遺腹子夫婦雙雙死去的時候，第三是民國四年的那一年，伊底堂姪仲爽把伊數十年辛苦積下來的二千元預備來做牌坊建築費的，挪去去買了一個知事缺的時候，這次底籌備，要算是第四次了。這次底籌備，也不能算作樂觀；雖然仲爽和伊底大孫子學仁兩個很高興，然而學智和志清可以說是完全立於反對地位的，而且就是學仁也未必有多大的誠心，難保不爲仲爽第二，再把那筆建築費拿了去運動差缺呢！總之，牌坊每經一次厄運，這位老太太底痛苦與悲哀也就增加一層；牌坊底建築能成功與否，還在不可知的境地，然而老太太底痛苦與悲哀已然一層一層地高起來，堆在伊底生命的路途上，無論怎樣，也不能大踏步地跨過去的了！

當這位老太太正在想着伊底前途，節孝牌坊底前途的時候，志清早已把這樣一封信看完——

我親愛的哥哥：

我看了你底信，知道祖母底節孝牌坊，你和仲爽真地要籌備建築起來了。你們這種舉動，

異常地使我失望，使我悲哀，使我恐懼，使我猛烈地感到你們底不可醫救的懶怠，墮落，腐敗的性根底存在，終竟成了人類前進的路途上一個極危險的暗礁。何等地可怕呵！

你們底根據是「不建坊不足以尊崇國家底教令，發揚祖母底光榮；」但是我要問你們，國家是什麼？國家底教令，有尊崇的價值嗎？非人道的節孝也有發揚的必要嗎？我真實地告訴你們罷！國家這兩個字，原只是少數資本家和官僚底保險公司底名稱，彼底基礎是建立在大多數人們底血肉上面的，已根本不能得到現代的我們底承認了；何況彼所發出來的欺人的教令？原祇是為保存彼底尊嚴而發的；原祇是愚蔽人們的工具；原祇是斷喪人們天性的利斧；原祇是束縛人們自由的鐵鍊；你們何以竟迷信到這地步……至於非人道的節孝。彼在歷史上所遺留的只有罪孽，只有被光榮蒙蓋着的血與淚！我看着我家中所懸掛的「節勵冰霜」四字，已經夠痛心的了！你們却還要把人家底血和淚去取媚官僚！哥呀，仲爽底知事已做過了，現在你又來走他底現成的路……你們這種舉動，何等地可怕！

總之，仲底爽頑錮，腐敗，原是意中事，不足為怪！可怪的只是你，一個剛到三十歲的人，你底

腦筋怎麼就會這樣腐敗得快！所以我現在對於你，而且對於家庭，都失望到了極頂！你們再也不要望我來附和你們，爲你們撐持門面！我要準備我底熱力，擴張我底理想，同不人道的你們宣戰！一九二三，一四，你底弟學智。

志清看完，覺得這樣一封信，雖然在道理上沒有什麼說不去，但是萬不能把彼念給這樣年老的祖母聽的，便急忙地把彼摺好插在信封裏去；現在又抽出第二封信來看。

哥哥：

你答覆我的信接到了。

你對於我前回那一封信很不滿意，我早已料到了；並不必待你底回信我纔得知道。

你說我近來滿口談的是脫離家庭，反抗國家，這是不錯的！因爲似現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國家，無法使我不能不談到脫離，談到反抗。你又說我底話太理想，而且脫離反抗的思想是悖謬，這也是真實的情事！因爲你們現在方且以那逞着猛獸本能的掠奪階級爲正義；方且以

那侮蔑人道奴隸人們的強權階級爲公理；方且崇拜那假借道義以取得個人榮譽的聖人賢人；方且欽仰那憑藉禮法以魚肉平民的官僚領袖！……這樣實在也無法使我不能不悖謬了。

……

哥哥呀，我要對你說了！我要老實地對你說，你底頑鋼而腐敗的思想，實在已經侵佔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我覺得你底消滅的時期應該到了。「人到三十歲，便如死了一般，沒有絲毫希望了」這話對於你們看來已經成了定理。你今年已是二十九歲，轉眼三十便到。這是你底可怕的時期。我以爲你到了這個時期，你自己儘可以宣布你是一個可憐的人，是一個僅有肉體而沒有靈魂的人；你到了這個時期，你儘可以不要再來佔據我底空間，不要管理我底世界，不要夢想着享受支配我底權利！

哥哥呀，你已經是個法政畢業生，你已經有了一門高尚的職務，你底地位已經安全極了！你對於社會上一切畸形的制度風俗一點也沒有感覺到不平和不安，你已經同那老不死的仲爽同化了，你那能不說我底話是太理想的呢！哥哥呀，現在社會上也有因爲他們自己惰性太

深的緣故，而說世界上本來沒有甚理想的；也有因為他們要發展自己底情性而妨害別人底理想的；什麼太理想！妬嫉罷了！墮落罷了！……

志清剛看到這里，老太太忍耐不住了。

『你找着了那信嗎？是一個黃色洋紙的……呢，怕就是你手中拿的那一封罷！』老太太說着，指着志清手中的所持着的信封。

志清這時心裏急了。不等看完那信，就把來摺好插在信封裏，一面回答伊底祖母，用了別的話詞遮蓋着。

『不是，不是，奶奶……這封信來的很早呢！這幾封信內，都沒有什麼使我哥哥發脾氣的語句，大概那一封信，惹起他發脾氣的，想已被他隨帶到北京去，或者是撕毀了！』

『這也許是的。你弟弟學智，是一個壞脾氣，我從小把他養大，我還不知道嗎？想必是有什麼不好的話把你哥哥衝闖了！』



老太太說完，並不追究那些少年人底瑣事，便忽然想到古佛勸世良言裏有兩句話道：『世人好似一孤舟，撐來撐去幾時休。』什麼壞脾氣好脾氣斤斤計較，實在是多事。於是隨手把觀音菩薩十二月修行歌拿到手裏，坐在那原來的椅上一字一字慢慢地用了很尖細的音調讀下去了。

三

時間過去了。夜色已經籠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

這時在老太太底會客室裏便有一個三十七八歲已來的人，同伊大聲談論着。這個人名字叫做德全，原是老太太底內姪孫。他滿面長着麻斑，右頰還有一塊灰黑色的疤子，是從胎裏帶來的。人家都說他前生是富貴人家底驕兒，是在幼兒期內天殤的；前生的父母捨不得他死，故意把他面上塗了一個記號。以便來生去認識。所以在他小時，他底父母時常把他密藏起來，不是至親好友不讓見他，恐怕他底前生父母看見了，會養不大的。說雖奇怪，但他們也有他們所持的理由，不過我們沒有那多的閒暇的工夫去領悟就是了。他底聲音極粗大，雖是稍微有點重聽的人，也不見有什麼困難，所以老太太很樂意同他談話。

「……真好！樂家新雕的一座送子觀音。」德全坐在老太太底桌子對面，很正經地說，一面抽着旱烟。

「羅家底送子觀音是飛來的，不知從什麼地方！那時候正是咸豐年間，長髮坐南京的時候。」老太太滿面堆着笑容。

「不是羅家，是樂家，花牌樓樂五老爺家裏……」

「啊，花牌樓樂家！我聽錯了。我怕是鼓樓羅家……真真，老來昏瞶了！羅家的送子觀音飛來的時候，我還小得很呢！真靈驗，真顯聖！在羅家！」

「顯聖，真靈驗！樂五老爺到了五十歲沒有生過少爺，從前年二月十九日起發心吃觀音齋……前年二月十九，去年二月十九，今年二月十九，不到三個足年頭，他底三姨奶奶竟於前個月生一位又肥又胖的……」他一面說着，口中的烟霧不斷地吐出來在空中瀾漫着。

「真靈驗！」老太太發出很簡的贊語，心中安慰到十二分。

德全接着說「真是一個活觀音送來的，樂五老爺便又發心雕了一座送子觀音像。今天行的

安座禮……善惡到頭終有報！善是善，惡是惡，分毫不差！」他說到後面，聲音更粗更大，幾乎要把老太太這個小小的會客室震破。

「果然，分毫不差！」

「唔，靈……」他機械似地說着，早已把一部太上感應篇圖說拿在手裏，要做着他平日的功課爲姑老太太講故事了。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他把太上感應篇翻開。

老太太好似沒有聽他底話，却把手中一本半新的小書遞了過去。

「這是一本何仙姑寶卷，呂祖師度何仙姑因果卷，人家今天送來的。這書我原有一本的，在多年以前，後來不知被誰借去沒還……也是一本很好的善書。你看——」

「哦！」

他順手接過來，先把卷首呂祖度何祖圖像細心賞玩了一番。只見呂洞賓穿着八卦道衣執着拂塵帚，騰身在雲表，何仙姑很虔誠地長跪在元和堂藥鋪門首；他心想這真是一幅神靈感應的好圖。

畫，不由得發生了無限的敬仰。他隨手翻到第六頁上有幾行用了朱筆連圈着的『……要前不思，後不想，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非有非無，一差無差……』口裏哼出一聲『是！很好！』

接連着就講太上感應篇。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今晚講到這一句。』

『不敬其夫』這時觸動了這位老太太了。

我們知道伊底生活，除了伊在十八歲至十九歲的那一年中間曾經同着伊丈夫居住過以外，這五十年來，原只是過那孤獨的生活。伊心想：夫是應該敬的，不錯，那末似伊一樣五十年來都是過的孤獨的寂寞的生活，又將怎樣說呢？

德全大聲地把注解念道：

『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

他念完原文，又參加以自己底意思來解釋一番。接着又把下面的案語同樣地高聲讀下去。他讀一句，這位重聽的老太太也應一聲，雖然伊對於他所說的字句有些並沒有聽清楚。

現在他拖長粗大的嗓子念道。

『虔州周志大，爲廣南縣尹』

『縣尹，比民國底知事要小。』 老太太插了一句。 同時伊底腦子裏顯出一個曾經挪了伊底

修牌坊的二千元去買知事缺的仲爽底影象。

德全並沒有理會伊底話，只繼續讀下去。

『有二女——長適——』

『功名富貴都是假，輪迴受苦實難挨！』 伊想到仲爽那樣無聊的舉動，不免有點惱怒起來了。

但是德全仍舊沒有理會伊，仍是正經往下念。

『長適同邑龔賈之子趙鄴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 遵道沒於任，妻亦繼殂……』

『一朝大限來到，萬般事務一齊丟。』 老太太又背了兩句勸世文，並嘆了一口氣，補足一句。

『可憐，慶郎怎樣了！』

『自然是可憐！』 他繼續說。 『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

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獨侍女輕紅識慶爲非常人，早晚慇懃照管……」

他讀到這里，又把上面圈了密圈的似通非通的眉批，大聲加勁念道。

「識爲非常人，便曉得詞華字學，將來爲翰院中人了，便是夫人底眼力。」

「真是好人，輕紅，這婢子不錯！」老太太嘆息道。

「好人真難得，世上好人少，壞人多！」德全這時大發議論了。『要真正的好人，才能到西天

去，是不是呢？姑老太太，你說——！』

「呃，真地！能夠到西天去的人，才是金鋼不化的人……我家底二伯母，你是知道的，不——！你也該聽見說過。」

「是，聽見過的。」

這時德全已知道姑老太太，聽書有點疲倦，已把太上感應篇丟置在一旁，重行抽着他底旱烟。

同時他正在回憶一個在他小時他母親時常說起的故事。

有一個女人，伊是孝子，又是烈婦，曾經兩次把自己底肉割下來給人家當藥吃。一次是爲伊底

丈夫在病危的時候，醫生說那病是不可醫治的，除非得到一片人肉來做藥引。那女人便禱告天地，鮮血淋淋地把自己手臂上的肉割下一大塊，親自煎了給伊丈夫吃下，病就好了。又有一次，就是伊母親病得厲害的時候，醫生說是須得人肝為引，那病方纔有救。那女人竟也同樣地禱告天地，血淋淋地把自己底肝臟割出來割下一小塊，煎給伊母親吃下，病立刻就好了。伊後來足活到九十六歲，一點也沒有病就死去了。死去的那一天，伊親自沐浴好，穿上誥封的衣服，吩咐家人說伊要去了。那時人家還聽見天上吹打鼓樂的聲音呢！這正是姑老太太所說的二伯母了。他回憶到這裏，不覺得便叫了出來。

「那位孝婦，烈婦，真是活佛，真是天上底星宿下凡！死後，不是成仙去了，也該投胎在一個大富大貴的人家，一定是女轉男身……」

「真地，善惡到頭……」老太太說了半句便不作聲了；默憶着自己底寂寞的艱蹇的一生，默想着自己底將來，自己底來世的福利，在微笑之後，又引長着聲音嘆息了一回。

德全很會意，接着把伊底話續下去道。



『呢！——終有報，這是絲毫不相差的。』

談論的聲音漸漸歇息了。沉寂忽然充滿了這客堂裏。惟有老太太時而發出一種短促的嘆息，德全口中的烟氣也仍舊不時地吐出來，在空中瀰漫着。

第二天清早，在老太太誦完觀音咒以後，伊底堂姪仲爽來了。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紳士，前清的舉人，曾在高郵做過六個月的知事。現在是從他底原籍南通來報告老太太籌備建築牌坊的消息。

老太太問『籌備到怎麼了？』

『照日下預定，只要時局安靜，準清明節後，土石一齊興工……』仲爽把頭點了幾下，表示鄭重到十二分。

『好，一齊興工……但是——』老太太嗒然說，伊底態度好似有點興奮，又好似極其冷淡的樣子。

『大概不到一年工夫，總可成功，也應該成功了！』也應該成功了！仲爽重複地說。

『但是，仔細想來，我覺得世事很少意味，何必探求？何必斤斤兩兩地計較……』老太太越發顯出沉悶的樣子。

仲爽沒有明白老太太底意思，又反過他底語氣說，『不過——如果不當着什麼民國底時代，「聖旨旌表」的節孝牌坊，早已成功了！怎奈一個非驢非馬的民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弄得禮義淪亡，廉恥道喪……唉，說什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仲爽說到這里臉龐上的青筋膨脹了，語氣也越發急促。但是老太太沒有十分睬他。因為一來伊底耳本來有點重聽；二來，伊對於仲爽說的話，終竟有幾分的意義不甚懂。

『不知學智又鬧什麼了！小孩子，脾氣真壞！』伊插上了一句。伊立刻便想到世上很缺乏一種安命守己。同伊一樣的人；似現在世間一切的人，都是懷着由斤斤兩兩計較得來的個人底福利而生活着的，對於世界有什麼樣一種用處呢？

『脾氣真壞，有誰不這樣！現在中國底一班青年，胡鬧得太不成事體！什麼脫離家庭，打破禮

教，提倡男女自由……均是亡國敗家的朕兆！世道人心，何等地可憂……」仲爽深深地嘆息了一回。這時志清已從裏面臥房走來，手中拿着幾張法國裸體名畫。

老太太注視着志清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古來的常禮……』

仲爽加緊跟上說一句道：『男子治外，女子治內，也是常例；只要不違背禮教，未嘗不能自由，而且權也未嘗不平……』

『不錯的！』老太太接連地點頭。『這是很公平的！朱家底孩子，也是大學生，人品又好，並沒有什麼差錯——瞎眼或是跛足，有什麼不如意呢……志清，我底好孩子，你允許了我罷！你底歲數已經到了，你不要老是仗着你小時候那樣脾氣；你依從了我，擇個吉日，把事情辦完，免得我懸心吊膽地不安！你是讀書的人，應該比一般的女子更明白些！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難道古來那麼長久的年代，都把這句話錯認了麼？』

老太太慢慢地說着，淚珠已經裝滿了眼簾。

但是志清把頭一扭，就回到內房裏去了。

老太太無可奈何，只嘆了一口長氣。

『似這樣——』仲爽延長着語調，顯出怒不可遏的老態。

『不關到滅天理絕人倫的地步，不

關到人非人國非國的世界。不能夠放手的。』

這時老太太哭了。

室中空氣頓覺嚴肅起來，幾乎同死一樣地嚴肅！

最後只有老太太叫出一聲『家風壞了！』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

海 的 渴 慕 者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佘 工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九 十 至 九 十 一 號

民 智 書 局

世